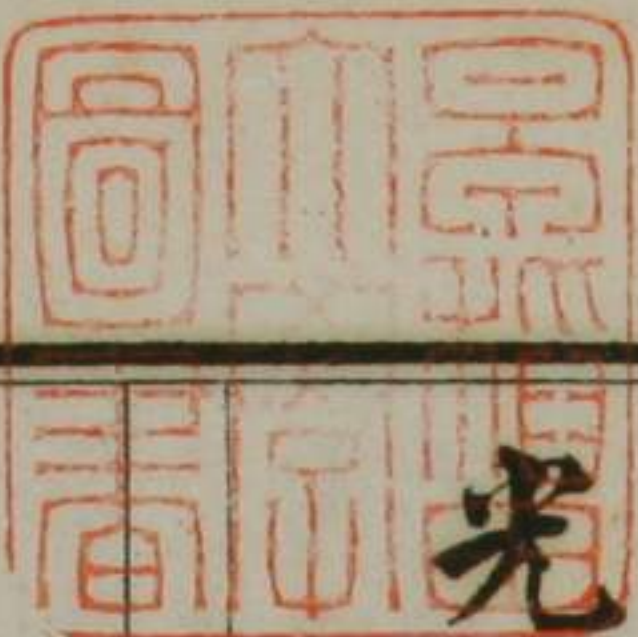


未
加
712
~~1336~~
卷
1





光緒十五年歲在屠維作噩新嘗月

小
學
疏

烏程蔣氏偶丁署檢



晉竹垞朱氏纂經義攷凡說經諸書咸萃焉顧士讀通經必先以小學為之
郵此南康謝溫山先生所召有小學攷之任也先生篤學著古少踐清夢抱則
警書東觀上窺天府鄉媛逮隸任浙陳臬閑蕩于又瀾心之美言
又昔學富且且隨履采輯並蓄五收洋字大觀也謂非小學津梁哉惜
原版梓成即坵厥後其孫質卿重為校刊自經兵燹不復化為烏有印本
流傳稀如星鳳今將家藏初印原本並以質卿所重校及近時局刻互為詳
斟凡有舛謬悉為訂正特倩鴻文書局石印以公同好庶幾工承朱氏下君
後人咸曉然于讀書識字之根源則典

聖書右王崇尚寶學之意或不無贊助云

願學序主人謹識于滬上

國朝秀水朱氏撰經義考爾雅二卷外凡形聲訓詁之書皆未著錄於是南康謝氏繼之有小學考
之作其首二卷謹錄我

朝奉

敕撰著之書此外分為四類曰訓詁曰文字曰聲韻曰音義每一卷之下詳載其原序及各史著錄
諸家評論之語一如朱氏體例而加詳焉故雖止小學一門而為書至五十卷可謂博矣夫士不通
經不足致用而非先通小學無以通經宋元以來士大夫高談性命如聲音訓詁未及講求王荆公
固作字說者而霸字從西從雨茫然不知王伯厚博極羣書竟不知孝季之為二字然則小學之衰
久矣加之里塾之師烏焉莫辨好奇之士鄉壁虛造如陶宏景真誥多用道家俗字若鼎作鼎惡作
惡之類衛元嵩元包經多用古文奇字若井井之類徒足以疑誤後學而已

國朝經術昌明承學之士始知由聲音文字以求義理於是家有校長之書人習說文之學而此書
也實自來言小學者之鈐鍵欲治小學不可不讀此書吾浙自阮文達公創詁經精舍奉許鄭二先
師栗主於講堂使學者知欲治鄭學必先治許學自是以來彬彬多通經之彥矣前年善化瞿子玖
學士奉

命來視浙學一以經義訓迪多士既命書局刊刻鄭氏佚書及將受代又刻此書兩書之成皆屬余
為之序余二十年來忝主詁經講席又從事於書局故雖譎陋義不得而辭惟念此書實補朱氏經
義考所未備余從前以經義考一書學者不可不讀言於當事者刻之局中乃朱書刻而未成此書
先告歲事雖剞劂之功容有遲速然欲通經學先從小學始許鄭兩先師其詔我矣余願學者因此
益治小學以貫通羣經大義而上贊

聖世同文之治庶不負謝氏撰著之苦心學使刊刻之雅意乎

光緒十有四年重九後一日曲園居士俞樾書於西湖寓樓

水朱氏經義考而作也朱氏之考既類次爾雅二卷而形聲訓故之屬闕焉是後學
而朱也顧南原自言隸辨一書爲解經而作意固善矣往者學人狃於帖括之習沿塾師音義不識
千古訓爲何物邇年士大夫則又往往侈談復古博稽篆籀古隸審辨說文爾雅闡形聲訂同異
而於童年肄習經書實義或轉不之省某嘗謂近日考古嗜博者每求之六合之外而遺於耳目之
前嘉興王惺齋有言今人爲文棄韓歐諸家所用之字而好辨許祭酒重文張次立附字此學者之
大患也昔宋鄱陽洪氏續急就類滂喜自以爲博識矣其究也徒敢好奇之弊於復古乎何有然平
心論之學者鑿彼兔園冊子局束見聞則又不得不引伸類長旁極而摹據之夫學問之實惟在識
力正定而已苟其識力之弗正也務博之失與苟簡之弊均也如其氣足以內養力足以自充則與
其陋也寧博與其臆斷也無寧證古矣曩在館下每以此事諭吾謝子今三十餘年而謝子從政之
餘果克衰輯成書是其養氣有餘而識力正定之明驗也讀是編者幸勿忘其爲解經而作也其庶
幾乎嘉慶四年歲在己未夏四月朔北平翁方綱

六經皆載於文字者也非聲音則經之文不正非訓詁則經之義不明爾雅一編肇始於周公故詩
贊仲山甫之德則曰古訓是式宣尼告魯哀公亦云爾雅以觀於古厥後七十子之徒叔孫通梁文
諸人遞有增益如張仲孝友瑟兮僶兮謔浪笑傲之類是也後儒執此數言疑爲漢人綴集各出新
意以說經而經之旨去之彌遠矣自倉頡創作文字而黃帝因之以正名百物古之名今之字也古
文籀篆體製雖變而形聲事意之分師傳具在求古文者求諸說文足矣後人求勝於許氏拾鐘鼎
之墜文既眞贋參半逞鄉壁之小慧又誕妄難憑此名爲尊古而實戾於古者也聲音固在文字之
先而卽文字求聲音則當以文字爲定字之義取於孳形聲相加故六書惟諧聲爲多後人不達古

音往往舍聲而求義穿鑿傳會卽二徐尙不能免至介甫益甚矣古人之意不傳而文則古今不異因文字而得古音因古音而得古訓此以一貫三之道亦推一合十之道也漢志以小學入六藝略後之志藝文者莫不因之秀水朱氏經義考博稽傳註作述源流最爲賅洽而小學獨闕焉古者有遺憾焉方伯南康謝公蘊山枕藉經史博綜羣言早歲嘗書東觀得闕金匱石室之藏既而典大郡陟監司公務之餘鉛槧未嘗去手每念通經必研小學而古今流別議論紛如乃遵秀水之例續爲小學考頌歲領藩兩浙人和年豐海壖綏靖

文瀾閣

頌賜中祕書職在典守時得寓目乃出舊藁參以新得分訓詁文字聲韻音義爲四門爲卷凡五十既成以大昕夙有同嗜貽書見示讀之兩閱月而畢彬彬乎穢穢乎采摭極其博而評論協於公洵足贊

聖世同文之治者乎夫書契之作其用至於百官治萬民察聖人論爲政必先正名其效歸於禮樂與刑罰中張敞杜林以識字而爲漢名臣賈文元司馬溫公以辨音而爲宋良相然則公之於斯學固有獨見其大者因文以載道審音以知政孰謂文學與經濟爲兩事哉嘉慶三年歲在戊午八月嘉定錢大昕序

附錢詹事書

大製小學考按羅博奧而評論又公且當較之竹垞書精博實有過之蓋竹垞當日異書猶多伏而未出研精小學者亦至今日而極盛閣下以碩學通儒爲斯文領袖是以擇之精而語之詳允爲藝林必不可少之業也前承委序言俾賤名得附大著作以傳不任榮幸祇以學殖荒落兼值病後率爾操觚殊未能贊揚旨趣之萬一伏希大方削正庶免佛頭著糞之誚茲併原書奉繳其

中偶有鈔寫魚豕之譌隨筆輒爲校改間有管穴所及附簽一二以備采擇耳大昕向有所疑茲願聞於典謁者近儒論韻學皆謂今韻二百六部併爲一百七部始於平水劉淵今按劉淵壬子新刊禮部韻略不見於

欽定四庫書目唯邵長蘅古今韻略卷首敘所見韻書會載之然大昕五十年來徧訪南北藏書家俱無有著錄者獨吳門黃孝廉家有平水新刊韻略係元大德刊本前載河間許古序乃知爲平水王文都所撰序末題正大六年己丑則金哀宗年號也於宋爲紹定二年其時金猶未亡至溥祐壬子則金亡已久矣己丑在壬子前廿有四年淵所著者殆卽文都之本或失其序而讀者誤以爲淵所作耳黃公紹韻會敘列並舉江南毛晃江北劉淵兩家而每部增字於毛則云毛氏韻增於劉則云平水韻增然則淵乃刊平水韻之人而後人乃以平水屬之劉淵毋乃誤耶且使淵而果宋人也在稍通古今者豈有慕於元海之名而效之者唯鑄字之工未嘗學問乃無足怪耳大昕蓄疑有年究以未見劉書不敢決其然否淹洽之彥多在幕府試一爲咨訪順風之呼或可得此書下落以訂向來沿習之誤豈非大快事哉唯閣下留意焉邵長蘅諸人皆謂上聲拯韻爲陰時夫併今據王文都書則拯等之併不特非時夫亦非淵也此段於韻學頗有關係春間晤陳君仲魚時曾將拙跋文郁韻略一首就正已蒙采入唯未得劉本一爲印證終有遺憾然文郁實在劉淵之前則併韻不始於淵較然明白惜乎亭林竹垞西河諸君未見文郁書遂集矢於劉所希閣下爲雪此冤耳大昕頓首

六藝者小學之事然不可盡之於小學也夫九數之精至於推步天運冥測乎不得目睹之處遙定于前後千百載不接之時而不迷於冥茫不差於毫末此術家之至學小子所必不能也夫六書之微其訓詁足以辨別傳說之是非其形音上探古聖初制字文之始下貫後世遷移轉變之得失此

博聞君子好學深思者之所用心小子所不能逮也至於禮樂則固聖賢述作之所慎言尤不得以小學言矣然而謂之小學者制作講明者君子之事既成而授之使見聞之端於幼少者則小子所能受也今夫行萬里窮山海者紀其終身之所履艱危勞苦之所僅獲以告於居不出於室中者可以一日而盡得也夫小學者固亦若是而已秀水朱錫鬯檢討嘗作經義考載說經之書既備而不及小學今南康謝蘊山方伯以為小學實經義之一端為論經始肇之事且禮樂則言之太廣射御則今士所不習九數則誠術家專門之所為惟書文固人人當解學者須臾不能去非專門之事也前世好古之儒固多究心於斯至於今日其書既厭或因舊聞而增深或由創得而邁古雖其間粹駁淺深為者或不必要盡同然而彼皆欲自為其艱危勞苦而授小子以逸獲之道其人其志固皆不可泯也因輯漢以來言文字訓詁形音之書至於今日英才博學所撰舉載於編凡五十卷名之曰小學考以補朱氏之所未備其言筆勢八法者乃棄不錄以其無關於經學也考成以其書示彙纂誠嘉方伯有不遺厥善采輯之美意又以為能盡大人君子之心乃能授其教於小子方伯之用心如此異日助成

國家禮樂之修其亦有望也與嘉慶三年八月桐城姚鼐序

小學考序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謝啟昆撰

古者書必同文政先正名小學為經藝王政之本故自幼習書計至於成人授經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爾雅出周孔之徒以正名物三倉急就迭興而汝南許君集其大成孫叔然受業北海鄭君門人始作翻切學者務極其能於是音訓之書備焉蓋小學本附羣經漢之七略藝文梁隋之七錄經籍皆然秀水朱氏撰經義考有功經學甚鉅但止詳爾雅餘並闕如吾師翁學士覃谿先生作補正又欲廣小學一門時為予言之余惟

國家稽古右文廣收載籍彙為四庫全書羣經之後次以小學

敕撰諸書即謹載焉郁乎盛矣乾隆乙卯啟昆官浙江按察使得觀

文瀾閣中祕之書經始采輯為小學考後復由山西布政使移任浙江從政之暇更理前業成書五十卷卷首恭錄

敕撰次訓詁則續經義考爾雅類而推廣於方言通俗文之屬也次文字則史篇說文之屬也次聲韻則聲類韻集之屬也次音義則訓讀經史百氏之書訓詁文字聲韻者體也音義者用也體用具而後小學全焉大戴禮記魯君欲學小辨以觀于政孔子曰爾雅以觀于古足以辨言是小學通於為政經術致用之儒必有取爾矣助為輯錄者桐城胡徵君虔及海鹽陳鱣鱣余所舉士也時嘉慶戊午季夏越五年壬戌重加釐定乃付板削焉

先大父中丞公生平所著書有西魏書廣西通志粵西金石略勝朝殉節錄樹經堂詩文集詠史詩等皆梓行當世板存豫章家塾惟晚年課小學考五十卷未梓遽薨先君觀察公守歸德時始就剞劂一時索此書者雖出以應之而究未肯廣為流傳以中多魚魯尙待校讐也解組後僑居廣陵板藏於寓宅之東樓先君旋即下世質卿服闋後銓仕入秦道光二十八年夏樓災此板同歸一炬聞信嗟悼欲覓外間印行之本重刻一部以竟先人未竟之志久之不可得蓋小學一門究心者少而秦中又僻在西偏為東南書買所不到所以購之歷年久未能償也咸豐元年秋偶經長安市見坊中書簿有此書名詢之則已為甘肅人購去訪而商之以重價贖回喜不自勝即時勘校付之手民凡五閱月而工竣質卿幼承庭訓所以期勉者甚厚而祖父精神所寄尤在此書數年來以不克慎守致被回祿午夜悚惶難安寢食今幸仰荷先靈俾已燬之板重獲刊布質卿藉得稍贖前愆私心一慰特以智識構昧於訓詁聲音之義未能闡發萬一家學恐墜泯然汗下爰縷述顛末綴諸簡端匪惟自訟其過抑願世之習小學者讀是書而資考證焉斯固先大父之志也咸豐二年春三月孫質卿謹識

小學考總目

卷一

敕撰一

卷二

敕撰二

卷三

訓詁一

卷四

訓詁二

卷五

訓詁三

卷六

訓詁四

卷七

訓詁五

卷八

訓詁六

卷九

文字一

小學考

目錄

卷十

文字二

卷十一

文字三

卷十二

文字四

卷十三

文字五

卷十四

文字六

卷十五

文字七

卷十六

文字八

卷十七

文字九

卷十八

文字十

卷十九

文字十一

卷二十

文字十二

卷二十一

文字十三

卷二十二

文字十四

卷二十三

文字十五

卷二十四

文字十六

卷二十五

文字十七

卷二十六

文字十八

卷二十七

文字十九

卷二十八

文字二十

卷二十九

聲韻一

卷三十

聲韻二

卷三十一

聲韻三

卷三十二

聲韻四

卷三十三

聲韻五

卷三十四

聲韻六

卷三十五

聲韻七

卷三十六

聲韻八

卷三十七

聲韻九

卷三十八

聲韻十

卷三十九

聲韻十一

卷四十

聲韻十二

卷四十一

聲韻十三

卷四十二

聲韻十四

卷四十三

聲韻十五

卷四十四

聲韻十六

卷四十五

音義一

卷四十六

音義二

卷四十七

音義三

卷四十八

音義四

卷四十九

音義五

卷五十

音義六

小學考總目終

小學考卷一

賁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臣謝啟昆恭錄

敕撰

康熙字典 四十二卷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曰易傳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周官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保氏養國子教以六書而考文列於三重蓋以其為萬事百物之統紀而足以助游政教也古文篆隸隨世遞變至漢許氏始有說文然重義而略於音故世謂漢儒識文字而不識字母江左之儒識四聲而不識七音七音之傳肇自西域以三十六字為母從為四聲橫為七音而後天下之聲總於是焉嘗考管子之書所載五方之民其聲之清濁高下各象其川原泉壤淺深廣狹而生故於五音必有所偏得則能全備七音者鮮矣此歷代相傳取音者所以不能較若畫一也自說文以後字書善者於梁則玉篇於唐則廣韻於宋則集韻於金則五音集韻於元則韻會於明則洪武正韻皆流通當世衣被後學其傳而未甚顯者尚數十百家當其編輯皆自謂毫髮無憾而後儒推論輒多同異或所收之字繁省失中或所引之書濫疏無準或字有數義而不詳或音有數切而不備會無善兼美具可奉為典常而不易者朕每念經傳至博音義繁曠據一人之見守一家之說未必能會通罔缺也爰命儒臣悉取舊籍次第排纂切音解義一本說文玉篇兼用廣韻集韻韻會正韻其餘字書一音一義之可采者靡有遺逸至諸書形證未備者則自經史百子以及漢晉唐宋元明以來詩人文士所述莫不旁羅博證使有依據然後古今形體之辨方言聲氣之殊部分班列開卷了然無一義之不詳一音之不備矣凡五閱歲而其書始成命曰字典於以昭同文之治俾承學稽古者得以備知文字之源流而官府吏民亦有所遵守焉是為序康熙五十五年閏三



月十九日

康熙四十九年三月初九日

上諭南書房侍直大學士陳廷敬等朕留意典籍編定羣書比年以來如朱子全書佩文韻府淵鑑類函廣羣芳譜併其餘各書悉加修纂次第告成至於字學並關切要允宜酌訂一書字彙失之簡略正字通涉於汎濫兼之各方風土不同南北音聲各異司馬光之類篇分部或有未明沈約之簡韻後人不無訾議洪武正韻雖多駁辯迄不能行仍依沈韻朕嘗參閱諸家究心考證凡蒙古西域洋外諸國多從字母而來音由地殊難以牽引大抵天地之元音發於人聲人聲之象形寄於點畫今欲詳略得中歸於至當增字彙之闕遺刪正字通之繁冗勒為成書垂示永久爾等酌議式例具奏

皇朝通志曰臣等謹按天地之元音發於人聲人聲之象形寄於點畫前聖作書江从工河从可霜从相雪从尋卽韻之萌芽古人命物日者實月者缺水者準準古音火者數火古音寓自古韻失傳正字通率用音和而於字母淵源茫然未解以致幫滂莫辨曉匣不分貽誤後學為害匪淺我

聖祖仁皇帝以字學並關切要

特命纂集字典一書所用翻切悉依唐韻廣韻集韻韻會正韻為主何則合見異則分載其或此數書中所無則參以玉篇類篇五音集韻等書又或韻書所無而經傳史漢老莊諸書音釋所有者亦行采入如字有兼數音則先詳正音次列轉音再次列以叶音或某字通及某字同者無不臚陳訓義辨析微芒集古今切韻之大成合天地中和之元氣後之言音切者莫能出乎範圍已四庫全書提要曰古小學存於今者惟說文玉篇為最舊說文體皆篆籀不便施行玉篇字無次

序亦難檢閱類篇以下諸書則惟好古者藏弄之世弗通用所通用者率梅膺祚之字彙張自烈之正字通然字彙疏舛正字通尤為蕪雜均不足依據康熙四十九年乃

諭大學士陳廷敬等刪繁補漏辨疑訂譌勒為此書仍兩家舊目以十二辰紀十二集而每集分三子卷凡一百一十九部冠以總目檢字辨似等韻各一卷殿以補遺備考各一卷部首之字以畫之多寡為序部中之字亦然每字之下則先列唐韻廣韻集韻韻會正韻之音唐韻久佚今能一一徵引者徐鉉校說文所用卽唐韻之翻切也次訓釋其義次列別音別義次列古音均引證舊韻例兼載重文別體俗書譌字用于祿字書例皆綴於註後用復古編例仍從其字之偏旁別出於諸部用廣韻互見例至於增入之字各依字畫多寡列於其數之末則說文之新附禮部韻略之降例也其補遺一卷收稍僻之字備考一卷收不可施用之字凡古籍所載務使包括無遺蓋拘泥古義者自說文九千字外皆斥為偽體遂至音韻必作音均衣裳必作衣常韓愈書為韓痲諸葛亮書為諸葛諒動生滯礙於事理難通固為不可若夫孫休之所自造王起之所未識傳奕之稱聖人段成式之作卷字皆考之古而無徵用之今而多駭存而並列則通儒病其荒唐削之不登則淺儒疑其挂漏別為附錄等諸外篇尤所謂去取得中權衡盡善者矣

御製序文謂古今形體之辨方言聲氣之殊部分班列開卷了然無一義之不詳無一音之不備信乎六書之淵海七音之準繩也

欽定西域同文志 二十四卷

高宗純皇帝御製序曰歲庚午既定同文韻統序而行之蓋以梵音合國書切韻復以國書切韻叶華音字母於是字無遁音書皆備韻微特支那咒語變奧可探而且寰寓方言拘墟盡釋茲者西域

既平不可無方略之書然準語回文非纂輯文臣所曉是宜示之綱領有所遵循俾無踏駁舛訛之虞因以天山南路準部回部並西藏青海等地名人名諸門舉凡提要始以國書繼以對音漢文復繼以漢字三合切音其蒙古西番托忒四字以次綴書又於漢文下詳註其或爲準語或爲回語於是兀格率自之言不須譯鞞象寄而凡識漢字者莫不通其文解其意瞭若列眉易若指掌書既成名之曰西域回文志同文云者仍闢韻統之義而特加以各地方言用明西域紀載之實期家喻戶曉而無魚魯毫釐之失焉然嘗思之天高地下人位乎其中是所謂實也至於文蓋其名耳實無不同文則或有殊矣今以漢語指天則曰天以國語指天則曰阿卜喀以蒙古語準語指天則曰騰格必以爲非漢人指天以告回人曰此天則回人亦必以爲非此亦一非也彼亦一非也庸詎知孰之爲是乎然仰首以望昭昭之在上者漢人以爲天而敬之回人以爲阿思滿而敬之是卽其大同也實係同名亦無不同焉達者契淵源於一是昧者滯名象於紛殊是志也將以納方俗於會極祛羣疑之分畛舉一例凡豹鼠易辨卽世道人心豈云無裨益哉

皇朝文獻通考曰謹按是書二十四卷又凡例總目一卷分門四曰地曰山曰水曰人分部四曰天山北路準噶爾部曰天山路回部曰青海曰西番其體例則每條首列國書以爲樞紐次以漢字詳註名義次三合切音次蒙古字次西番字次托忒字次回字如本條係準語則以托忒字爲主而西番蒙古回字惟取對音本條係回語則以回字爲主而西番蒙古托忒字惟取對音循環毗附音義咸審

仰見

聰明天縱於異俗殊音無不洞徹源流同條共貫

土

聖德神功允超二古天下一家之盛眞無有過於今日者矣 四庫全書提要曰乾隆二十八年奉敕撰先是乾隆二十年威孤遙指戡定伊犁續又削平諸回部崑崙月窟咸隸黃圖琛賚旅來狄鞮重譯乃命考校諸番文字定著是編其部族之別曰天山北路曰天山南路曰青海曰西番其門目之別曰地曰山曰水曰人其文字之別首列

國書以爲樞紐次以漢書詳註其名義次以三合切音曲取其音聲次列蒙古字西番字托忒字回字排比連綴各註其譯語對音使綱舉目張絲連珠貫考譯語之法其來已久然國語謂之舌人特通其音聲而已不能究其文字左傳稱楚人謂乳爲教謂虎爲於菟穀梁傳稱吳人謂善爲伊謂稻爲緩亦於附近中國者通其聲音之異非於遐荒絕域識其書體辨其音讀也惟隋志載有蕃爾雅其書不傳度其所載亦不過天曰撐犁子曰孤塗之類未必能知旁行右引之文且書止一卷疏略尤可想見又輟耕錄載元杜本編五聲韻自大小篆分隸眞草以至外蕃書蒙古新字靡不收錄題曰華夷同音然統以五聲則但能載其單字不能聯貫以成文且外國之音多中國所不具而本以中國之字領韻乖舛必多蓋前代帝王聲教未能遠播山川綿邈輾轉聞見不免於謬漏有元雖混一輿圖而未遑考正其文字杜本以山林之士區區掇拾亦未能通其語言我國家重熙累洽含識知歸我

皇上又神武奮揚濛汜以東皆爲屬國鴈臣星使來往駢闐既一一諧其字形悉其文義迨編摩奏進又一

親御丹毫

指示改正故能同條共貫和會諸方一展卷而異俗殊音皆如面語非惟功烈之盛爲千古帝王所未有卽此一編亦千古帝王所不能作矣

御定清文鑑 三十二卷又補編四卷總綱八卷補總綱二卷

高宗純皇帝御製序曰稽古語言文字之傳不能不隨方隨時代為變易將欲觀其會通惟音義兩端為之樞筭獨是施之於繙譯則以字之不得其音而舛者亦以字之強索其義而逾舛嚮評通鑑輯覽糾前史譯本失真則有校正金元國語解之命及製西域同文志序諸作復連類而引伸之茲增清文鑑告竣並為鬯厥指以詔來者夫字之不得其音者如明安之為猛安穆昆之為謀克猶云對字未叶耳甚者乃因字法以寓褒譏如金史書烏珠兀朮貝勒為勃極烈或為李董者是也且同一蒙古人名於膺世爵者則書羅卜藏於隸讞賸者則書羅卜藏沿流至今未改不綦誕乎至以字文強索其義者如蒙古語鄂博特堆砌之統詞而曲說者以鄂為嵯巖之義博為較祭之較自詡語出經傳究之求其義而不得遂并其音而失之不愈盤乎蓋對音本無義也即如國語稱天曰阿卜喀蒙古語則曰騰格哩西番語則曰那木喀回部則曰阿思滿以漢文求之皆無義之可索且以漢文天字設用國書合音則字當云梯煙夫梯煙室有義乎豈梯必梯磴之梯而煙必煙霄之煙乎穿鑿者又將謬解為梯煙而上為天之義可乎蓋嘗推而論之前代之主其不暇兼治漢文者既一任夫承譌襲謬而莫之正而兼治漢文者乃轉為漢文所牽掣而不克博訂方言之異精研聲律之元譬諸以水濟水誰能食之非虛語也洪惟

皇祖聖祖仁皇帝
神靈天亶制度考文於

列祖創垂國書廣大精微貫弗賅洽

御定清文鑑全函折衷大備惟當時編纂諸臣依國語分類排纂未列三合切音漢字註中間采經傳成語以佐訓詁日久易啟傳會穿鑿之習朕志切紹聞指授館臣詳加推覈每門首著國語旁附

漢字對音或一字或二合或三合切音俾等量者不爽毫髮而字之淆於不得其音者鈔矣詮釋具以日用常言期人共曉其俗解摭拾陳編章句及以之乎者也為文者悉汰之而字之汨於強索其義者抑又鈔矣綜計續入新定國語五千餘句若古官名冠服器用鳥獸花果等有裨參考者別為補編系之卷末庶幾嘉與我子孫臣民可以同文可以傳世而行遠是為序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皇朝文獻通考曰謹按乾隆三十六年

皇上既命增訂

聖祖仁皇帝御撰清文鑑補注漢字各具翻切釋文而蒙古字猶未備列乃復

命廷臣續定是編以

國語與蒙古書漢書貫為一互相音釋每

國語一句必備載蒙古漢語以明其義復以蒙古漢字與

國語對音以定其聲或漢字聲所無者則三合以取之蒙古字聲所無者則分各種讀法寫法收

法以取之貫穿益為精密而稽覽更極詳明是皆賴

帝學淵深務綜其備俾讀者得以舉一知三巍乎煥乎允昭萬世敷文之極已 四庫全書提要

曰清文鑑三十二卷補編四卷總綱八卷補總綱二卷乾隆三十六年奉

敕撰我

國家發祥長白實金元之舊疆金史章宗本紀載明昌五年以葉魯谷神使製國字詔依倉頡立

廟例祀於上京又選舉志稱進士科以策論試國人用國字為程文陶宗儀書史會要則稱金

太祖命完顏希尹撰國字其後熙宗亦製字並行希尹所製謂之大字熙宗所製謂之小字其

字體波磔繁密類籀文當時必有是書今已無考惟趙岫石墨鐫華所載天會十一年都統
經略郎君行記一篇僅存其形製而已蓋有元一統之後其法漸不傳也我
太祖高皇帝肇建丕基

命巴克什額爾德尼以蒙古字聯綴
國語成句尙未別爲書體

太宗文皇帝始
命巴克什庫爾纏創造

國書以十二字頭貫一切音因音而立字合字而成語今內閣所貯舊籍今謂之老檔即其初體厥後
增加圈點音義益詳亦如籀變小篆隸變八分踵事而增以日趨於精密我

聖祖仁皇帝慮口傳筆授或有異同乃
命別類分門一一排纂勒爲清文鑑一書以昭法守惟未及音譯其文
皇上復指授館臣詳加增定爲部三十有五子目二百九十有二每條皆左爲
國書右爲漢語

國書之左譯以漢音用三合切韻漢書之右譯以
國書惟取對音以
國書之聲多漢字所無故三合以取之漢字之聲則
國書所具故惟用直音也至於

欽定新語一一載入尤爲詳備蓋字者學也許慎說文九千餘字李登聲類已增至一萬一千五
百二十字按聲類今無其書此據封泥開見記陸法言切韻一萬二千五百六十六字陳彭年等重修廣韻已增至二

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呂忱字林丁度集韻以下更莫能殫記是由名物日繁記載遂不能不
備

聖人制作亦因乎勢之自然爲事之當然而已伏而讀之因漢文可以通
國書因

國書可以通漢文形聲訓詁無所不具亦可云包羅巨細辨別精微者矣書中體例兼列字體字
音宜入訓詁類中然譯語得音駢音爲字與訓詁之但解音義者不同故仍列諸字書類焉
御定滿洲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 三十三卷

皇朝文獻通考謹按是編因
太宗文皇帝命巴克什庫爾纏創造
國書以十二字頭貫一切音厥後日趨精密音義益詳

聖祖仁皇帝慮口傳筆授或有異同乃輯清文鑑一書而音譯則未之及
皇上復親加訂定凡三十有五部子目二百九十有二每條以
國書爲綱左列漢字切韻右列漢語又右則音以
國書而

欽定新語悉皆載入尤徵詳備信能包羅萬象綜括七音同文之盛軌茂以加於此矣 四庫全書
提要曰滿洲蒙古漢字三合切韻清文鑑三十三卷乾隆四十四年奉

敕撰初
聖祖仁皇帝敕撰清文鑑
皇上既

命補註漢字各具翻切釋文嗣以蒙古尙未備列因再命詳加考校續定是編以

國語為主而貫通於蒙古書漢書每

國語一句必兼列蒙古語一句漢語一句以明其義又以蒙古漢字各對

取之經緯貫穿至精密而至明顯循文伏讀無不一覽了然考遼史太祖本紀稱神冊五年始製契丹大字天贊二年詔確闕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漢字紀其功云云然則三體互通使彼此其喻實本古義許慎作說文小篆之下兼列籀文古文以互證其事揚雄作方言每一語一物亦具載某地謂之某以互證其語則三體彙爲一編使彼此相釋亦因古例用達書名於四方雖成周大同之盛亦無以逾於斯矣

臣謹按編修臣汪師韓韓門綴學曰清書之未作也天聰崇德間曾借用蒙古字其後學

士達海修飾蒙古字加以圈點而誤清文復恐授受有訛更爲搜輯舊語製爲清文鑑一書頒行凡分三十餘門二百餘類嘗考元史元初用畏吾字後乃製蒙古新字謂之國字其字僅千餘其母四十有一又有韻關之法謂其相關紐而成字也有語韻之法謂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也而大要以諧聲爲宗帝師帕思巴傳中載之詳矣然觀唐荆川稱編所載百家姓蒙古文及趙子函石墨鐫華所載元聖旨碑文顧氏金石文字記蒙古字碑尙有長清縣靈巖寺三元之國字形如梵書與今所行蒙古字樣迥然不同今之蒙古字其創始無由考也至於清書音義合諸金史國語解符合者十得六七然金書流傳至今者若都統郎君經略行記碑文但如孟琪所稱似笛譜字者耳金史完顏希尹本名谷神金人初用契丹字

太祖命希尹撰本國字備制度希尹乃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直

字天輔二年八月字書成其後熙宗亦製女直字與希尹所製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謂之

女直大字熙宗所撰謂之小字王弇州四部稿有跋旅葵卷一則曰余於燕中邂逅王太

常汝文談諸譯人多精於其國書者乃以旅葵明王慎德至所寶惟賢則邇人安百六十

五字合書之得九紙爲西天女韃靼高昌回回西番百夷緬甸八百媳婦大約多類籀草

至西天獨雄整女直有楷法而小繁複不知其爲陳王谷神所製否也觀此則明之中葉

其書猶沿襲爲之考都統郎君碑刊自天會十二年當卽谷神所撰大字而弇州所見則

其爲大字小字不可得詳矣清書乃榜式達海達亦榜式額爾德尼之所作榜式乃賜號

儒者與金書語同而字異或有謂清書仍其舊者此不知古亦不知今也又按清書十二

字頭十二篇非額衣阿烏五字母相合若蒙古字則以司字爲首元有著東園友聞者不知曰杜清碧先

生本以翰林待制聘至杭日順帝召翰林待制至杭州以疾辭有所編五聲韻自大小篆隸以至化外蕃

書及國朝蒙古新字靡不收錄題曰華夏同音一曰康里子山平章公夔夔見訪語及聲

律之學因問國字何以用司字爲首先生答曰正如嬰兒初墮地時作此一聲乃得天地

全氣也平章甚善其說杜本字伯原清江人其集名清江碧嶂按司乃咬齒之音謂得天

地全氣說猶未當人之始生開口曰阿轉聲曰額再轉曰伊曰鄂曰烏五者不學而能斯

小學考卷一終

小學考卷二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 謝啟昆恭錄

敕撰二

欽定音韻闡微 十八卷

世宗憲皇帝御製序曰聲音之道微矣天地有自然之聲人聲有自然之節古之聖人得其節之自然者而爲之依永和聲至於八音諧而神人和胥是道也文字之作無不講求音韻顧南北異其風土古今殊其轉變喉舌唇齒清濁輕重之分辨在毫釐動多訛舛樊然淆混不可究極自西域梵僧定字母爲三十六分五音以總天下之聲而翻切之學興儒者若司馬光鄭樵皆宗之其法有音和類隔互用供聲類例不一後人苦其委曲繁重難以曠曉往往以類隔互用之切改從音和而終莫能得其原也我

聖祖仁皇帝竄聽首出天地萬物之奧律曆象數之祕靡弗心解神會洞徹本原以國書合聲之法出於自然足以盡括漢文翻切之要妙也於是指授大學士李光地擬定條例節目俾諸生王蘭生纂輯之後復以尙書徐元夢董其成始自康熙五十四年迄今十載奏竣命之曰音韻闡微蓋其爲法也緩讀則成二字急讀則成一音在音和中尤極其和總出於人聲之自然而無所勉強洵爲簡易明曉從來翻切家所莫及而講求音韻者習之良甚便也雖然此特就切韻言之耳嘗觀皇極經世書律感呂而聲生呂感律而音生律呂倡和相生不窮以聲音統攝萬物之變說者謂其以聲起數以數合卦而萬物之理備焉我

聖祖仁皇帝獨見音韻之本原卽用以審音定律作樂崇德其道舉無所不貫蓋睿知淵通更有極平至微者夫豈羣下所能仰窺萬一哉雍正四年五月十八日

李光地覆發閱譜式樣劄子日本月二十四日接王蘭生來札內開六月二十日奉旨發閱韻譜式樣臣反覆詳開其韻部次第及等切法律皆有條理蓋古今韻部惟

本朝十二字頭為得天地之元聲符三代之古法今崑山樂工及士大夫識韻學者頗能辨其部分有條不紊然一概沿唐人之舊以東冬江等為弁首終不如

本朝字書冠之以之、夕其音與支微齊魚虞歌麻七韻相對實能生餘韻而不為餘韻之所生推之切字則亦能切餘韻而不為餘韻之所切 愚陋無知常竊以為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若修

唐韻自應且仍其舊不必更張至修今韻似應以本朝字書為根柢一如發下韻譜次第匪獨昭我文明誠為與古符契伏候

聖裁至三十六等母以見溪為先本朝字書則以影喻為先意作等韻者置喉音於後以寓歸根還原之意然亦不如字書揭之於

首之為當也此一事則或且仍等韻先見溪羣疑或遂先之以影喻曉匣似乎爾可伏候聖裁王蘭生又將所承

旨諭高麗回回喇嘛諸國音韻與古法合者詳寫來說益信元音天籟薄海同歸非皇上天直聰明好問好察孰能博采殊方異域之言語文字以驗此理之同哉恭遇

神聖之朝觀稽古考文之盛 臣不勝欣幸中間有應商量數字 另寫字與王蘭生俟其察明轉奏 謹具摺奏覆 皇朝通志曰謹按

御製音韻圖微一書平上去各分六部而入分三部皆與國書十二字頭之部分相對韻中同音之字每音第一字注明其音將舊翻切列於前所擬合聲

切列於後其有係以今用二字者因本母本呼於支微魚虞數韻中無字者則借仄聲或別部

之字以代之但開齊合撮之類不使相淆遇本韻影喻二母無字者則借本韻旁近之字以代之於清母濁母之分不使或紊其取音比舊相近也有再借鄰韻影喻二母中字以協其聲者則係以協用二字有雖借鄰韻并非影喻二母中字其聲為近而亦不甚協者則係以借用二字蓋漢文有音無字者多又支微魚虞數韻并各韻影喻二母皆單音之字不能合聲欲得正音必婉轉以求其相近至於按韻分音在於字母三十六母內有一十三母重列者故縱分二十三行橫分四等平上去入以聲相符唇喉齒舌以類相從凡經史韻書中有音有字者皆足以包之各省風土之殊古今音韻之變亦有以界之

聖人之所以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豈僅為漢文審音之樞要哉。皇朝文獻通考曰謹按是書首列韻譜定四等之輕重其部分一如官韻而附載廣韻之子部以存其舊然亦如冬鍾虞模許附

近通用不礙施行其翻切則準乎國書之合聲仍前列舊以考古讀云 四庫全書提要曰康熙五十四年奉

敕撰雍正四年告成自漢明帝時西域切韻之學與佛經同入中國所謂以十四音貫一切字是也然其書不行於世至漢魏之間孫炎創為翻切齊梁之際王融乃賦雙聲等韻漸萌實闡合其遺

法迨神珙以後其學大行傳於今者有司馬光指掌圖鄭樵七音略無名氏四聲等子劉鑑切韻指南條例日密而格礙亦日多惟我

國書十二字頭用合聲相切緩讀則為二字急讀則為一音悉本乎人聲之自然證以左傳之丁寧為鉦句讀為穀國語之勃鞞為披戰國策之勃蘇為胥於三代古法亦復相協是以

特詔儒臣以斯立準首列韻譜定四等之輕重每部皆從今韻之目而附載廣韻之子部以存舊制因以考其當合當分其字以三十六母為次用韓道昭五音集韻熊忠韻會舉要之例字下之音

則備載諸家之異同協者從之不有心以立異不協者改用合聲亦不遷就以求同大抵以上字定母皆取於文微魚虞歌麻數韻以此數韻能生諸音即

國書之第一部也以下字定韻清聲皆取於影母濁聲皆取於喻母以此二母乃本韻之喉音凡音皆出於喉而收於喉也其或有音無字者則借他韻他母之字相近者代之有今用協用借用三例使宛轉互求委曲旁證亦即漢儒訓詁某讀如某某音近某之意惟辨別毫芒巧於比擬非古人所及耳自有韻書以來無更捷徑於此法者亦更無精密於此書者矣

欽定同文韻統六卷

高宗純皇帝御製序曰粵自切韻字母之學興於西域流傳中土遂轉梵爲華而中華之字不特與西域音韻攸殊即用切韻之法比類呼之音亦不備於是反切有轉注甚至有音無字則爲之空圈影附其音浩若河漢而其緒紛如亂絲我國朝以十二字頭括宇宙之大文用合聲切字而字無遁音華言之所未備者合聲無不悉具亦無不昭合信乎同文之極則矣聞嘗流覽梵筌華文筆授充初支那而咒語不繙取存印度本音以傳真諦顧緇流持誦迴非西僧梵韻是豈說咒不譯之本意耶和碩莊親王當

皇祖時面承音韻闡微要旨精貫字母博涉明辨爰命率同儒臣咨之灌頂普善廣慈國師章嘉胡土克圖考西番本音溯其淵源別其同異爲之列以圖譜系以圖說辨陰陽清濁於希微杳渺之間各得其元音之所在至變而莫能消至墮而不可亂既正貝葉流傳之訛謬即研窮字母形聲之學者亦可採波羅門書之窠奧而破拘墟之曲見書成名之曰同文韻統而著其緣起如此云乾隆歲在庚午冬十二月既望御筆

皇朝文獻通考曰謹按是編卷一天竺字母譜卷二天竺音韻翻切配合字譜卷三西番字母配

合字譜卷四天竺西番陰陽字譜卷五大藏經典字母同異考卷六華梵字母合璧譜蓋列天竺字母五十字以標經咒諸字淵源列音韻翻切配合所成一千二百十二字各譜以備經咒諸字聲至唐古特字母另編一譜者所以備番字音聲其天竺西番字俱分陰陽及可陰可陽二種義例皆蒙我

皇上敕定淵源使華語梵音同條其貫所以敷四海而大一統者宜其超軼三古也矣。四庫全書提要曰乾隆十五年奉

敕撰以西番字母參考天竺字母貫合其異同而各以漢字譯其音首爲天竺字母譜凡音韻十六字翻切三十四字次爲天竺音韻翻切配合十二譜以字母音韻十六字翻切三十四字錯綜相配成一千二百一十二字次爲西番字母配合十四譜其字母凡三十天竺所有者二十四天竺所無西番所有者六除與天竺同者所生之字亦同外其六母所生之字凡四百三十有四蓋佛經諸咒皆天竺之音惟佛號地名多用西番之語故別出以備用也次爲天竺西番陰陽字二譜各分陰字陽字可陰可陽字可陰字四例次大藏字母同異譜以

欽定天竺字母爲經而以僧伽波羅等十二字所譯字母爲緯以互證其分合增減次爲華梵字母合璧譜則中西諸音新舊諸法一一條貫集厥大成焉其西域有是音中國無是字者悉以合聲之法取之二合者即以二字並書三合者即以三字並書前有發聲後有餘聲者即以其字疊書其中音有輕重者則重者大書輕者細書併詳註翻切及喉牙齒唇舌諸音於下皆辨別分寸窮極毫芒考聲韻之學實肇於西域自漢明帝時與佛書同入中國以文字互異故中國不行其緣起僅見諸隋書經籍志所謂十四聲貫一切字者其法已不可詳晉太始初沙門竺曇摩羅察譯光頭般若經始傳四十一字母其後諸生所譯互有異同然皆自行於彼教唐貞觀中吐蕃宰相

阿方始以西番字譯天竺五十字母亦自行於彼土自沙門神琪作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收於大廣益會玉篇之末始流入儒書自鄭樵得西域僧七音韻鑑始大行於中國然西域之音無窮而中國之字有數其有音而無字者十之六七等韻諸圖或記以虛圈或竟為空格使人自其上

下左右連類排比而求之非心悟者弗能得也故鄭樵六書略謂華有二合之音無二合之字梵有二合三合四合之音亦有其字因舉娑縛之二合囉馱曩之三合悉底哩野之四合為證沈括夢溪筆談亦謂梵語薩嚩阿三字合言之即楚詞之些字然括無成書樵所作七音略於無字之音仍為空格豈非知其法而不充其類哉我

皇上天聲遐播紺圖龍象慕德東來梵筴頌音得諸親譯既能不失其真至編校此書又以

國書十二字頭之法補所未備而發凡起例更屢經聖裁改定而後成故古所重譯而不通者今一展卷而心契聲聞韻通歌頌同文之盛真互古之所

無矣

欽定叶韻彙輯 五十八卷

高宗純皇帝御製序曰叶韻非古也而即古也有今韻而後有叶韻叶韻者以古韻而協之於今故曰非古然以今視之則用叶以合異以古視之則非叶而本同故曰即古朕幼習易詩諸經考其音多與今韻不合長而汎覽百家其用韻亦往往異於今讀蓋韻書之行權輿江左至唐以聲律取士部分較嚴而今所循用則出於宋元人之分併宜其與古不相契也三代而上言律呂言諧聲言書名其於音韻當必審清濁辨唇齒喉舌有一定之部分勒之簡策與律度量衡象緯之法同為當世

所遵守而惜其世遠而不傳也好古之士欲付而求之其道無由宋吳棫本易詩史漢諸書為韻補子朱子嘗取以釋毛詩楚辭明楊慎廣之為古音號稱淵博及證之羣籍其疏略不備者則已多矣因於幾暇指授儒臣博考經史諸子以及唐宋大家之文所用古韻舉而列之疏其所出次於今韻之後臨文索句就考焉可以恢見聞可以益思致獨是四庫之編浩如淵海學士畢生不能窮其讀區區撥拾而覩縷之何異稽躔次而溯有虞氏之敬授汎江淮河漢而追禹功之疏鑿其可指而數者幾何然方之嘗鼎之一鬻則未始非汲古之助云爾爰授之梓而行之乾隆庚午夏六月

皇朝通志曰謹按

欽定叶韻彙輯用吳棫韻補例專論叶音但廣韻集韻等書字數多於今韻遠甚如一東內有蠡窾眾梵等字江韻臆降等字集韻亦直列東韻內此等既係本韻則無待於通更不必列為轉叶是書悉以佩文詩韻為斷凡屬佩文詩韻所不收者總次於轉叶之列入聲緝合葉洽四韻本通必須轉讀始叶惟洽部并入業韻一部遂覺音韻聲牙有礙通轉按廣韻以二十六轉二十七合二十八盍二十九葉三十帖三十一洽三十二狎三十三業五同三十四乏為序集韻及禮部韻略皆以二十九葉韻略與帖業通三十帖三十一業三十二洽韻略與狎之通三十三狎三十四乏為序至韻會依平水韻併通用之韻乃以十四緝十五合十六葉十七洽為序而業與帖同併葉韻佩文詩韻亦依廣韻序次併業於洽是書本集韻韻略及韻會通併次第將洽韻中業韻一部提入緝葉韻內以便轉通更覺界限截然其餘改正舊本小誤者如晨風之詩云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吳棫韻補櫟字叶藥韻乃引作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邵長蘅古今韻略亦然韻補境字叶敬韻注引三國志楊戲季漢輔臣贊以魏文長為李正方端字叶陽韻注又以李正方為秦子敕之類有刪去舊本六誤者如漢郊祀歌云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陰陽五行周而復始是四言四句兩用紙韻邵長

衛瓘略乃引作六言兩句云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陰陽五行而增注於真先叶韻內行字之下陳琳大書試云氣變志遷韻補讀遷為雌人切以叶真文韻而書遷作隸體與字邵長蘅誤認作興遂改陳賦為氣變志興而增一興字作雌人切以叶真文韻甚至於巧字叶有韻注引司馬遷傳亦書作司馬興之類有似誤而疑有別本姑仍其舊者如仲長統時請用從火與游心海左叶韻補乃作請用從大而以大字叶奇韻太玄出險登邱莫之伐也與道不得也叶韻補乃作莫之伐也而以代字叶職韻史記滑稽傳漆城蕩蕩楊慎轉注古音略乃作漆城光光而以光字叶深韻劉向九歎捐林薄而苑死本與上文美夷為韻夷讀為雉轉注古音略乃引作苑苑而以苑字叶下文赴淵隱山之類其餘轉叶之韻必引韻以惑古書正文先儒引讀為證通叶之例彼此不能一律原本舊聞以為引證俾讀者於通韻自可類推於叶韻亦無嫌闕略酌古準今昭然明備一洗從來通叶支離之說於數百年講古韻者誠為獨酌其中矣 皇朝文獻通考曰謹按書中每部前列今韻皆以佩文詩韻為宗而參訂註釋益致精詳次以今韻雖部分各殊而古韻相通者以類相比其古韻相通之字而今韻所無者併附於後所援據書名悉為標註或註今韻皆獨用則一韻自為一部亦附以相通之字

萬幾之暇詳示儒臣用以酌古韻之中資披吟之助豈吳械韻補楊慎古韻諸書所能比擬萬一哉 四庫全書提要曰乾隆十五年奉

敕撰字數部分皆仍佩文詩韻惟以今韻之離合別古韻之異同如江韻獨用則一韻為一部東冬兩韻同用則兩韻為一部支微齊三韻同用則三韻為一部是也每部皆附叶韻略如吳械韻補惟韻補於今韻每部各載叶韻此則一部獨用者附本部末諸部同用者即總附諸部末如蒙字叶莫邦切則獨附江部後江字叶戶公切則總附東冬二部後魚字叶魚羈切則總附支微齊三

部後是也夫古今聲音之遞變亦如大小篆隸八分之遞變或相因或迥不相近以迥不相近之音施於歌詠於古雖有微而於今不能悉協唐人古詩大抵皆相近之音故東冬江古音雖同而此書東冬自為部江自為部支微齊佳灰古音雖同而此書支微齊自為部佳灰自為部皆取不戾於古而可行於今也至於叶韻之說宋以來糾紛彌甚謂庚收穿鼻真收砥齶兩不相叶然嘉名靈均乃見於屈原之騷謂江本通東陽本通庚兩不相叶然成雙鴛鴦乃見於徐陵之賦此異而彼同此通而彼礙各執一理勝負互形所謂愈治而愈勢也此書所錄惟據古書註有是音者使以類相從明前有所承即後有所本不復旁牽博辨致枝蔓橫生解結釋紛尤為得要於數百年講古韻者誠為獨酌其中矣

欽定音韻述微 三十卷

高宗純皇帝御製序曰音韻述微者述音韻闡微之意也我皇祖欽定佩文詩韻頒示中外復依國書合聲切韻之法叶華音字母作音韻闡微一書按字母之說於隋書經籍志載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得西域書以十四字貫一切音其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至唐僧守溫增為三十六字母相沿至今未識其原由今考之蓋守溫略知唐古特字而所譯漢文則不免強為牽合即如見溪羣疑乃梵音之嘎喀噶阿端透定泥乃梵音之答塔達納也闡微則於每字皆用國書合聲法切之如東字舊韻德紅切今用都翁切緩讀成二字急讀成一音較之舊韻之轉字叶音實簡明精確足為華梵字母之會通而啟自古音韻未發之祕準也夫國書以阿字為首梵經亦謂阿字能括天下之音其生生之序出於自然今以人之始生證之雖各國各地殊語至其孩時音皆出於阿則阿字之為諸方聲韻之原綜其異而得其同從可知矣字母既源出西域則國書之阿字實會通華梵字母之樞紐以立義所以得天地之元聲不獨梵音藉國書而明即

華音之字母亦因國書而愈明也朕少時見等韻書亦茫然弗悉其原委及後習蒙古語回語又習唐古特語番語然後知漢音字母卽梵音之字母而以國書樞紐其間率可以通華梵之情暢形聲之奧前此同文韻統西域同文志既仰承

皇祖闡微之義撰輯成編茲復命詞臣恭依佩文詩韻並稗廣韻集韻之字刪冗存英爲音韻述微共收一萬五千二百七十九字成書三十卷嘗考古來韻書沈約四聲其書不傳今惟宋陳彭年廣韻則就隋陸法言切韻孫愐唐韻本重加修訂收字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又宋丁度集韻至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字其實行用者不出尋常經見之文則雖多亦奚以爲也至諸家分韻皆二百六部然其中有通用有獨用者名雖分而實合是以元陰時夫撰韻府羣玉於獨用者仍之通用者併之卽今佩文韻府所因也及明樂韶鳳等奉敕撰洪武正韻則減爲七十六部所收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六字分韻一改古人之舊誠未若今韻之繁簡通用損益得中也又從來韻書主音字書主義一者不能兼賅而審音與分韻又岐而爲兩夫輕重清濁音也平上去入韻也韻顯而易明音微而難察詩賦家所用惟韻而不必審音至詩餘詞曲則兼辨音而於平上去韻轉得通用此唐宋及今音韻之大略也是書翻切悉遵闡微凡古今音韻之奧華梵會歸之故以國書爲樞紐無不一以貫之而於古人韻書義訓未詳者則加推廣發明焉其訓釋古無今有者量加增訂期於字義明而字音悉協四聲準而等韻貫通皆卽

皇祖宣暢中聲嘉惠藝林之意續述而引伸之蓋四十七年以來所爲繩繩翼翼無一念不敬承先志無一事不聰聽

彝訓者亦於是書見端也夫

皇朝通志曰謹按阿字古讀若阿而開口呼之卽爲本音其音在喉而清乃天地之中聲古來韻

書未有拈出者

國書字母以此爲首與歌韻屋韻義並異考古音麻韻中字皆與魚虞相從如椽本作茶與虞韻之茶

各自爲音菴租並收虞韻韻又收語韻等類自字母入中國始有麻韻一呼遂不能不增此一韻聖天子聲律身度於繩武之中寓考文之治真萬世音學之極也 皇朝文獻通考曰謹按

御定音韻闡微以字母之先後爲字之次序是書則以部首一字之母爲首其下諸母所領字次從之其合聲切字則一以

御定音韻闡微爲主部分亦仍從

御製佩文詩韻惟以殷文分兩部而以殷附真不附文此其稍變者也至所收之字亦多所增益凡古今音訓迥異者亦從宜添入而互註之益爲詳密蓋此所重者字義故訓釋而較詳由是兩書相轉轉而行則韻學之精微無美不備

神聖之作述所以嘉惠後學者至矣 四庫全書提要曰乾隆三十八年奉

敕撰其合聲切字一本 欽定音韻闡微其稍變者闡微以三十六母爲字紐之次序故東韻首公字之類與部首標目或相應或不相應在所不拘今則部首一字屬何母卽以其母爲首其下諸母所領字以次相從使歸於畫一其部分仍從

御定佩文詩韻其稍變者從音韻闡微分文殷爲兩部而以殷部附真部不附文部其字數自佩文詩韻所收一萬二千五百五十二字外凡所續收每紐之下以據音韻闡微增者在而據廣韻增者次之據集韻增者又次之或有點畫小異音訓微殊舊韻兩收而實不可復押者則刪不錄至於舊韻所無而今所恆用者如阿字舊惟作陵阿之義收入歌韻今爲

國書十二字頭之首則收入麻韻鎗字舊訓為酒器收入庚韻今則酒器無此名而軍器有此字則增入陽韻又如查本浮木而今訓察核參本稽考而今訓糾彈礮本飛石而今訓火器埽本汜除而今訓礎夢既已萬口同音即屬勢不可廢此如麻韻之字古音皆與魚虞相從自字母入中國始有麻韻一呼遂不能不增此一韻姬本周姓自戰國以後始以為妾御之名亦遂不能不增此一解蓋從宜從俗義各有當又不可以古法拘也其古註之例凡一字兩部皆收義同者註曰又某韻義異者註曰與某韻義異體例與禮部韻略同其與他韻一同一異者註曰又某韻與某韻音異或字有數訓而僅一解可通者則註曰惟某義與某韻同餘異則較韻略為加密其詮釋之例凡說文玉篇廣韻集韻所有者書非稀覩無庸贅著篇名其他則一字一句必著所出以明有據亦諸韻書之所無蓋音韻闡微所重在字音故訓詁不欲求詳此書所重在字義故考據務期核實兩書相輔而並行小學之蘊奧真毫髮無遺憾矣

小學考卷二終

小學考卷二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 謝啟昆編

訓詁一

爾雅 漢志三卷二十篇 今本十九篇 存

劉歆西京雜記曰郭偉字文偉茂陵人也好讀書以謂爾雅周公所制而爾雅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余嘗以問揚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家君以為外戚傳傳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作耳 鄭康成駁五經異義曰某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旨蓋不誤也 詩系雜 又鄭志答張逸曰爾雅之文祿非一家之箸則孔子門人所作亦非一人 詩鳥鳳 王充論衡曰爾雅之書五經之訓故 張晏漢書注曰爾雅也雅正也 劉熙釋名曰爾雅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為主也 張揖進廣雅表曰昔在周公續述唐虞宗翼文武克定四海勤相成王六年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今俗所傳二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疑莫能明也 劉勰文心雕龍曰爾雅者孔徒之所讀而詩書之襟帶也 晉書蔡謨傳曰謨初渡江見螿蟻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合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 陸德明釋文敘錄曰爾雅所以訓釋五經辨章同異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博覽而不惑者也爾雅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止也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張揖論之詳矣 賈公彥周禮疏曰爾雅者孔子門人作以釋六藝之文 張懷瓘書斷曰周

公和成王申明禮樂以加朝祭服色尊卑之節又造爾雅宣尼卜商增益潤色釋言暢物略盡訓
詁 表肅大唐新語曰爾雅博通訓詁網維六經爲文字之楷範作詩人之興詠備詳六親九族
之禮多識鳥 草木之名今古習傳儒林遵式 歐陽修詩本義曰爾雅非聖人之書不能無失
考其文理乃是秦漢之間學詩者纂集說詩博士解詁 高承事物紀原曰爾雅大抵解詁詩人
之旨或云周公作以其文考之如瑟兮僂兮衛武公之詩也猗嗟名兮齊人刺魯莊公也而文皆
及之則周公安得述也當是出於孔子刪詩書之後耳 葉夢得石林集曰爾雅訓釋最爲近古
世言周公作妄矣其言多是詩類中語而取毛氏說爲正予意此但漢人所作耳 鼂公武讀書
志曰世傳釋詁周公書也餘篇仲尼子夏叔孫通梁文增補之文字之學凡有三其一體制謂點
畫有縱橫曲直之殊其二訓詁謂稱謂有古今雜俗之異其三音韻謂呼吸有清濁高下之不同
論體製之書說文之類是也論訓詁之書爾雅方言之類是也論音韻之書沈約四聲譜及西域
反切之學是也三者各名一家其實皆小學之類而漢藝文志獨以爾雅附孝經類隋經籍志又
以爾雅附論語類皆非是今依四庫書目置於小學之首 曹粹中放齋詩說曰昔人謂爾雅釋
詁一篇周公所作釋言以下仲尼所增子夏從而足之叔孫通梁文又從而補益之今考其書知
毛公以前其文猶略至康成時則加詳矣何以言之如學有緝熙于光明毛公云光廣也康成則
以爲欲學于有光明者而爾雅曰緝熙光明也又齊子豈弟猶言發夕也而爾雅曰豈弟發行也
薄言觀者毛公無訓振古如茲毛公云振自也康成則以觀爲多以振爲古其說皆本於爾雅使
爾雅成書在毛公之前顧得爲異哉按平帝元始四年王莽始令天下通爾雅者詣公車固出自
毛公之後矣 朱翼曰爾雅非周公書也郭璞序云興於中古隆於漢氏未嘗指爲周公蓋是漢
儒所作亦非中古也 呂南公題爾雅後曰爾雅非三代之書也其作於秦漢之經家乎鄭康成

以爲出於孔子門人者妄也三代之學其學在於持氣正心充德性於神明以爲行業彼且不貴
著書不貴傳經而會形名訓詁之肯爲哉世俗之儒善望影以象形見孔子云商可言詩遂以詩
序爲子夏所作且孔子亦言賜可與言詩矣今獨何愛而不言商賜其作詩序乎蓋孔子之教人
讀詩而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爲足以辨之要將由此以究觀性命之理焉耳今夫謂爾雅爲出
於孔門者非據此而言之歟嗟乎幸而論語所記此段不明所告何人耳卽令明之說者肯舍之
耶甚矣說儒之喜妄也余考此書所陳訓例往往與他書不合唯對毛氏詩說則多同余故知其
作於秦漢之間今世所傳五經正義者引用辨證每取此書然反時時破毀焉原作爾雅人之意
正欲以定形名道訓詁爲後世之宗例是故傳合經家而陳之乃合不果定又或不通則謂之何
欲助說儒而儒隨復攻之借盜糧而資賊兵爾雅亦有是哉 林光朝艾軒詩說曰爾雅六籍之
戶牖學者之要津也古人之學必先通爾雅則六籍百家之言皆可以類求矣及散裂爾雅而投
諸箋注說隨意遷文從義變說或拘泥則文亦牽合學者始以訓詁之學爲不足學也不知釋詁
釋言釋訓亦猶詩之有六義小學之有六書也 朱子語錄曰爾雅是取傳注以作後人卻以爾
雅證傳注 陳傅良跋曰古者重小學爾雅所以作也漢興除秦之禁嘗置博士列於學官至今
漢儒學行於世如毛氏詩訓許氏說文揚氏方言之類蓋皆有所本云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此
書不課於舉子由是浸廢韓退之以古文名世尙以注蟲魚爲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 錢文子
詩訓詁曰爾雅出於漢世正名命物講說者資之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漢志爾雅二十篇今書
惟十九篇志 不著撰人名氏郭璞序亦第稱與於中古隆於漢氏而已至陸氏釋文始謂釋詁
爲周公所作其說蓋本於魏張揖 王應麟困學紀聞曰陸璣爲詩草木疏劉杳爲離騷草木疏
王六慶有園亭草木疏李文饒有山居草木記君子所以貴乎多識也然爾雅不釋藜藿字書不

見檜檜學者恥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諸若終軍之對鼯鼠盧若虛之辨鼯鼠按鼯鼠作鼯江南進士之問天雞劉原父之識六駮可謂善讀爾雅矣 又曰爾雅注漢武帝時得豹文鼯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文選注引竇氏家傳以為竇攸世祖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二說不同又曰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四極朱文公曰邠國近在秦隴非絕遠之地按說文引爾雅曰西至汎切國謂四極汎西極之水也 又曰白虎通引親屬記即爾雅釋親也 楊士奇曰爾雅古小學書初無深義世謂周公作非也 張崇縉曰訓詁之書莫先於爾雅爾雅所載大極天地四時之幽竊細察昆蟲草木之瑣屑顯悉人事之庶微析羣言之錯故自漢以下列諸經籍布諸學官儒者靡不覽誦嗣是作者若釋名埤雅廣雅博雅小爾雅諸書雖各陳所見以足未完其實大綱咸肇於爾雅奇邃古妙莫能過焉啟昆按博雅即廣雅蓋避鄭曉曰爾雅蓋詩訓詁也子夏嘗傳詩今所存者大小序又非盡出子夏然則爾雅即子夏之詩傳也 四庫全書提要曰按大戴禮孔子三朝記稱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則爾雅之來遠矣然不云爾雅為誰作據張揖進廣雅表稱周公著爾雅一篇按經與釋文以揖今俗所傳三篇按漢志爾雅三卷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疑莫能明也於作書之人亦無確指其餘諸家所說小異大同今參互而考之郭璞爾雅註序稱豹鼠既辨其業亦顯邢昺疏以為漢武帝時終軍事七錄載榘為文學爾雅注三卷按七錄久佚此據隋志所稱陸德明經典釋文以為漢武帝時人則其書在武帝以前曹粹中放齋詩說曰按此書今未見傳本爾雅毛公以前其文猶略至鄭康成時則加詳如學有緝熙于光明毛公云光廣也康成則以為學于光明者而爾雅曰緝熙光明也又齊子豈弟康成以為言發夕也而爾雅曰豈弟發也薄言觀者毛公無訓振古如茲毛公云振自也康成則以觀為多以振為古其說皆本於爾雅使爾雅成書在毛公之前顧

得為異哉則其書在毛公以後按詩傳乃毛亨作非毛大抵小學家綴輯舊文遞相增益周公孔子皆依託之詞觀釋地有鷦鷯釋鳥又有鷦鷯同文復出知非纂自一手也其書歐陽修詩本義以為學詩者纂集博士解詁高承事物紀原亦以為大抵解詁詩人之旨然釋詩者不及十之一非專為詩作場雄方言以為孔子門徒解釋六藝王充論衡亦以為五經之訓故然釋五經者不及十之二四更非專為五經作今觀其文大抵采諸書訓詁名物之同異以廣見聞實自為一書不附經義如釋天云暴雨謂之凍釋艸云拔心不死此取楚辭之文也釋天云扶搖謂之疾釋蟲云蒺藜蚍蜉此取莊子之文也釋詁云嫁往也釋水云漢大出尾下此取列子之文也釋地云西至西王母釋獸云小傾盜驪此取穆天子傳之文也釋地云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鱮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鷦此取管子之文也又云叩叩距虛負而走其名謂之鱮此取呂氏春秋之文也又云北方有比肩民焉送食而送望釋地云河出崑崙墟此取山海經之文也釋言云帝皇王后辟公侯又云洪廓宏溥介純夏懋釋天云春為青陽至謂之醴泉此尸子之文也釋鳥曰爰居雜縣此取國語之文也如是之類不可殫數蓋亦方言急就之流特說經之家多資以證古義故從其所重列之經部耳

按翁學士經義考補正引丁杰曰郭注爾雅蝓蝓曰即蝓蝓也似蟹而小陶弘景注本草曰蝓蝓似蟹而小似蝓蝓而大劉峻注世說曰今蝓蝓小於蟹而大於蝓蝓三物狀甚相類據此則蔡謨誤蝓蝓為蟹謝尚又誤蝓蝓為蝓蝓均未深考附識於此又王應麟曰爾雅七虞武帝時得豹文鼯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正文選注引竇氏家傳以為竇攸世祖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二說不同杰按郭注此條有二誤據水經穀水注及文選任昉表注則對鼯鼠者乃竇攸而鄭氏誤為終軍又據說文字林及唐書盧藏用傳則文

彩如豹者乃鼯鼠而郭氏誤為鼯鼠王應麟既引盧若虛之辨鼯鼠又引竇攸之對豹鼠

尚失指郭氏之誤

佚

陸德明釋文敘錄曰榷為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闕中卷 朱彞尊經義考曰榷為舍人注爾雅賈氏齊民要術引有二條其一斫斷謂之定注云斫斷鉏也一名定其一斫莫大齊注云薺有小故言大薺而今本爾雅注疏俱無之 又曰按舍人待詔在漢武時此釋經之最古者其書雖不傳聞采於邢氏之疏疏所未載字義可考者如釋言原作屬縞介縞作縞注云縞羅也介別也縞作縞作跳注云跳者躍之閒視注云擅也釋訓條條作攸攸矯矯注云得勝之勇也洗洗作橫橫薨薨作雄雄委委佻佻作禕禕之注云心之美也赫赫作奭奭塙塙注云舞貌夢夢訕訕注云煩憊亂也仇仇敖敖傲傲作毀注云仇仇無倫理之貌警警眾口毀人之貌此注云形容小貌餽作喜注云古曰餽履帝武敏敏作敏注云古者姜嫄履天帝之迹於畎畝之中而後稷籙籙成施注云籙籙巧言也或施令色誘人夸毗注云卑身屈己也釋草虬九葉注云九枝其一莖中虬作中鳩注云兔奚名類東類東名中鳩釋木槲著著莖作柢著作都棟作皋櫟其實核注云栗實名核也按栗當櫟櫟梧櫟櫟者謂櫟采薪采薪即薪謂作彙注云櫟梧櫟者櫟者其理也櫟者相追附也彙者莖也如竹箭一讀曰櫟也櫟名采薪又名即薪釋蟲奚相作奚桑釋魚活東作類東釋鳥鴛鴦母母作蕪亢鳥隴注云隴隴財可見也釋獸獠作鬻鬻屬作慶屬獸鼠注云其鳴如犬也駮駮枝蹄注云駮駮者外國之名枝蹄者枝足也前足皆白駮後足皆白狗駮作雞狗作狗白馬黑鬣駮駮作鬣凡此皆邢氏所未采而見之陸氏釋文者也

按經義考補正引丁杰曰文選羽獵賦注引爾雅榷為舍人注又引釋詁郭舍人注則舍

人姓郭但左傳正義中舍人文學並見則又似二人也附議以俟考啟昆謂詩正義舍人及榷為文學並引異說蓋二說本出一人正義中稱舍人陸璣詩疏稱榷為文學下一條乃正義覆述詩疏原文故仍其稱耳春秋正義爾雅疏皆然非有兩人也詩大田釋文引郭云皆蝗類也句景純注中所無其即榷為文學之說文選羽獵賦注前引郭舍人注後引榷為舍人注亦偶異其稱耳

劉氏 爾雅注 七錄三卷 佚

漢書楚元王傳曰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為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歆復為中壘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為侍中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為七略 陸德明釋文敘錄曰與李巡注正同疑非歆注

樊氏 爾雅注 隋志三卷 序錄六卷 佚

隋書經籍志曰漢中散大夫樊光注 陸德明釋文序錄曰京兆人後漢中散大夫沈璇疑非光注 朱彞尊經義考曰樊氏注見於陸氏釋文者釋言舫作坊洧作坻釋訓躍躍作濯濯儵儵作攸攸皋皋作浩浩惺惺作遙遙又作洮洮按洮洮當洮洮釋草虬作駮釋木著作屠棹作枹槩作榻炕作炕釋鳥爰居注云似鳳凰亢鳥隴注云隴隴亢鳥之頸也皆邢氏疏所不載

李氏 爾雅注 七錄三卷 佚

後漢書宦者傳曰濟陰丁肅下邳徐衍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稱為清忠皆在里巷不爭成權 隋書經籍志曰梁有漢劉歆榷為文學中黃門李巡爾雅各三卷亡 陸德明釋文序錄曰汝南人後漢中黃門 朱彞尊經義考曰李氏注釋言虹作降握作啞斃作彘釋器康

龜作光瓠施作筭釋鳥鵲鶴注云鳥有一目一翅相得乃飛故曰兼兼也釋獸屬父作澤父亦見釋文

按經義考補正引丁杰曰後漢書宦者傳汝陽李巡以為諸博士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竹垞於爾雅不引後漢書於刊石不引釋文敘錄蓋不知注爾雅之李巡即請刻石之李巡也

孫氏炎爾雅注 隋志七卷唐志六卷釋文序錄三卷 佚
魏志王肅傳曰時樂安孫叔然授學鄭立之門人傳東州大儒徵為祕書監 顏之推家訓曰孫叔然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 朱彞尊經義考曰訪碑錄載淄州長山縣西南三十里長白山東有孫炎碑碑陰有門徒姓名係甘露五年立惜今不可得見矣

按經義考補正引丁杰曰孫炎有二據邢昺爾雅疏敘云為注者鍵為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此則魏之孫炎在郭璞前者也又云為義疏者俗閒有孫炎高瓌此則唐宋間別一孫炎在郭璞後者也隋唐志於孫炎爾雅俱稱注且卷數或六或七皆不盈十宋志則稱孫炎疏十卷書名卷數並異隋唐其為後之孫炎無疑混而為一者似誤

孫氏炎爾雅音 七錄二卷釋文序錄一卷 佚
郭氏璞爾雅注 隋志五卷唐志一卷釋文序錄宋志三卷 存

晉書列傳曰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曆算終尚書郎記室參軍贈弘農太守注釋爾雅別為音義圖譜 璞自序曰夫爾雅者所以通訓詁之旨歸敘詩人之興詠總絕代之離詞辨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奧搞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

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既辨其業亦顯英雄膽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為之義訓璞不揆樛昧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注者十餘然猶未詳備並多紛謬有所漏略是以復綴集異聞會萃舊說考方國之語采諸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關羣言剏其瑕礫舉其蕭稂事有隱滯據微之於其易了闕而不論別為音圖用祛未寤輒復擁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君子為亦有涉乎此也 陸德明釋文序錄曰先儒於爾雅多億必之說乖蓋闕之義惟郭景純洽聞強識詳悉古今作爾雅注為世所重 任昉述異記曰郭景純注爾雅臺今在夷陵郡祝穆方輿勝覽曰爾雅臺在破州郭璞注爾雅於此 郭子章郡縣解詁曰景純注爾雅握筆嘉州在今烏尤山江魚吞墨千年猶黑 錢曾敏求記曰郭璞注爾雅三卷六畜字本作豎後人借畜養字用之故麋鹿虎豹育於山澤者歸之釋獸馬牛羊狗為人所養者歸之釋畜若一概以獸例之謬矣讀爾雅宜熟精其義勿但以終軍辨鼠為能事也此本逐卷後附音釋殊便覽者 四庫全書提要曰璞時去漢未遠遂撫大東稱詩劍我周王稱逸書所見尚多古本故所注多可據後人雖迭為補正然弘綱大旨終不出其範圍

按經義考補正引丁杰曰晉書郭璞傳無入蜀之文王象之輿地碑記曰嘉定府下有郭璞移水記蘇轍詩指其注爾雅於此考記中有嘉州二字而嘉州之名實始後周不應預見郭璞文中又考嘉州在漢為犍為郡諸書所云爾雅臺者疑是犍為舍人之遺跡與璞無涉

郭氏璞爾雅圖讚 七錄二卷隋志爾雅圖十卷唐志一卷 佚
鄭樵通志略曰爾雅圖蓋本郭注而為圖今雖亡有郭璞注則其圖可圖也

郭氏璞爾雅音義 七錄二卷唐志一卷 佚

江氏灌爾雅音 隋志八卷唐志 佚

隋書經籍志曰祕書學士江灌撰

江氏灌爾雅圖讚 唐志一卷 佚

晉書江灌傳曰灌字道羣陳留圉人吳郡太守 朱彝尊經義考曰張彥遠名畫記云灌字德源

陳尙書令至武德中爲隋司馬著爾雅圖二卷音六卷讚二卷

按經義考補正引丁杰曰晉江灌卽江道從弟本傳不言其曾注爾雅此作圖讚者乃陳

沈氏旋集注爾雅 隋志十卷 佚

梁書沈旋傳曰旋字士規武康人梁尙書僕射沈約子襲封建昌縣侯歷中書侍郎永嘉太守司

徒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免父喪爲太子僕復以母憂去官蔬食辟穀服除猶絕粳梁爲給事黃

門侍郎撫軍長史出爲招遠將軍南康內史在任清治卒官謚恭侯有集注爾雅行世子實嗣弟

趨字孝鯉亦知名位黃門郎 陸德明釋文敘錄曰梁有沈旋約之子集眾家之注

按士規之書久已亡佚不得與范甯之穀梁傳何晏之論語並傳良可惜也近海寧陳鱣

仲魚誤爾雅集解三卷其自敘曰漢時注爾雅者曰韃爲文學曰劉歆曰樊光曰李巡曰

孫炎隋書經籍志據七錄云梁有漢劉歆韃爲文學中黃門李巡爾雅各三卷亡陸氏經

典釋文敘錄云韃爲文學注三卷闕中卷劉歆注與李巡注正同疑非歆注樊光注沈旋

疑非光注韃按韃爲文學漢武帝時待詔早沐文翁之化此說經之最古者又後漢書宦

者傳云李巡等何爲清忠巡白帝與諸儒刻五經文字於石此有功於經者又魏志王肅

傳云時樂安孫叔然授學鄭玄之門人僞東州大儒鱣嘗謂鄭君雖未注爾雅而得再傳

弟子如叔然之注正可補其未逮是猶孝經成於小同春秋成於服虔也惜乎叔然及韃

爲諸家之注今皆不傳所傳者僅有郭璞之注郭注蓋本於叔然而所稱孫叔然云者曾

不數處幾同杜預之於服虔晉人風氣往往然也釋文又云梁有沈旋集眾家之注按旋

爲約之子其書必有足多者而今亦無傳幸有釋文羣經義疏文選注及釋藏一切經音

義等書皆引舊注足資考證今於郭注之外披拾舊注兼采舊音各列出處爲集解三卷

視沈氏集注未知何如將以存漢魏訓詁好古君子或有取焉又武進臧輔堂在東輯爾

雅漢注餘姚盧學士文昭敘曰不識古訓則不能通六藝之文而求其意欲識古訓當於

年代相近者求之爾雅一書舊說謂始於周公孔子而子夏暨叔孫通輩續成今臧生在

東從揚子雲鄭康成之言斷以爲孔子門人所作其爲注者漢有韃爲文學樊光李巡魏

有孫炎爲反切之學所自始是皆說爾雅者所必宗也今唯晉郭璞注盛行而他皆失傳

郭於古文古義不能盡通往往以己意更定考古之士病焉幸李孫諸人說時散見於唐

人諸書中其爲郭氏所棄而不取者說顧往往勝郭在東篤好古義徧加搜輯彙成三卷

庶乎遺言之不盡墜也夫時之近遠猶夫州土之各異以吳人解越人之言縱不盡通猶

得其六七燕秦之士必不逮焉故吾亦不謂李孫諸人之解之盡得也然其是者必賢於

後人所見在東勤勤掇拾能引伸其所長而不曲護其所短由詁訓以通經學斯不難循

塗而至矣吾因以知宋人若陸佃鄭樵之更不足尙也與其陸鄭之是從又無寧郭

按著錄之例不入見存人書然研究小學者近今賢詰獨優故悉附載各類中以待後人

論定

施氏乾爾雅音 見釋文敘錄 佚

陸德明釋文敘錄曰陳博士

按凡書之不載於前人著錄者則曰見某書

謝氏爾雅音 見釋文敘錄 佚

陳書謝岐傳曰岐會稽山陰人也弟嶠篤學為世通儒 陸德明釋文敘錄曰陳國子祭酒

顧氏野王 爾雅音 見釋文 佚

陳書顧野王傳曰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也幼好學能屬文嘗製日賦領軍朱异見而奇之長為

編觀經史精記默識天文地理著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梁大同四年除太學博士天嘉元

年除太子率更令遷黃門侍郎光祿卿十三年卒時年六十三詔贈祕書監其所撰著並行於世

陸德明釋文敘錄曰陳舍人顧野王既是名家今亦采之附於先儒之末 朱彛尊經義考曰

顧氏注釋言虹潰也虹作訂邢氏疏引大雅抑篇云實虹小子召昇篇云孟賊內訂蓋本之

陸氏德明 爾雅釋文 通考一卷 佚

唐書儒林傳曰陸德明蘇州吳人太宗徵為秦府文學館學士貞觀初拜國子博士封吳縣男

新唐書儒學傳曰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吳人善明理言受學於周弘正陳太建中後主為

太子集名儒入講承光殿德明始冠與下坐國子祭酒徐孝克敷經倚貴縱辨眾多下之獨德明

申答屢奪其說舉坐咨賞解褐始與國左常侍陳亡歸鄉閉隋煬帝擢祕書學士大業開補太學

博士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論議甚多傳於世 王應麟玉海曰天聖四年五月國子監摹印

陸德明音義二卷頒行 按經義考補正曰陸德明作釋文以釋經典音義其爾雅二卷通考稱為爾雅釋文宋志

稱為爾雅音義實一書也經義考於釋文之外又列音義且曰未見何也啟昆按通而言

之曰經典釋文分而言之曰某經音義經義考因玉海所載專刻本遂誤分為二近餘姚

邵學士晉涵著爾雅正義附刻釋文二卷於後多所是正盧學士文昭著釋文考證勘契

亦精又嘉定錢徵君大昭著爾雅釋文補三卷其自敘曰爾雅一萬七百九十一言為諸

經訓詁之所祖釋經者譬之皋雉之門非歷階由闌不得越而過也則考據詮解宜其最

精乃自唐以後槌為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諸舊說皆軼不傳其文雖時時見於他說

然所存亦罕矣北宋邢叔明專疏郭景純注墨守東晉人一家之言識已拘而鮮通其為

書也又不過鈔撮孔氏經疏陸氏釋文是學亦未能過人矣予舊有志作爾雅疏一書參

取眾說擇善而從斯折衷至當究心者積有年所然終未底於成也歲戊申之仲秋餘姚

邵太史晉涵爾雅正義刻成郵寄示予歎其書之精博不特與邢氏優劣判若天淵即較

之唐人詩禮正義亦有過之無不及予舊時所留心識記者邵書大半已有此昔人所謂

籽軸予懷他人我先者也然于慮之得時或有之爰哀輯為三卷正郭氏之疏辨邢疏之

舛補陸氏音邵氏正義之所未備審通借之互用集眾說之異同名曰釋文補者摘字為

注例仿元朗也今本爾雅俗字最多飛禽即須安鳥水族便應著魚蟲屬要作虫旁艸類

皆從兩山陸氏條例已譏之又或篇次錯誤如釋親中宗族母黨妻黨婚姻四類開成石

經題識皆列於後而俗本誤列在前釋畜後題六畜二字左傳桓六年昭二十六年正義

竝云釋畜於馬牛羊豕狗雞之下題云六畜而俗本或多脫載如此之類不勝僕指今竝

考證經籍及唐石經以求復古焉異日儻質之邵先生未知以為如何徵君字晦之為及

之詹事之弟博通經史撰述甚多刻有可廬著述十種敘例今取其有關小學者附錄焉

曹氏憲爾雅音義 唐志三卷 佚

唐書儒學傳曰曹憲揚州江都人隋為祕書學士聚徒教授凡數百人公卿多從之游於小學家尤邃自漢杜林衛弘以後古文亡絕至憲復興煬帝命與諸儒撰桂苑珠叢規正文字又注廣雅學者推其該洽藏於祕書貞觀中以弘文館學士召不至即家拜朝散大夫當世榮之太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使者問憲憲具為音注援驗詳複帝咨尚之卒年百餘歲

高氏建爾雅疏 宋志七卷 佚

鼂公武讀書志曰舊有孫炎高璉疏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為義疏者惟俗間有孫炎高璉皆淺近

孫氏炎爾雅疏 宋志十卷 佚

今本孫氏炎爾雅正義 一卷 存

吳騫序曰歸安丁小雅學博嘗為予述東原戴氏之說以為注爾雅之孫炎有二一為魏徵士樂安人字叔然其一蓋唐五代時人惜字與爵里不可考邢昺爾雅注疏序云其為義疏者俗間有孫炎高璉淺近俗儒不經師匠此其非孫叔然可知又云某按陸氏埤雅所引孫炎註俗間孫炎也騫以埤雅觀之始信其言為不誣陸氏每引其說必曰孫炎正義或曰孫炎爾雅正義若孫叔然釋文及隋唐各志所載但有爾雅注及音義而未嘗有爾雅正義且正義之名起於隋唐間前此未有也邢氏既斥之為淺近俗儒宜俗間孫炎高璉之說皆在所屏而世或反疑邢氏既斥其淺近疏復屢引孫說又謂引炎說頗多而高璉不存片語為不可解皆未聞前說者也暇日因從陸氏書中摘錄所謂正義之文於左以資參考而補自來部錄家所未備埤雅惟篤竹下云孫炎以為關節為簿與邢疏所引孫炎說略同蓋此乃孫叔然故不曰爾雅正義茲亦不取或又疑陸

氏何以獨取俗間孫炎曰此正鼂公武所謂農師著書喜采俗說之證也乾隆五十七年春正月

周廣業跋曰魏孫炎晉世以與武帝名同改稱其字魏志王肅傳樂安孫叔然是也其所注爾雅郭璞於釋蟲兩引其說而辨之亦曰孫叔然至酈道元注水經涇水引爾雅鸞斯卑居也孫炎曰卑居楚鳥也魏徵注類禮本之孫炎時無所避故直名之俗間孫炎如在唐會昌後則炎亦廟諱不應相犯若謂武宗以前則貞觀顯慶開成皆尚文之世其書何以不見采錄而唐志無名然則五代時人無疑矣郭氏螻蝦注云孫叔然以方言說此義亦不了埤雅螻蝦一條顯與相違尤可見其非魏孫炎也吾友吳君槎客輯孫氏爾雅正義成爰題卷後

裴氏瑜爾雅注 宋志五卷 佚

中興書目曰爾雅注五卷唐裴瑜撰其序云依六書八體撮諸家注未盡之義勒成五卷并音一

卷今本無音

釋智爾雅音 二卷見玉海 佚

王應麟玉海曰釋智騫撰爾雅音義景德二年四月吳鉉言其多誤命杜鎬孫奭詳定

母氏昭爾雅音略 通考二卷 佚

鼂公武讀書志曰爾雅舊有釋智騫及陸朗釋文昭裔以一字有兩音或三音後生疑於呼讀乃釋其文義最明者為定 吳任臣十國春秋曰昭裔河中龍門人孟知祥鎮西川辟掌書記尋擢御史中丞後主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改門下侍郎進左僕射以太子太師致仕所著有爾雅音略三卷

邢氏昺爾雅疏 宋志十卷 佚

宋史儒林傳曰邢昺字叔明曹州濟陰人太平興國初擢九經及第咸平初為國子祭酒二年始

置翰林侍講學士以昂為之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夷李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考經論語爾雅義疏官至禮部尚書卒贈左僕射 昂自序曰夫爾雅者先儒授受之術後進索隱之方誠傳注之濫觴為經藉之樞要者也夫混元闢而三才肇位聖人作而六藝斯興本乎發德於衷將以納民於善泊夫醇醜既異步驟不同一物多名繫方俗之語片言殊訓滯今古之情將使後生若為鑽仰由是聖賢閒出詰訓遞陳周公倡之於前子夏和之於後蟲魚草木爰自爾以昭彰禮樂詩書盡由斯而紛郁然又時經戰國運歷挾書傳授之徒寢微發揮之道斯寡諸篇所釋世罕得聞惟漢終軍獨深其道豹鼠既辨斯文遂隆其後相傳乃可詳悉其為注者則有樾為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東晉郭景純用心幾二十年注解方畢甚得六經之旨頗詳百物之形學者祖焉最為稱首其為義疏者則俗間有孫炎高理皆淺近俗儒不經師匠今既奉敕校定考按其事必以經籍為宗理義所銓則以景純為主雖復研精覃思尚慮學淺意疏謹與尚書駕部員外郎直祕閣臣杜鎬尚書都官員外郎祕閣校理臣舒雅太常博士直集賢院臣李維諸王府侍講太常博士兼國子監直講臣王煥大理評事國子監直講臣崔偓佺前知洺州永年縣事臣劉士元等共相討論為之疏釋雖上遵睿旨共竭於顛蒙而下示將來尚慙於疏略謹序 陳傅良跋曰國初諸儒獨追古依郭氏注為之疏爾雅稍稍出比於熙豐二經行學者非字說不學自先儒注疏皆罷絕而爾雅亦廢予憶為兒時入鄉校有以爾雅問題者予用能辨豹鼠不識螻蟻為對其事至淺諸老先生往往驚嘆以為博也郡有刊疏并音釋若干卷以久不就字畫多殘闕金華趙君子良來為推官繕補之始頗可讀趙徵余言因敘此書之所以廢且見子良之志子良學於東萊呂伯恭氏於余為同年進士名善珍 龜公武讀書志曰舊有孫炎高理疏皇朝以其淺略命邢昺杜鎬等別著此書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爾雅疏

十卷邢昺等撰其敘云為注者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郭景純最為稱首其為義疏者惟俗間有孫炎高理皆淺近今奉敕校定以景純為主共其事者杜鎬而下八人 程敏政曰爾雅疏序在舒雅直館集中題曰代邢昺作 四庫全書提要曰昺疏亦多能引證如尸子廣澤篇仁意篇皆非今人所及觀其樾為文學樊光李巡之注見於陸氏釋文者雖多所遺漏然疏家之體惟明本注注所未及不復旁搜此亦唐以來之通弊不能獨責於昺惟既列注文而疏中時複述其文但曰郭注云云不異一字亦更不別下一語殆不可解豈其初疏與注別行歟今未見原刻不可復考矣

孫氏 爾雅釋文 山東通志一卷 佚

王氏 爾雅 經義考 佚

宋史王安石傳曰安石撫州臨川人子雱字元澤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萬言舉進士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神宗數留與語受詔注詩書義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書成遷龍圖閣直學士以病辭不拜卒時年纔三十三特贈左諫議大夫 項安世跋曰予讀元澤爾雅為之永歎曰嗚呼王氏以按以字當在王字之上 父子之學之苦即其比物引類之博分章析句之工其用力也久其屬辭也精以此名家自足垂世視揚子雲許叔重何至多遜而必欲用此說也咸五帝而登三王縛頡利而臣高昌則已疏矣度不能勝而乃濟之以復輔之以狡招合一時之羣小盡逐累世之舊臣以感吾國而覆之以遺凶流毒至使後之擅國者世師焉以享上祇辟之說悅人主以邦朋國是之說空廷臣則王氏父子實為之津梁可不痛哉

陸氏 爾雅音義 宋志二十卷 存

宋史陸佃傳曰佃字農師越州山陰人受經於王安石熙寧三年應舉入京禮部奏明為舉首方

廷試賦遺發策題士皆愕然佃從容條對擢甲科授蔡州推官補國子監直講同王子韶修定說文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徽宗召爲禮部侍郎罷爲中大夫知亳州數月卒年六十一追復資政殿學士佃著書二百四十二卷於禮家名數之說尤精如坤雅禮象春秋後傳皆傳於世佃自序曰萬物汝故有之是書能爲爾正非能與爾以其所無也名之曰爾雅以此莊子曰中無主而不能爲也故予每盡心焉雖其微言與旨有不能盡然不得爲不知者也豈天之將與是書以予贊其始譬如繪畫我爲發其精神後之涉此者致曲焉雖使璞擁篲清道跂望塵躅可也元符二年五月陳振孫書錄解題曰佃於是書用力勤矣自序以爲雖使郭璞擁篲清道跂望塵躅可也以愚觀之大率不出王氏之學與劉貢父所謂不撤薑食三牛三鹿戲笑之語殆無以大相過也書云玩物喪志斯其爲喪志也宏矣頃在南城傳寫凡十八卷其曾孫子適刻於嚴州全祖望經史問答曰問陶山陸氏埤雅亦新經宗派之一也聞其尙有爾雅新義又有禮象大抵當與埤雅出入否答曰爾雅新義僕曾見之惜未鈔今覓求不可得矣禮象則未之見竹垞以爲卽是埤雅草稿陶山在荆公門下講經稍純然如埤雅卷首卽謂荆公得龍睛魯公得龍脊則大是妄語不知陶山何以有此也

按焦竑經籍志載佃又有爾雅貫義疑卽新義一書誤分爲二也

小學考卷二終

小學考卷四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謝啟昆編

訓詁二

鄭氏樵爾雅注 宋志三卷 存

宋史儒林傳曰鄭樵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人好著書不爲文章自負不下劉向揚雄居夾漈山謝絕人事久之乃遊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畱讀盡乃去初爲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紹興十九年上之詔藏祕府樵歸益厲所學從者二百餘人以薦得召對因言班固以求歷代爲史之非帝曰聞卿名久矣歎陳古學自成一家何相見之晚耶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以御史葉義問劾之改監潭州南嶽廟給札歸鈔所著通志書成入爲樞密院編修官尋兼攝檢詳諸房文字請修金正隆官制比附中國秩序因求入祕書省繙閱書籍未幾又坐言者寢其事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進會病卒年五十九學者稱夾漈先生樵好爲考證倫類之學成書雖多大抵博學而寡要平生甘恬淡樂施與獨切切於仕進識者以是少之樵自序曰大道失而後有六經六經失而後有爾雅爾雅失而後有箋注爾雅與箋注俱奔走六經者也但爾雅逸箋注勞爾雅者約六經而歸爾雅故逸箋注者散爾雅以投六經故勞有詩書而後有爾雅爾雅憑詩書以作往往出自漢代箋注未行之前其孰以爲周公哉爾雅釋六經者也爾雅明百家箋注皆可廢爾雅應釋者也箋注不應釋者也人所不識者當釋而釋之曰應釋人所不識者當釋而不釋所識者不當釋而釋之曰不應釋古人語言於今有變生今之世何由識古人語此釋詁所由作五方言語不同生於夷何由識華語此釋言所由作物有可以理言者以理言之有不可以理言但喻其形容而已形容不可明故借言之訓以爲證此釋訓所由作

小學考

卷四

宗族婚姻稱謂不同宮室器樂命名亦異此釋親釋宮釋器釋樂所由作人之所用者人之事耳何由知天之物此釋天所由作生於此土譏此土而已九州之遠山川邱陵之異何由歷此釋地釋邱釋山釋水所由作動物植物五方所產各有名古今亦異謂此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所由作何物爲六經集言語稱謂宮室器服禮樂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而謂經以義理行乎其間而爲緯一經一緯錯綜而成文故曰六經之文爾雅謂言語稱謂宮室器服禮樂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之所命不同人生不應識者也故爲之訓釋義理者人之本有的人生應釋者也故嬰兒知好替者聾者知信義不憑文字而後顯不藉訓釋而後知六經所言早爲長物何況言下復何言哉故爾雅則不釋焉後之箋注家反是於人不應識者則略應識者則詳舍經而從緯背實以應虛或後學昧其所不識而妄其所釋也蓋人所不應識者經也實也不得釋則惑得釋則明若曰關關雉鳴在河之洲不得釋則人知雉鳴爲何禽河洲爲何地哉人所應識者緯也虛也釋則不顯不釋則顯董遇有言讀百遍理自見者爲此也若雉鳴河洲不得旨言雖千誦何益哉何謂釋則不顯且如論語所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無箋注人豈不識孟子所謂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無箋注人豈不識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無箋注人豈不識此皆義理之言可詳而知無待注釋有注釋則人必生疑疑則曰此語不徒然也乃舍經之言而泥注解之言或者復舍注解之意而泥己之意以爲經意故去經愈遠正猶人夜必寢旦必食不須告人也忽而告人曰吾夜已寢矣旦已食矣聞之者豈信其直如此耳必曰是言不徒發也若夜寢旦食又何須告人先儒箋解虛言致後人疑惑正類此因疑而求因求而迷因迷而妄指南爲北俾日作月欣欣然以爲自得之學其實沈淪轉徙可哀也哉此患無他生於疑耳其疑無他生於本來識者而作不識者解耳爾雅訓釋六經極有條理然只是一家之見又多徇於理

而不達乎情狀故其所釋六經者六經本意未必皆然樵酷愛其書得法度今之所注只得據爾雅意旨所在因采經以爲證不可叛之也其於物之名大有拘礙處亦略爲之據正云爾 又後序曰一字本一言一言本一義自爾雅自爾雅自爾雅不得謂爾雅爲爾雅自爾雅自爾雅自爾雅義今舉此四條亦可其味於言理詩云奉璋峨峨謂助祭之士執圭璋峨峨然釋言峨峨祭也伐木丁丁者伐木聲也鳥鳴嚶嚶者鳥聲也柰何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舉此三條亦可知其不達物之情狀爾雅所釋盡本詩書見爾雅自可見不待言也離騷云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灑塵故釋風而云暴雨謂之凍此句專爲離騷釋知爾雅在離騷後不在離騷前謂華爲莠謂草木初生爲蘆謂蘆筍爲萑謂萑紹緒爲莢皆江南人語又知作爾雅者江南人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樵言爾雅出自漢代箋注未行之前蓋憑詩書以作爾雅爾雅明則百家箋注皆可廢爾雅應釋者也箋注不應釋者也言語稱謂宮室器服草木蟲魚鳥獸之所命不同人所不能識者故爲之訓釋義理人之所本有無待注釋有注釋則人必生疑反舍經之言而泥注解之言或者復舍注解之意而泥己之意以爲經意此其爲說雖偏而論注解之害則名言也 汪師韓書鄭氏爾雅箋注曰古之人不讀爾雅則無以解六經後之人不讀爾雅注又無以解爾雅然而注有善有不善小山峩大山峩大山宮小山霍小山別大山解 文選注 無注則以三名爲六名此注之善也鯉鱣鮪鮐鮠有注而以六名爲三名此注之不善也且夫孟狼尾則孟孟異文焉卷施草則施施異文焉鷲楊鳥有離合字之異若覲髮蕭離若蜚蠹蟹若蠹蟻蚌蚌蛭若鷓鴣老鴉鷄若鷓鴣豹文鼯鼠有上下讀之異注家紛紜莫知孰是也夾漈之作箋注也往往指經文之誤如謂釋詁之咍咍皇皇貌貌穆穆關關囉囉當入於釋訓釋草之葦蕒葦蕒當入於釋木釋詁之

阮阮虛也阮不當有重文釋邱之夷上洒下不濇不字當爲衍文釋天謂之景風之上當有缺文
十二辰所次不當遺卻實沈鶉首鶉尾乃今勘其書則經文且有脫去者釋言之舛同也釋水之
由膝以下爲揭至爲厲十八字釋草之葦醜芳釋魚之蛭蟻釋鳥之倉庚鷲黃也郭氏皆有注而
鄭並經文闕焉何也其於經文有疑者釋詁台朕賚與卜陽予也謂予本予我之予又爲賜予之
予疑此當言台朕陽予也謂我也賚與卜予也謂與也以二字同文故誤耳然觀上文曰台予朕
我也又曰朕身也則不應相承又以台朕爲予我之予注謂通其名而疏謂台者遺與也讀與貽
同朕者我與之也似非訛誤且陽施陰受陽固有施與之義不必以魯詩陽如之何爲解也釋地
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瑯玕焉謂玉出于闐中國並無其意以崑崙爲中地而于闐在外
者按河出崑崙有兩原其一經于闐則于闐正卽崑崙虛也釋邱絕高爲之京郭注人力所作非
人爲之邱郭注地自然生此蓋李巡孫炎之舊解義甚顯明鄭於上句欲改爲之作謂之於下句
欲增謂之二字似未當矣於郭注釋詁所云載者言而不信謨者謀而不忠指其臆說而其所改
郭注如以藹大苦爲黃藥而非甘草此本之夢溪筆談也至以劉劉杙爲安石榴蓋雕蓬爲其米
雕胡毋亦臆斷耶因凍雨而謂爾雅在離騷後因芎筍蘼蕪而謂作爾雅者江南人是特因郭威
張仲孝友之疑而推廣之耳箋注一書之大指在采經以爲證故於郭所已釋而鄭更云未詳者
如釋詁之奢勝也郭曰誇奢得勝也貉縮綸也郭曰綸者繩也謂牽縛縮絡之今俗語亦然釋獸
之賦鼠郭引山海經狀如賦鼠鄭則仍曰未詳亦有郭無所疑而鄭曰未詳者如釋詁之楛直也
觝樂也契捷也與釋地東北之斥山釋水之濟爲漚汶爲瀾洛爲波淮爲汧過爲洵頰爲沙皆曰
未詳凡以無經可證耳惟其必以經證故於郭注未詳而邢疏有釋者則必有證乃取之如釋詁
之肇謀也疏引詩肇敏戎公劉勉也疏引方言秦晉曰劉逐病也疏引詩碩人之軸鄭康成箋曰

病也軸通作逐求終也疏引詩世德作求釋言之邕支載也疏引謝氏云邕又作擁擁者護之擁
護支持皆載任之義廩廩也疏引廣雅廩倉也釋訓之祗祗愛也疏引李巡曰祗祗和適之愛也
萌萌在也疏引字書作惠說文作藹是也若疏之無證者則不取祭名夏曰復昨疏云說者謂祭
之旦日復陳祭肉以賓尸鄭則曰未見所出也然如釋詁之禴福也謹敬也仍乃也鄭於郭注未
詳者何又無所疑也其於郭未詳而鄭補之者獨釋詁之筍大也引韓詩筍彼甫田說文筍草大
也豫厭也引易豫念也揚續也引孝經揚名於後世此三條爲有經據耳他若釋詁之孟勉也以
爲孟卽啓也迪作也以爲開作也於代也以爲更辭也衛蹶嘉也以爲今時俗訝其物則衛蹶與
衛亦不相遠但方俗語有差耳臻侯乃也以爲臻重至也侯維也維亦乃也艾厯相也以爲艾卽
艾也厯徧閱也釋言之辟厯也以爲辟今作勞厯過也釋草之薜庚草以爲藤生蔓延花似薜荔
也須葑菹以爲菹葑也蕭苻止以爲亦蒲類也仲無笄以爲笄管竹也姚莖塗薺以爲薺莫也荒
東蠶以爲薜荔也釋木之榑栲栲以爲烏日也釋魚之鰲鯨以爲今鰻魚亦呼鰻鯨也釋鳥之鷓
齒艾以爲艾卽鷓下文之桃蟲鷓其鷓鷓也密肌繫英以爲啄啖石英之英雞也其欲改字者釋
詁之徵虛也疑徵爲豸治故也疑治爲始以上所補安在其確有證據且有郭注之誤而相仍莫
改者釋言之郵過也郭云道路所經過按日知錄云古郵字同尤詩云是日既醉不知其郵王制
云郵罰麗於事則郵之爲過猶之誓之爲過也釋地東方有比目魚焉郭云江南呼王餘魚按左
思吳都賦雙則比目片則王餘其種各異非一魚二名也余嘗觀上林賦之雷蛭蛭蜩西京賦之
荒懷羊司馬長卿張平子之所知者至郭氏已俱不知何況後人蓋博物之學難矣乃余於郭鄭
皆所未詳者約六十處而其中有可援古而補釋者得三分之一今並附錄於後釋詁郤會也漢
地理志左馮翊郃陽縣顏師古注曰卽大雅大明之詩所謂在洽之陽洽固會合義矣又兼長也

韓詩江之兼矣薛君章句曰漾長也見文選注特偏旁加水耳又寅進也漢律曆志曰引達於寅引達非進義乎又神重也重讀平聲檀弓重主道也注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劉熙釋名曰死者之資重也又滕虛也易咸卦上六傳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咸以虛受虞翻改滕為滕曲說耳又禩福也張衡東京賦祈禩禳災薛綜注謂求祈福而除災害也又衡思立賦蒙慶禩以拯民衡自注引爾雅曰麗大也禩福也又禩救危也龍龕手鑑引爾雅注云禩事之危也中庸哉及其身尤顯然矣又哉閒也說文言之閒也注引論語君子哉若人閒隔之意也又微止也樂書琴徽以節奢縱乃止之義白虎通論五音云徵者止也陽氣止則徽或徵之訛也又楷直也緇衣引詩有覺德行書覺為楷章志貞教直之義也射義棲皮日鵠注鵠之言楷楷直也又郡乃也釋名郡羣也人所羣聚也是即鄭釋臻重至之謂也又仍乃也論語仍舊貫周官仍几皆因而不改之義也又翼捷也說文翼飛之捷也又元良首也此似釋書一人元良猶易言首出庶物不當以元良二字分釋也又釋水汶為瀾釋文以李巡注瀾溢也又釋草薜壯薺釋文壯薺即薜荔也鄭以芄東蠡為薜荔或誤矣又苗蔭即上文蔭蔭乃苕也苗蔭聲相近而別二名耳又蔭蔭閻百詩謂即上文之蔭蔭乃雞腸草也又釋蟲傅負版困學紀聞謂即柳子所謂作蝨蝨傳者善負小蟲也又釋鳥鷓鴣俗訛呼為鷓姑子者也又釋獸獸鼠釋文引舍人注其鳴如犬也 四庫全書提要雅謂即鷓鴣俗訛呼為鷓姑子者也又釋獸獸鼠釋文引舍人注其鳴如犬也 四庫全書提要日南宋諸儒大抵崇義理而疏考證故樵以博洽傲睨一時遂至肆作聰明詆其毛鄭其詩辨妄一書開數百年杜撰說經之捷徑為通儒之所深非惟作是書乃通其所可通闕其所不通文似簡略而絕無穿鑿附會之失於爾雅家為善本中閒駁正舊文如後序中所列館餉訊言繭袍袞黻四條裁裁了丁嚶嚶三條注中所列釋詁台朕陽之予為我賚畀卜之予為與一條閱閱蹇蹇

當入釋訓一條釋親據左傳辨正娣姒一條釋天謂景風句上脫文一條星名脫實沈鶉首鶉尾三次一條釋水天子造舟一條釋魚鯉鱸一條釋蟲食根蠹一條蝮虺首大如臂一條皆精確惟魚枕謂之丁一條務牽引假借以就其六書略之說又堅執作爾雅者江南人凡郭璞所云蜀語河中語者悉駁辨之是則偏僻之過習氣猶未盡除又汪師韓集有書此書後一篇駁其誤改郭註者以劉劉杲為安石榴以醬雕蓬為其米雕胡二條補郭注而未確者孟勉也以為孟即晉於代也以為更辭二條仍郭注之誤未改者訓郵過也為道路所經過不知郵古字同尤訓比目魚為王餘不知吳都賦雙則比目片則王餘二條亦頗中其失至於議其釋言篇內經文脫身同也三字釋水篇內經文脫水之由膝以下為揭至為厲十八字釋艸篇內經文脫葦醜芳三字釋魚篇內經文脫蛭蟻二字釋鳥篇內脫倉庚翼黃也五字皆當為毛氏刊本之誤併以詆樵則過矣無名氏爾雅音訓 通志二卷 佚
崇文總目曰不著撰人名氏以孫炎郭璞二家音訓為尙狹頗增益之
無名氏互注爾雅貫類 宋志一卷 佚
王應麟玉海曰不知作者取字同者類之
無名氏爾雅兼義 通志十卷 佚
無名氏爾雅發題 通志一卷 佚
潘氏翼爾雅釋 經義考 佚
王瓚曰翼字雄飛青田人建炎中徙居樂清王十朋之師也
羅氏顯爾雅翼 三十二卷 存
宋史羅汝楫傳曰汝楫徽州歙縣人子願字端良博學好古法秦漢為詞章高雅精鍊朱熹特稱

也 方回政日宋興二百一十五年淳熙甲午新安存齋羅公願字端良次爾雅翼成又九十六年咸清庚午浚儀王侯應麟為守始刊布之回聞之先君之南渡後文章有先秦西漢風惟羅鄂州一人甫七歲能為青草賦以壽其先尚書少長落筆萬言既冠乃數月不妄下一語其精思如此以南劔州守陞辭孝廟大賞異俾易鄂州明年淳熙乙巳卒今新安志行於世與馬班等小集僅文之十一劉公清之子澄所刊晦翁謂文有經緯嘗欲附名集後又謂羅端良止此可惜蓋年四十餘使老壽進未艾也爾雅翼者序見小集世未見其書回訪求得公之從孫裳手鈔副本三十二卷侯躬自校讐雖度閱隱說具能知所自來可謂後世子雲矣回竊謂後世學者於天下書鑽研少而剽竊多靡勞餘力意義曉然古人有終身不能通者或開卷頃刻而得之道德性命之類有北溪字義而真西山讀書記為尤精車冕器服之類有三禮圖而陳祥道禮書為尤博考論經傳草木鳥獸蟲魚則許謹陸玑張揖曹憲邢昺陸佃不如此翼之為尤悉是書皆前代所無挾是以求為儒易易矣雖然學陋俗壞承弊踵訛以無言道以氣言性以知覺言仁以詐謀言智以反經言權以姑息言恕以輪迴言生死以祠廟言鬼神說淫邪道先儒闢之非不至而士之陷溺者猶不自知也以誤注本草為世之害而不以誤注易為世之大害識者患焉侯賢父子有德吾州嘗以右螭直北門是將推所學陶天下俾本末精麤將無不一歸於是云 顧璘跋曰予向嘗讀宋羅鄂州集見朱子敬服其文以為南渡以來文人之所鮮有近復得鄂州所著爾雅翼於其遠孫惟美則又以見鄂州之學之博而非人之所易窺也爾雅博物之書也天下之物廣矣一物之理未窮則一物之知缺焉學者之意豈不以一物未窮若無害乎其學而不知學之疏淺未必不自茲而始也孔子生知之人也其入太廟必每事問復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此聖人之所以為聖也是書之於格物詳矣學者能復熟研究由是而進大學之道蓋無難者則

是書也固將與雅並行有不俟後世之子雲而知之矣正德己卯 都穆序曰爾雅周公書也昔之志藝文者以之附於孝經志經籍者以之附於論語皆所以尊經也唐四庫書目始置之小學之首至宋邢昺等奉敕為疏爾雅遂復與諸經並列由周而後人之作者漢孔鮒有小爾雅魏張揖有廣雅宋陸農師有埤雅此外又有爾雅翼者其為卷三十有二總十萬餘按十當言宋知鄂州新安羅公願之所著也書嘗一刻於宋再刻於元以屢經兵燹人閒罕存雖公之後人與鄉之士夫間有藏者率皆繕寫且多謬缺予家舊藏乃宋刻本後以歸李工部彥夫蓋彥夫新安人也今羅公十六世孫文殊持是書來謁詢之知其捐資新刻即予向所遺李君者也遂作而歎曰博哉羅公之學乎世之學者多驚高遠而忽卑近至於訓詁宜眇焉視之以為無用而不足究心嗚呼其亦弗思而已矣孔子之教學者曰博學於文孟氏亦曰博學而詳說之而況大學之教先於格物夫一物不知君子所恥孔子聖人也嘗辯尚羊識萍實論者謂其小吾夫子殊不知人而曰聖以其無所不通使有問焉懵然無答其與庸人亦奚異哉大抵學以聖人為師古之人如東方曼倩張司空其學雖不能窺聖門牆而其博物人至於今稱之世之君子或猶有未達然則物豈可以易格學豈可以自足也哉是書之出後於陸氏而考覈名物援引百家所謂其涵如海其負如山者誠非虛語若其博視陸氏殆又過之學者得此不俟旁求汎閱而坐收格物之功則公澤之及人固亦多矣惜乎史闕公傳文獻通考亦不載其書茲非文殊不能使其晦而復傳噫羅氏之子孫眾矣若文殊者顧不謂之孝耶 李化龍序曰自宋儒有玩物喪志之說學者遂以心性為藏拙之府閉目而坐抗手而談曰吾葆吾徑寸足矣何事誇多鬪靡為則曷不以周孔觀之周孔作爾雅草木鳥獸蟲魚一跋一啄可臚覆也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亦足以辨言矣夫誠博物足以溯心又何周孔之諄諄也將無以遠稽博觀皆足

以發天明而周世用故耶乃至以格物窮理之學爲存心養性之累則學道者必且如鍊士如定
僧不立文字不通古今夫誠深居而觀處則可脫一日而隼集於庭石言于野怪物生於郊商羊
舞於市於是乎奉君王之問當稠人之咨可啞無以應曰吾學在心與性此非所及耶則又何以
曰通天地人曰儒而有一物不知之恥也自孔門之教博約並行以至於今兩家者不能相一亦
不能相廢蓋爾雅之後有揚雄之方言劉熙之釋名張揖之廣雅陸佃之埤雅學者尊而師之在
經之下子之上此以知夫學不廢博而天下無不多能之聖也爾雅翼者蓋南宋鄂州守羅公願
所爲其體在爾雅之中其所訓釋不出乎草木鳥獸蟲魚之外然事原其始物徵其族肖其形色
象貌之倫極其性情功用之備粗則漁佃農圃牛醫馬師所可知精則地志山經五緯七籤所不
能盡者也故說者謂其涵如海其負如山真博物者之專門考道者之雜俎矣余往於博古全雅
中得觀是書珍而惜之不啻爲帳中之祕近得其家藏本比余所有更多音釋一再讀之乃益嘆
夫古今人不相及也余觀書中所載一技之木一莖之草一飛鳴一遊泳之肖翹靡不別於疑似
而究其歸宿其在於今則謂急近小而舍遠大共以爲笑矣乃今之所爲遠且大者安在不過謬
爲大言以文其疏陋此無他古以實今以虛古以精今以粗極其實與精即身心性命修齊治平
亦且無不實無不精何論其小極其粗與虛即手足耳目食息起居亦且無不粗無不虛何況其
大故知徹上徹下無二理也識大識小無兩心也善學者約之乎操修體驗以完吾天然自有之
中博之乎名物散殊以悉夫人情物理之變是謂全學是謂通儒則周公作雅之指而羅公所以
翼雅之心乎不則遺心性而極天喬之觀置洪鉅而窮飛潛之辨是書果爲誇多鬪靡之資而已
無論鄂州之苦心卽學者所以孜孜矻矻於是書者亦曷取焉吁後之爲爾雅之學者得吾說而
存之亦可以弗畔已夫 張萱疑耀曰爾雅釋器象謂之鵠角謂之鶩一本作鷺犀謂之制一本

作誰玉謂之彫一本作彫四者皆取鳥名豈古字皆相通耶抑別有據也詩邶有旨藹旨藹小直
五色似綬故名綬草詩言欲有文采具備以成調理之臣如藹者不戕賊之而後得也但鳥名亦
有藹亦名綬故古本爾雅釋鳥有藹綬與釋草藹綬同文羅願遂以詩之旨藹爲鳥與上防有藹
巢爲偶謂藹善相地而後累巢若有驚懼則不累也藹善相天而後吐綬若有戕賊之疑則不吐
也此說亦有據但謂之旨藹則似是屬草蓋旨與旨畜之旨相同此草亦可食故云旨若是鳥未
聞可食不應言旨矣第未得詩之善本以正之若旨藹之藹從草其爲草無疑不從草其爲鳥無
疑今世所行詩及字書皆混亂故無由辯之而諸說紛紛也蘇秦說韓宣爲雞口無爲牛後今本
國策史記皆同惟爾雅翼釋縱篇宣爲雞尸無爲牛從尸主也一羣之主所以將眾者從從物者
從隨羣而往制不在我矣此必有據且於縱橫事相合今本口字當是尸字之誤後字當是從字
之誤也左傳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雞爾雅翼作芥其羽謂以芥菜之芥播其羽也必有所據但
未詳其義 錢曾敏求記曰羅願爾雅翼三十二卷羅願新安人七歲爲青草賦南渡後文章人
頗推之清熙乙巳卒於知鄂州之明年故世稱爲羅鄂州此書於草木鳥獸蟲魚之類正名辨物
貫穿百家可謂賅洽矣昌黎云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予就存齋觀之殊不以此語爲然 四
庫全書提要曰是書卷端有願自序又有王應麟後序方回跋及焱祖自跋應麟後序稱以咸淳
庚午刻此書郡齋而玉海所列爾雅諸本乃不著於錄據方回跋稱序見鄂州小集世未見其書
回訪得副本於其從孫裳蓋其出於玉海後也越五十年爲元延祐庚申郡守朱霽重刻乃屬焱
祖爲之音釋而願序及應麟後序隸事稍僻者亦併註焉焱祖跋稱釋草八卷凡一百二十名釋
木四卷凡六十名釋鳥五卷凡五十八名釋獸六卷凡七十四名釋蟲四卷凡四十名釋魚五卷
凡五十五名今勘驗此本名數皆合惟釋獸七十四名此本內有八十五名與原跋互異豈字畫

傳寫有誤歟其書考據精博而體例謹嚴在陸佃埤雅之上應麟後序稱其卽物精思體用相涵本末靡遺殆非溢美後陳櫟刪削其書別爲節本謂其好處可以廣人之識見者儘多可恨處牽引失其精當者不少內引三百篇之詩處多不是云云按櫟著作傳於今者有尙書集傳纂疏歷朝通略定字集三書核所聞見曾不能望願之項背遠糾其失似不自量至願書成於淳熙元年甲午朱子詩集傳作於淳熙四年丁酉在願書後三年而櫟乃執續出新說繩願所引據之古義尤屬拘墟今願書流傳不朽而櫟之節本片字無存則其曲肆詆謫無人冒信而傳之略可見矣按宋史羅願附其父汝楫傳後都穆序云史闕公傳失考方回啟稱許謹卽許慎避孝宗諱也

洪氏焱祖 爾雅翼音釋 經義考三十二卷 存

洪焱祖跋曰鄉先生羅公端良著爾雅翼三十有二卷釋草八卷凡一百二十名釋木四卷凡六十名釋鳥五卷凡五十八名釋獸六卷凡七十四名釋蟲四卷凡四十名釋魚五卷凡五十五名通爲名四百有奇附見者不與夫爾雅之作多爲釋詩毛公傳詩皆據爾雅今觀此翼明詩之義者一百二十章明三禮之義者一百四十章有奇他如易象春秋傳閒有因有發明蓋先生成此書時年三十有九經學最精非但爲爾雅之翼而已也成淳庚午郡守厚齋先生浚儀王公應麟始刊布之今五十年矣板逸不存郡守自齋先生北譙朱公霽屬學官訪求墨本節費重刊且以難字頗多初學未能遠曉俾焱祖詳加音釋附於各卷之末又舊本出於筆吏之手頗有訛舛謹爲正之所不知者闕昔莆田鄭公樵序昆蟲草木略以爲學者皆採窮理盡性之說而以虛無爲宗至於名物之實學則置而不問愚嘗竊疑其言之過及觀所作草類以公之博物洽聞猶不免自以蘭蕙爲一物則知鳥獸草木之學豈易言哉先聖教人學詩多識者此也學者觀於此翼其

勿以明道玩物喪志之說藉口而自恕云延祐七年三月甲午 危素序曰杏庭居士集故徽州路休寧縣尹致仕洪先生所著詩文也先生諱焱祖字潛夫年二十有六爲平江路儒學錄浮梁州長蘅書院山長紹興路儒學正調衢州路儒學教授擢處州路遂昌縣主簿所著別有續新安志十卷爾雅翼音注三十二卷已刻於徽學新安文獻志 徽州府志曰洪焱祖字潛夫歙人由平江學錄遷衢州路學教授改處州遂昌主簿以休寧縣尹致仕爾雅翼音注三十二卷刻於徽學今廢

按洪氏音原附本書卷末今從朱氏考別著於錄

陳氏櫟 爾雅翼節本 經義考 佚

櫟自述曰羅鄂州爾雅翼博矣好處可以廣人之識見者儘多可恨處牽引失其精當者不少內引三百篇之詩處多不是嘗編一節本

胡氏炳文 爾雅韻語 經義考 未見

元儒考略曰胡炳文字仲虎婺源人元初爲信州書院山長再調蘭溪州學正炳文以易名家作易本義通釋而於朱子所註四書用力尤深餘于饒魯之學本出於朱子而其爲說多與朱牴牾炳文深正其非作四書通凡辭異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辭同者旨異者析而辨之往往發其未盡之蘊其所著又有易春秋集解禮書纂述大學指掌圖四書辨疑五經會義爾雅韻語雲峯筆記等書東南學者因其所自號稱雲峯先生卒諡文通元史入儒學傳

危氏素 爾雅略義 明志十九卷 未見

張萱疑曜曰元至正初檢討危素節略郭邢二家注疏進御鈔本

薛氏敬之 爾雅便音 千頃堂書目 未見

明史儒林傳曰薛敬之字顯思渭南人憲宗初以歲貢生入國學成化末選應州知州課績為天下第一弘治九年遷金華同知致仕所著有爾雅便音黃虞稷曰敬之周蕙門人

羅氏日發爾雅餘 明志八卷 未見

譚氏吉聰爾雅廣義 經義考五十一卷 存

顧炎武曰舟石勤於讀經叩其書齋插架十三經注疏手施朱墨始終無一誤句我行天下僅見此人

譚氏吉聰爾雅綱目 浙江通志書目一百二十卷 未見

沈季友樵李詩繫曰吉聰字舟石嘉興人著爾雅綱目一百二十卷

按通志中有為著錄之體者或曰藝文或曰經籍今並稱書目概之其載於人物志傳中者則曰見某通志

小學考卷四終

小學考卷五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 謝啟昆編

訓詁三

姜氏兆錫爾雅補注一作爾雅參義 四庫全書目六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爾雅補注六卷國朝姜兆錫撰是注多以後世文義推測古人之訓詁如釋詁在終也則注曰凡物有定在亦有終竟之意今人云不知所在亦云不知所終又好以意斷制如釋訓子子孫孫三十二句則注曰每語皆以三字約舉其義與經書小序略相似而又皆以韻叶之此等文疑先賢卜氏受詩於聖人而因為之也云云蓋因詩序首句之文而推求及於子夏然考周易象傳全為此體王逸注楚詞抽思諸篇亦用此體是又安足為出自子夏之證乎

翟氏灝爾雅補郭 一卷 存

梁同書誤翟晴江傳曰翟先生名灝字大川後改字晴江居仁和之臨江即以國學生屢試京兆不利乾隆癸酉舉本省鄉試第六人明年成進士教授衢州金華生平無他嗜好壹意於書自經史外苟可資多識者靡不覽手搦翰一管誤述無倦目短視離牘纔寸客至前不知也所著四書考異爾雅補郭湖山便覽草塘辨利院志通俗編無不宜齋詩彙已板行於世 灝自敘曰郭氏注爾雅未詳未聞者百四十二科邢氏疏補言其十劉肇述求卒虞官徒駁太史胡蘇 餘仍闕如今據譚謙參眾家一一備說如左俟超覽君子擇焉

按晴江所補尚有未盡先是海寧周春字芑乾隆甲戌進士官廣西岑谿縣知縣著有爾雅補注四卷其自敘曰幼時讀爾雅惟知景純後見夾漈注多補前人所未備復好之郭博而鄭精是書無餘蘊矣因旁及諸家之說彙為一編頗以管見參之聊備遺忘并祛

未寤云爾天台齊侍郎召南敘曰治經必先識字識字必先訓詁於今可見古人小學之傳僅存爾雅一書其源實出於六書中之有轉注在初造字者因有轉注而字形不窮故欲識字者可因轉注而字義不昧也字書總彙古文無有重復自三蒼下逮續訓纂其得一百三十三章六十字計祇六千一百八十字班志明謂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然則漢初太史試學童必能諷書九千字以上者乃得爲史字數尙多其又有時俗所增出於羣書之外者即後人釋字尙爲一書有從體製類聚者始於象形有從音韻條分者始於諧聲其分散於經傳之下爲音爲釋某字讀如某字有反有切是諧聲之轉注也字有相似辨其疑誤訂其舛訛是象聲之轉注也至字取指事會意假借者亦必釋之而總以轉注爲綱其形聲不必同而其義本同彼此相資觀者自解其原始於至聖言易乾健坤順震動巽入坎陷離明艮止兌說直以一字解一卦爲千古經學之宗爾雅雖多爲解詩詞非全備間有錯謬然關係訓詁指陳名物實爲諸儒治經沿流溯源者導之先路宜乎班志列孝經後視他字書有異也自郭氏爲注陸氏爲釋文邢氏爲疏已列爲十三經後人精於六書發前人所未發則有夾深鄭氏嗚呼俗儒專務詞章每恥言訓詁其於爾雅不久已束之高閣歟博物之難也近在經籍猶未遍識棗竹是一是二竟陸是合是分柝極是異是同縛鍾是大是小毛公不用釋山鄭元讀有破句田敏誤曠日及王劭刊落明彙謝尙誚蔡謨而先不熟楊氏疏穀梁而疑本文辨論所存難以枚舉然則以蚤爲蝮蟻以蠶爲蝮何怪乎主司不能蒼天雞致疑千載不猶羨終軍之能識鼯鼠也哉周君楚兮爲補注四卷旁搜廣采疏通證明又多出於夾深之外即羣書釋經有當者以轉注是書其有功於

郭注也蓋亦若爾雅後有張揖能廣之陸佃能肆之羅願能翼之可以愧夫名爲治經實則束書不觀游談無根者范兮張樊川太史高弟也以余言質之樊川謂何如又嘉定王光祿鳴盛敘曰小學之失其傳也久矣爾雅一經多可恨者其正文往往爲後儒所亂如台朕陽爲予我之子賚鼻卜爲賜予之子而云台朕賚鼻卜陽子也孔魄延虛無爲間哉爲之間而云孔魄哉延虛無之言間也豫爲厭足之厭射爲厭倦之厭而云豫射厭也此類皆正文爲後儒所亂者而郭氏皆不能辨且郭注傳而樾爲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並心郭之音圖亦心即郭注亦多有爲妄人刪去者非全本也如釋山霍山爲南嶽郭注云霍山今在廬江潁縣西南潛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廣因識緯皆以霍山爲南嶽故移其神於此今彼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嶽南嶽本自以西山爲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嶽又云漢武帝以來始乃名之即如此言謂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凡一百有七字書詩周官正義並引之詳略不同耳而今本但云即天柱山潛水所出也餘悉刪去且郭意本爲辨衡山亦名霍山而廬江之霍山不得爲南嶽今一經刊削與郭本意轉大違反如此者甚夥又唐人正義每博采羣言以釋經注至邢氏疏則但剽取他經正義爲之如釋天一段全襲禮記月令疏五嶽一段全襲大雅崧高疏此類不可枚舉陸氏釋文于他經每引眾家之讀并及其異義而于爾雅存音切諸儒之說略不及之羊豹一醇殊無足觀爾雅之失其傳如此而俗師專已仍陋踵誦古義日就曹昧余嘗病焉同榜進士海昌周子范兮有成學治古文貪博嗜奇而一歸平正與余有稜石之契近撰爾雅補注四卷于郭邪外摭古注見他疏者間取莆田鄭氏說又旁及他書預是有益者悉鈔內焉其援引也富其詮敘也確信乎小學中必不可少之作也昔者

羅鄂州書雖名為爾雅學實非解經若芑兮此編補經注而行正義疏之體且其於注不
但補其缺又能正其誤而於邢疏扁略處裨益尤多則其所補又不特注而已也余謂此
書之美補注二字未足以盡之以是名書是為實浮于名夫自有十三經注疏而後之用
力于經者言疏足以見注言注不足以包疏為奇語芑兮鄙見竊思以廣疏易此名可乎
後芑兮因光祿之言更為廣疏卷表甚繁尙未梓行云

戴氏震爾雅文字考 一卷 存

震自序曰古故訓之書其傳者莫先於爾雅六藝之賴是以明也所以通古今之異言然後能諷
誦乎章句以求適於至道劉歆班固論尙書古文經曰古文讀應爾雅解古今語而可知蓋士生
三古後時之相去千百年之久視夫地之相隔千百里之遠無以異昔之婦孺聞而輒曉者更經
學大師轉相講授而仍留疑義則時為之也余竊謂儒者治經宜自爾雅始取而讀之殫心於茲
十年是書舊注之散見者六家鍵為文學劉歆樊光李巡鄭康成案鄭氏無爾雅注周禮孫炎皆
闕逸難以輯綴而世所傳郭注復刪節不全邢氏疏尤多疏漏夫援爾雅以釋詩書據詩書以證
爾雅由是芑及先秦已上凡古籍之存者綜覈條貫而又本之六書音聲確然於詁訓之原庶幾
可與於是學余未之能也偶有所記懼過而旋忘錄之成秩為題曰若干卷爾雅文字考亦聊以
自課而已若考訂得失折中前古於爾雅萬七百九十一言合之尋經傳記靡所扞格姑俟諸異
日 段玉裁校刊戴集敘曰先生卒於乾隆丁酉年五十有五自先生以古學倡三十年來薄海
承學之士至於束髮受書之童子無不知有東原先生蓋其興起者盛矣先生之治經凡詁訓音
聲算數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惡是非以及陰陽氣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實蓋因考
覈以通乎性與天道既通乎性與天道矣而考覈益精文章益盛用則施政利民舍則垂世立教

而無樊淺者乃求先生於一名一物一事一句之間惑矣先生之言曰六書九數等事如轎夫然
所以昇轎中人也以六書九數等事盡我是猶誤認轎夫為轎中人又嘗與玉裁書曰僕生平著
述之大以孟子字義疏證為第一所以正人心也噫是可以知先生矣先生所為書或成或未成
孔氏體生梓於曲阜十餘種學者苦其不易得文集十卷先生之學梗槩具見因增其未備精校
重刊乾隆壬子六月

任氏基振爾雅注疏箋補 見戴東原集 存

戴震序曰爾雅六經之通釋也援爾雅附經而經明證爾雅以經而爾雅明然或義具爾雅而不
得其經殆爾雅之作其時六經未殘闕歟為之芑撫百氏下及漢代凡載籍去古未遙者咸資證
實亦勢所必至曩閱莊周書已而為之者已而不知其然語意不可識偶檢釋故已此也始豁然
通乎其詞至若言近而異趣往往雖讀應爾雅而莫之或知如周南不可休息釋言休廕也即其
義幽詩蠶月條桑釋木桑柳醜條即其義小雅悠悠我里釋故惺憂也即其義說詩者不取爾雅
也外此轉寫譌舛漢人傳注足為據證如釋言闕悞也郭氏云相怨悞毛公傳小雅兄弟闕于牆
闕悞也鄭康成注曲禮徯母求勝徯闕也二字轉注義出爾雅又苛姪也郭氏云煩苛者多嫉姪
康成注內則疾痛苛癢苛姪也義出爾雅凡此遠數之不能終其物用是知經之難明爾雅亦不
易讀矣丙戌春任君領從以所治爾雅示余余讀而善之今又越七載任君官于京師猶孜孜不
懈不已更出其定本屬余誤序夫今人讀書尙未識字輒目故訓之學不足為其究也文字之鮮
能通妄謂通其語言語言之鮮能通妄謂通其心志而曰傳合不謬吾不敢知也任君勤於治經
蓋深病夫後儒鑿空之說岐惑學者欲使本諸爾雅以正故訓故以是學先焉書中考索精詳辨
據明哲則讀其書者固自知之

晉涵自敘曰上古結繩為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工以又萬品以察由是成命百物序三辰以固民至於成周文章大備訓詁日滋元聖周公始作爾雅以觀政辨言周室既衰羣言淆亂折衷至聖六藝以彰七十子之徒發明章句增成其義傳爾雅三篇其為書也重辭累言而意旨同受依聲得義而假借相成宮室器用之度歲時星辰之行州野山川之列艸木蟲魚鳥獸之散殊或因事以為名或比類以合誼其事則親指而可識其形則隨象而可見通貫六書發揮六藝聚類同條雜而不越敷釋聖訓則天地萬物之情著矣揚於王庭則宣教明化之用遠矣漢初經師萌芽爾雅嘗立博士厥後五經並立其業益顯通才達儒依於爾雅傳釋典義沈潛乎訓詁洞徹其指歸故用日少而蓄德多三十而立五經立矣魏晉以降崇尚虛無說經者務為鑿空憑臆違離道本爾雅之學殆將廢墜唯郭景純明於古文研覈小學擇擇羣藝博綜舊聞為爾雅作注援據經傳以明故訓之隱滯旁采諺諺以通古今之異言制度則準諸禮經數澤則測其地望詮度物類多得之目驗故能詳其形聲辯其名實詞約而義博事敷而旨遠蓋舊時諸家之注未能或先之也為之疏者舊有孫炎高瓊二家今皆不傳邢氏疏成於宋初多掇毛詩正義掩為己說間采尚書禮記正義復多闕略南宋人已不滿其書後取列諸經之疏聊取備數而已晉涵少蒙義方獲受雅訓長涉諸經益知爾雅為五經之鎔鑄而世所傳本文字異同不免訛舛郭註亦多脫落俗說流行古義寢晦爰據唐石經槧宋槧本及諸書所徵引者審定經文增校郭註仿唐人正義釋其義蘊彰其隱蹟竊以釋經之體事必擇善而從義非一端可盡漢人治爾雅若舍人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之注遺文佚句散見羣籍梁有沈旋集註陳有顧野王音義唐有裴瑜注徵引所及僅存數語或與郭訓符合或與郭義乖違同者宜得其會通異者可博其旨趣今以郭氏為主無

妨兼采諸家分疏於下用俟辨章譬川流而匯其支瀆非木落而離其本根也郭註體崇矜慎義有幽隱或云未詳今考齊魯韓詩馬融鄭康成之易注書注以及諸經舊說會粹羣書尚存梗槩取證雅訓辭意瞭然其跡涉疑似仍闕而不論確有據者補所未備附尺壤於崇邱勉千慮之一得所以存古義也郭氏多引詩文為證陋儒不察遂謂爾雅專用釋詩今據易書周官儀禮春秋三傳大小戴記與夫周秦諸子漢人撰著之書還稽約取用與郭註相證明俾知訓詞近正原於制字之初成於明備之世久而不墜遠有端緒六藝之文曾無隔闕所以廣古訓也聲音遞轉文字日孳聲近之字義存乎聲自隸體變更韻書割裂古音漸失因致古義漸湮今取聲近之字旁推交通申明其說因是以闡揚古訓辨識古文遠可依類以推近可舉隅而反所以存古音也艸木蟲魚鳥獸之名古今異稱後人輯為專書語多皮傳今就灼知副實者詳其形狀之殊辨其沿襲之誤其未得實驗者擇從舊說以近古為徵不敢為億必之說猶郭志也惟是受性顛愚識限方域癡事編輯固陋是虞維時盛德洽文翊經惇學祕簡鴻章彙昭壁府幸得以管闕錐指之學觀書石室聞見所資時有增益歲在旃蒙協洽始具簡編舟車南北恆用自隨意有省會仍多點竄十載於茲未敢自信而中年意思零落性多遺忘耳目所接時或失焉抱殘守獨凜凜乎以不克聞過為懼勉出所業就正當世俊哲洪秀偉彥之倫叩其兩端匡厥紛紜企而望之

按古無彙古人訓詁為一書者近阮侍郎元廣周公釋詁之例撰經籍義詁一百六十卷其凡例曰一經傳本文即有詁訓如和會也勤勞也周書基始也命信也語下需須也師取也易象畜君者好君也孟子梁下親之也者親之也大戴記哀公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語下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左氏文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成十三年傳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襄九年傳陳水屬也火水妃也昭九年傳黃中之色也裳

下之節也昭十二年傳漢水祥也水火之牡也昭十七年傳春日夏曰初公羊傳春日田夏日苗

穀梁相師以順為武左氏襄四年傳經緯天地曰文昭廿八年傳咨才為諏魯語咨親為詢左氏襄四年傳

止戈為武宣十二年傳皿蟲為蠱昭元年傳無患曰樂樂義曰終大戴禮約信曰誓泣牲曰盟禮記

一傳注有云某某也易乾卦元傳元傳剛坤柔易卦屯固比入左氏傳之類皆詳為采入

某也書大傳堯者高也帶小也詩關雎傳叔善迷匹也某者某也書大傳謂者事

某之言某也詩召南某猶某也周禮天官某謂某某家宰注鄭司農云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猶某某也論語某某之辭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某之貌論語某某某某之辭某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某之貌論語某某某某之辭某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某之貌論語某某某某之辭某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某之貌論語某某某某之辭某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某之貌論語某某某某之辭某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某之貌論語某某某某之辭某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某之貌論語某某某某之辭某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某之貌論語某某某某之辭某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某之貌論語某某某某之辭某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某之貌論語某某某某之辭某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某之貌論語某某某某之辭某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某之貌論語某某某某之辭某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某之貌論語某某某某之辭某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某之貌論語某某某某之辭某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某之貌論語某某某某之辭某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某之貌論語某某某某之辭某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某之貌論語某某某某之辭某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某之貌論語某某某某之辭某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某之貌論語某某某某之辭某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某之貌論語某某某某之辭某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某之貌論語某某某某之辭某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某之貌論語某某某某之辭某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某之貌論語某某某某之辭某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某之貌論語某某某某之辭某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某之貌論語某某某某之辭某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某之貌論語某某某某之辭某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某之貌論語某某某某之辭某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某之貌論語某某某某之辭某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某之貌論語某某某某之辭某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某之貌論語某某某某之辭某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某之貌論語某某某某之辭某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某之貌論語某某某某之辭某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某之貌論語某某某某之辭某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某之貌論語某某某某之辭某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某之貌論語某某某某之辭某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某之貌論語某某某某之辭某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某之貌論語某某某某之辭某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某之貌論語某某某某之辭某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某之貌論語某某某某之辭某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某之貌論語某某某某之辭某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某之貌論語某某某某之辭某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某之言某某也實也某某之貌論語某某某某之辭某某是某某之稱儀禮某某之辭

如史記五帝紀引堯典克明俊德作能明馴德慎徽五典作慎和五典夏本紀引禹貢覃

懷底績作覃懷致功九江孔殷作九江甚中大戴記夏小正乃伏傳作而伏少閒繁諸注

作繁者今並簍入詩邶谷風有洗有潰毛傳云洗洗武也潰潰怒也周頌蕭蕭和鳴樂記

云肅肅敬也雖離和也皆長言申明之義茲並簍入一左氏為古文公穀為今文字多假

借兩漢去古未遠所書碑碣亦假借為多古人名與字皆有詰訓今並簍錄因三者體與

正訓稍殊故俱隸於每字之末一歸字謹遵佩文韻府為三一字數音則各審其反切

歸之如有重見則詳前而略後一歸字以所訓之字歸韻如迷匹也歸入尤部雙字如窈

窕美容曰窈美心曰窕分繫篠部窈窕二字下參差則歸於侵部參下崔嵬則歸於灰部

崔下一佩文韻府未載之字據廣韻補錄廣韻所無據集韻補錄凡一字數體通作或

作之類皆據集韻附歸韻府中有一句內上下兩字可歸者例歸上一字而上一字為韻

府所無下一字韻府有者則變例歸下一字一同一詰而文有詳略者俱仍其舊不加增

減如元始也為第一次元者始也次元者善也長也次元猶首也可類推若同一元始也

而諸書疊見者則以易書詩為次同一易而先後疊見者則以經之先後為次同一卦一

句而諸儒之詰疊見者則先王弼本注次荀馬鄭虞依照時代元始也有無也字者統於

諸書俱無也字則仍舊一重見者雖數十見皆采以證字有定詰義有同訓一詰以聲相

近者前列者如一東東動也風汎也衷中也三肴爻效也二腫腫鍾也一送恫痛也二沃

屬續也此其例一詰有以本訓前列者如一東同合也隆高也三肴飽瓠也一董孔甚也

二腫冢大也一送眾多也貢獻也二沃足止也篤厚也此其例一詰以本義前列其引伸

之義展轉相訓者次之名物象數又次之其詰訓繁多名物叢積者先後之次略依爾雅

十九篇之目一引用羣經倣陸氏釋文之次先易書詩次周禮儀禮禮記次左氏公羊穀

梁傳

五

五

梁次孝經論語等爾雅為詁訓之祖舉而冠諸方言廣雅之前孟子為孔曾之亞尊而尙之荀卿揚雄之上趣不同而尊經之意一也一引經易書詩舉一字周禮左氏等舉二字考工記不稱周禮前漢書稱漢書後漢書稱後漢陸德明稱周易音義尙書音義毛詩音義今仍舉易書詩各經正文下祇稱釋文以從簡省尙書大傳稱書大傳大戴禮記稱大戴記逸周書稱周書淮南子稱淮南呂氏春秋稱呂覽呂覽但載孟春本生等小篇名不載孟春紀有始覽開春論等總題猶書但稱堯典禹貢不稱虞書夏書詩但稱關雎鵲巢不稱周南召南也孝經老子卷帙無多不載章名一十三經舊注以現立學官者列於前餘依時次如易詁先王弼而後荀虞書詁先孔傳而後馬鄭王左氏先杜預而後賈服爾雅先郭璞而後舍人樊光李巡孫炎有不詳姓氏者但稱舊注一羣籍本注皆不稱姓非本注則稱姓以別之如易王弼韓康但稱注慈明仲翔則稱荀注虞注書僞孔但稱傳季長康成則稱馬注鄭注周禮鄭大夫鄭司農則稱大夫注司農注杜子春注則稱杜注河上公章句但稱老子注王弼注則稱王注郭象但稱莊子注司馬彪則稱司馬注一裴駟自言則稱史記集解引用各家舊說則加引某師古自言則稱漢書集注引用各家舊說則加引某師古自言則稱漢書集注某三字如集解引賈逵等等一前後漢書有總題小題今單舉小題不稱總題如景十三王單稱河間獻王傳不稱景十三王儒林單稱楊何傳丁寬傳不稱儒林循吏但稱文翁傳王成傳不稱循吏後漢三國準此一同一詁同一書而先後數十見者皆依本書次序連寫惟於篇名加墨匡為誌至易一書始加又字以別之另一條始加圓圈以隔之一凡韻字皆一而廣雅史漢騷逸每多異文若一槩作一勢必盡改舊書今遇異體者仍寫正字不作一一正文與注並采者其注但稱某書注以避重複一卷次謹遵佩文韻府一韻為一卷其卷帙繁多者

亦做韻府例每卷分為上下一此書采輯雜出眾手傳寫亦已數過謬舛之處或亦不免凡取用者宜檢查原書以期確實至於遺漏諒亦不少現在杭州節署延友搜查續為補遺若干卷刊刻嗣出以裨學者錢大昕序曰有文字而後有詁訓有詁訓而後有義理詁訓者義理之所由出非別有義理出乎詁訓之外者也詩烝民之篇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宣尼贊為知道之言而其詩述仲山甫之德本於古訓是式古訓者詁訓也詁訓之不忘乃能全乎民秉之彜詁訓之於人大矣哉昔唐虞典謨首稱稽古姬公爾雅詁訓具備孔子大聖自謂好古敏以求之又云信而好古而深惡夫不知而作者由是剛定六經歸於雅言文也而道即存焉漢儒說經遵守家法詁訓傳箋不失先民之旨自晉代尙空虛宋賢喜頓悟笑問學為支離棄注疏為糟粕談經之家師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詮說經典若歐陽永叔解吉士誘之為挑誘後儒遂有詆召南為淫奔而刪之者詁訓之不講其貽害于聖經甚矣今少司農儀徵阮公以懿文碩學累主文衡首以經術為多士倡為治經必通詁訓而載籍極博未有會最成一編者往歲休寧戴東原在書局實勘此議大興朱竹君督學安徽有志未果公在館閣日與陽湖孫淵如大興朱少河桐城馬魯陳相約分發鈔撮羣經未及半而中輟乃於視學兩浙之暇手定凡例卽字而審其義依韻而類其字有本訓有轉訓次敘布列若網在綱擇浙士之秀者若干人分門編錄以教授歸安丁小雅董其事又延武進臧在東專司校勘書成凡百有十六卷將刊梨棗嘉惠來學以予粗習雅故貽書令序其緣起夫六經定于至聖舍經則無以為學學道要於好古茂古則無以見道此書出而窮經之彥焯然有所遵循鄉壁虛造之輩不得勝其說以術世學術正而士習端其必由是矣小學云乎哉王引之序曰詁訓之學發

端於爾雅旁通於方言六經奧義五方殊語既略備於此矣嗣則叔重說文雅讓廣雅採
曠索隱厥誼可傳下及玉篇廣韻集韻亦頗蒐羅遺訓而所據之書或不可考且舊書雅
記經史傳注未錄者猶多至於網羅前訓徵引羣書考之著錄家罕見有此惟舊唐志載
天聖太后字海一百卷諸葛穎桂苑珠叢一百卷新唐志載顏真卿韻海鏡源三百六十
●卷自古字書韻書未有若此之多者意其詳載先儒訓釋是以卷帙浩繁而惜乎其書之
已逸也曩者戴東原庶常宋笥河學士皆欲纂集傳注以示學者未及成編吾師雲臺先
生欲與孫淵如編脩朱少河孝廉共成之亦未果及先生督學浙江乃手定體例逐韻增
收總彙名流分書類輯凡歷二年之久編成一百十六卷展一韻而單字畢備檢一字而
諸訓皆存尋一訓而原書可識所謂握六藝之鈐鑿廓九流之潭奧者矣夫訓詁之旨本
於聲音揆厥所由是同條貫如周南關雎篇左右芼之傳訓芼爲擇後人不從而不知芼
苗聲近義同左右芼之之芼傳以爲擇猶田苗蒐狩之苗白虎通以爲擇取爾雅芼宰也
亦與擇取之義相近也召南甘棠篇勿剪勿敗訓拜爲拔後人不從而不知拜與拔聲
近而義同也邶風柏舟篇不可選也傳訓選爲數後人不從而不知選算古字通朱穆絕
交論作不可算也鄭注論語何足算也以算爲數正與此同義也新臺篇籛籛不鮮箋訓
鮮爲善後人不從而不知爾雅鮮省二字皆訓爲善正是一聲之轉且下云籛籛不珍珍
讀曰腆其義亦爲善也小雅采芣篇六日不詹傳訓詹爲至後人不從而不知詹之爲至
載於爾雅乃古之方言是以方言亦云楚語謂至爲詹也曲禮急繕其怒鄭讀繕爲勁後
人不從而不知繕之爲勁乃耕仙二部之相轉猶辨秩東作通作平秩平平左右亦作便
番左右也學記術有序鄭注云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後人不從而妄改爲州而不知術遂

古同聲故月令審端徑術注云術周禮作遂也若乃先儒訓釋偶疏而後人不知改正者
亦多有之如易屯六二女子貞不字陸績訓字爲愛已覺未安至宋耿南仲誤讀女子許
嫁笄而字之文遂以字爲許嫁更不可通不如虞翻訓爲妊娠之善也堯典克諧以孝烝
烝乂不格姦傳訓烝烝乂爲進進以善自治頗爲不辭不如蔡邕九疑山碑讀以孝烝烝
爲句且依廣雅烝烝孝也之訓爲善也臯陶謨萬邦作乂再貢萊夷作牧雲土夢作乂史
記夏本紀皆以爲字代作字文義未安不如用詩駉篇傳訓作爲始之善也禹貢嶠夷既
略傳謂用功少曰略乃望文生義不如訓略爲治之善也康誥遠乃猷裕乃以民寧傳讀
猷字爲句而訓猷爲謀不如斷猷裕爲句而用方言猷裕道也之訓爲善也詩邶風定之
方中篇匪直也人檜風匪風篇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小雅小旻篇如匪行邁謀箋並訓匪
爲非不如用左傳杜注訓匪爲彼之善也王風中谷有蓷篇曠其溼矣傳箋並解爲水溼
與曠字之義相反不如讀溼爲睡用通俗文欲燥曰睡之善也魏風陟岵篇行役夙夜無
寐傳以爲寤寐之寐不如讀寐爲沫而用楚辭注沫已也之訓爲善也小雅南有嘉魚篇
烝然罩罩烝然汕汕傳依爾雅云罩罩筐也汕汕櫟也不如說文訓爲魚游水貌之善也
菁菁者莪篇我心則休釋文正義並以休爲美不如用國語注休喜也之訓爲善也北山
篇我從事獨賢箋以爲賢才之賢不如毛傳訓賢爲勞之善也菟柳篇無自暱焉傳訓暱
爲近與無自療焉之文不類不如廣雅暱病也之訓爲善也都人士篇序衣服不貳從容
有常鄭訓從容爲休燕不如緇衣正義訓爲舉動之善也大雅緜篇曰止日時箋訓時爲
是與曰止異義不如訓時爲止之善也卷阿篇有馮有翼傳云道可馮依以爲輔翼不如
訓爲馮馮翼翼滿盛之貌爲善也民勞篇無縱詭隨傳云詭人之善隨人之惡以疊韻之

字而上下異訓不如讀隨為講而訓詁誦之善也雲漢篇昊天上帝則不我虞箋訓虞為度文義未允不如訓為有與助之善也月令義壯俊正義以俊為形容俊好與壯異義不如訓俊為健之善也桓十一年左傳且日虞四邑之至也昭六年傳始吾有虞於子杜注並訓為度不如訓為望之善也宣十二年傳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杜訓既為盡不如讀既為堅用標有梅詩傳堅取也之訓為善也襄二十五年傳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杜訓億為度逞為盡不如訓為盈滿之善也後之覽是書者去鑿空妄談之病而稽於古取古人之傳注而得其聲音之理以知其所以然而傳注之未安者又能博考前訓以正之庶可傳古聖賢著書本旨且不失吾師箋是書之意與臧鏞堂後序曰少宗伯儀徵阮公視學浙江以經術倡迪士子思治經必先通詁訓庶免鑿空逃虛之病而倚古以來未有彙輯成書者因遵拔經生若干人分籍纂訓依韻歸字授之凡例示以指南尋年分纂成更選其尤者十人每一人彙編一聲知鏞堂留心經詁精力差勝嘉慶三年春移書來常州屬以總編之役鏞堂不辭謫陋謹遵宗伯原例申明而整齊之以告諸君子復延舍弟禮堂相佐請諸宗伯檄仁和廩生宋咸熙來司收掌對讀乃鍵戶謝人事暑夜汗流蚊積猶校閱不置書吏十數輩執筆候寫雖極繁劇匆猝不敢以草率了事與同纂諸君往復辨難困子蓋生嚴杰仁和附生趙坦頗不以鏞堂為悠謬其所編書亦精審不苟皆學行交篤士也自孟夏始至仲秋告竣凡五閱月共成書一百一十六卷可謂經典之統宗詁訓之淵藪取之不竭用之無窮者矣蓋非宗伯精心卓識雄才大力不足以與斯造之功而非諸君子分纂之功亦不能冀其成也卷秩繁重限於時日未盡覆檢原書而易書詩三禮蒼頡字林釋文楚辭等書尚待補錄之善正經子有失載正文並補錄之校補之下更隨

附錄

筆改訂刪煩鈔要分并歸合而條次其先後俾秩然有章論其大端實足為有功經學之書倘不知者指其小舛支支節節而議之是欲搃泰山之片石問河海於斷潢矣又烏足與語學問之事哉書既成宗伯將授之剞劂以嘉惠來學鏞堂因識其顛末以告海內治經之士時嘉慶戊午秋九月三日

小雅 漢志一篇 佚

宋祁校漢書注曰小字下邵本有爾字

孔氏 小爾雅 通志一卷 存

史記孔子世家日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為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五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 晁公武讀書志曰孔子古文也見于孔鮒書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小爾雅一卷漢志有此書亦不著名氏唐志有李軌解一卷今館閣書目云孔鮒撰蓋即孔叢子第十一篇也曰廣詁廣言廣訓廣義廣名廣服廣器廣物廣鳥廣獸凡十章又廣度量衡為十三章當時好事者鈔出別行 王應麟玉海曰小爾雅一篇陳涉博士孔鮒撰十三章申衍詁訓見孔叢子乃別行 詹景鳳書後曰孔鮒小爾雅廣釋字義旁搜名物言約而事不泛旨近而便于俗于小學尚矣 戴震書後曰小爾雅一卷大致後人皮傅掇拾而成非古小學遺書也如云鵠中者謂之正則正鵠之分未之考矣四尺謂之仞則築宮仞有三尺不為一丈而為及肩之牆矣滄深二仞無異洫深八尺矣其解釋字義不勝枚數以為之駁正故漢世大儒不取以說經獨王肅杜預及東晉枚頤奏上之古文尚書孔傳頗涉乎此廣量曰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本春秋傳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之文釜二有半謂之數本聘禮記十六斗曰數數二有半謂之缶此

句無本伍二謂之鍾所謂陳氏新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者齊舊量蓋先王之制區一斗六升釜六斗四升鍾六斛四斗陳氏從而詭更之釜登一區則八斗區登一豆則二斗豆登一升則五升而鍾實八斛茲用舊量之豆區釜用新量之鍾兩法雜施顯相刺謬廣衡曰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皆於古無本倍舉曰鈞景伯所稱俗儒以鈞重六兩是也不稽古訓故目之曰俗儒云爾張揖作廣雅於釋器曰鍾十曰斛十曰秉秉十曰筥斛重二文錯見竝當為筥而改區十曰筥斯協於聘禮記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筥十筥曰秉矣鍾十之云謬也此十六斗之秉量名也則禾盈手謂之秉秉猶把也字同義別聘禮記曰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秬四百秉為一秬然則秉十當改秉四又不當蒙筥十曰秉相亂其掇拾之病與小爾雅同或曰小爾雅者後人采王肅杜預之說為之也 四庫全書提要曰案漢書藝文志有小爾雅一篇無誤人名氏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竝載李軌註小爾雅一卷其書久佚今所傳本則孔叢子第十一篇鈔出別行者也分廣詰廣言廣訓廣義廣名廣服廣器廣物廣鳥廣獸十章而益以度量衡為十三章頗可以資考據然亦時有舛迕如廣量云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本諸春秋傳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之文下云釜二有半謂之筥與儀禮十六斗曰筥合其下又云筥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則實八斛乃春秋傳所謂陳氏新量非齊舊量六斛四斗之鍾是豆釜區用舊量鍾則用新也廣衡曰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鈞公羊傳疏引賈逵稱俗傳以鈞重六兩者蓋即指此使漢代小學遺書果有此語遠必不以俗儒目之矣他如謂鵠中者謂之正則併正鵠之名不辨謂四尺謂之仞則考工記澹深二仞與澹深又尺無異矣漢儒說經皆不援及迨杜預註左傳始稱見徵引明是書漢末晚出至晉始行非漢志所稱之舊本晁公武讀書志以為孔子古文始循名而失之相傳已久姑存其目若其文則已見孔叢子不復錄焉

李氏 小爾雅解 隋志一卷 佚

宋氏 小爾雅注 一卷 在孔叢子 存

按漢隋唐志小爾雅皆不著撰人惟通志稱孔鮒撰則今世所行本錄自孔叢子中者 隋書經籍志曰周易音一卷東晉尚書李軌宏範陸德明釋文敘錄曰軌字洪範江夏人東晉祠部郎中都亭侯 錢東垣小爾雅校證自敘曰小爾雅者孔叢子之第十一篇也粵自元公多蔽首垂初哉之文大聖述經繼紹殷齊之論艸木蟲魚靡不詮注山川天地罔不精詳誠郭璞所謂九流之津涉六籍之鈐鍵者也爰有秦代名儒魯邦聖裔借爾雅之未備取訓詁以推詳特著斯篇以傳後世綜其字未及萬言揆其指實翼六藝言簡誼遠文約詞精累語重文而意旨同受依聲得義而假借相成衣服器用之度鳥獸名物之形或因事以為名或比類以合誼其事則親指而可識其形則隨象而可見聚類同條襍而不越蓋其時諸書未燔挾書未禁故或言從經傳或意本老莊筆精超乎博雅詮釋過于方言注疏者以為根本攷據者以為援徵其功不甚偉歟然自祖龍焚坑以後駢蹤幾昧 終軍辨豹文鼠為騶惟見郭璞兩雅敘文及釋獸注說文及呂忱字林皆謂為約文用傳案終軍事外此不復見于前漢書籍摯虞三輔決錄謂以爾雅辨豹文鼠者乃光武時李膺即實攷文選任助為蕭揚州薦士表豈直顯鼠有必對之辨注及太平御覽九百一十引實氏語皆稱其說當從許呂二人為正 司馬擾亂之時盤盪貽誤此在經書尚乏精通之士矧其支派奚求辨證之儒迄于今日仍承舊注之淺疏 小爾雅書舊有東晉祠部郎中都亭侯江夏李軌宏崔鏡注此書附大復論一本今亦未見何氏論亦不見於景明潛讀是編始覺俗本之舛忒 余所編共六本一三十八種漢魏叢書孔叢子中新安程榮校本二七十六種漢魏叢書經翼門東海屠隆武林何允中校本三說郭卷四內天台陶宗儀校本四古今逸史合志門新安吳培東吳惠棟合校本五武林即奎金朱師賓合校本即叢子中之第十一篇也 莫即幕而釋為大意注廣為五種之一也六曲阜聖裔孔允植校本即叢子中之第十一篇也

詁篇云莫府言大意也案史記李牧列傳云輸入莫府又李廣列傳云莫基音忌而屏入正文即
府省文書莫府之名始此然即幕之古音字也宋氏訓為大義鑿空曲說
文今釐正詳見廣言篇正雅之名莫辨為詩大正字此書標題字當作正
息謂之潛魚舊誤作鹿今從經典秦人以爲漢人及孔叢子答問篇鑿論
釋文及爾雅疏文選注所引訂正
涉時不及至漢宋成謬也陳莊字應爲壯字否莊也莊即壯字之略舉數端餘難更僕此何殊三寫
字書釋滑鳥馬四文篆印誤作白羊者于余也罔揆構味爰攷簡編采經史羣書之古義附傳箋
百氏之訓言約取遐稽探蹟索隱斟證此編釐剔其誤近岸之通必悉旬言之誤必明氣宣加以
食秀豐豈同于豐象雖功殊闕里之編未經三絕而字法召陵之說務遵六書至若函函之互異
尚有闕如顛顛之未聞猶存疑蓋後有博者庶其補諸乾隆五十有四年歲陽屠維歲陰作噩橘
陽月

按小爾雅非漢志之小雅戴氏震論之詳矣錢君東垣頗信其書爲校證之以其所校乃
宋咸注本故即附其敘于宋注後以備一家之說猶之古文尙書有閻氏若璩疏證復有
毛氏奇齡究辭也錢君字既勤嘉慶三年舉人晦之孝廉之子及之詹事之猶子也
崔氏 鈺 小爾雅 經義攷一卷 存

明史儒林傳曰崔鈺字子鍾安陽人舉弘治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預修孝宗實錄進侍
讀引疾歸作後渠書屋讀書講學其中世宗卽位擢南京國子監祭酒嘉靖三年集議大禮帝覽
之不說令鈺致仕閱十五年用薦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擢南京禮部右侍郎未幾疾作復致仕
卒贈禮部尙書謚文敏黃省曾曰公性醇醇清邵卓然鉅儒燕居著書者數矣若易象春秋傳說
皆仲尼之心也 袁褰金聲玉振集曰周公作爾雅擬之者若埤雅方言是已少渠研精古典緝
成新編曰小者謙之之辭也因錄之木俾釋注者有所考焉 四庫全書提要曰舊本題明崔鈺

撰此書凡分十篇核檢其文實卽孔叢子中之小爾雅也周元衢歐餘漫錄曰小爾雅漢孔鮒撰
汝郡袁氏金聲玉振集誤爲崔仲魯誤收入誤述部以漢爲本朝以崔易孔豈其不詳考耶抑以
世可欺耶則是偽題姓名明人已言之矣
張氏 廣雅 七錄四卷 今本 存

魏書江式傳曰式上表云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 顏師古漢書攷例曰張揖字稚讓清河人一
云河間人太和中爲博士 揖上表曰博士臣揖言臣聞昔在周公繼述唐虞宗翼文武克定四
海勤相成王踐阼理政日昃不食坐而待旦德化宣流越裳徠貢嘉禾貫桑六年制禮以尊天下
著爾雅一篇以釋其意義傳于後學歷載五百墳典散零唯爾雅恆存禮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
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春秋玄命包言子夏問夫子作春
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何是以知周公所造也李斯以降超絕六國越秦踰楚爰暨帝制魯人叔
孫通譔置禮記文不違古今俗所傳三篇爾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孫叔通所補
或言郝郡梁人所考皆解家所說詎師口傳既無正諒聖人所言是故疑不能明也夫爾雅之爲
書也文約而義固其微道也精研而無誤真七經之檢皮學問之階路儒林之稽素也若其包羅
天地綱紀人事權揆制度發百家之訓詁未能悉備也臣揖體質蒙蔽學淺詞頑言無足取竊以
所識釋羣藝文同義異音轉失讀八方殊語庶物易名不在爾雅者詳錄品彙以著于篇凡萬
八千一百五十文分爲上中下以類方徠後哲洪秀偉彥之倫扣其兩端摘其過謬令得用諸亦
所企想也臣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魏博士張揖撰凡不在爾
雅者著於篇仍用爾雅舊目館閣書目云今逸但存者三卷今書十卷而音附逐篇句下不別行
揖又有埤蒼三蒼訓詁雜字古文字訓凡四書見唐志皆不傳 錢曾敏求記曰博雅十卷魏博

士張揖采蒼雅遺文不在爾雅者為書名曰廣雅表上之隨曹憲因其記附以音解避煬帝諱更為博雅正德乙亥支硯山人手跋此本云士人袁飛卿有此書求之半載童十數往返始得籍錄徵白金五十星乃去錢物可得書不可得難費當勿校耳山人惜逸其氏名亦佳士也 四庫全書提要曰揖字稚讓清河人太和中官博士其名或從木作揖然證以稚讓之字則為揖讓之揖審矣後魏江式論書表曰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增長事類亦於文為益者也然其字詁方之許篇或得或失矣是或謂埤蒼廣雅勝於字詁今埤蒼字詁皆久佚惟廣雅存其書因爾雅舊目博采漢儒箋注及三蒼說文諸書以增廣之於揚雄方言亦備載無遺隋祕書學士曹憲為之音釋避煬帝諱改名博雅故至今二名並稱實一書也前有揖進表稱凡萬八千一百五十字分為上中下隋書經籍志亦作三卷與表所言合然注曰梁有四卷唐志亦作四卷館閣書目又云今逸但存音三卷憲所注本隋志作四卷唐志則作十卷卷數各參錯不同蓋揖書本三卷七錄作四卷者由後來傳寫所其篇目憲註四卷即因梁代之本後以文句稍繁析為十卷又嫌十卷煩碎復併為三卷觀諸家所引廣雅之文皆具在今本無所佚脫知卷數異而書不異矣然則館閣書目所謂逸者乃逸其無注之本所謂存音三卷者即憲所注之本揖原文實附注以存未嘗逸亦未嘗闕惟今本仍為十卷則又後人所析之以合唐志耳考唐元度九經字樣序稱音字改為切實始於唐開成開憲雖自隋入唐其書時尚存然遠在開成以前今本乃往往云某字某切頗為疑竇殆傳刻臆改又非憲本之舊歟

曹氏 唐志作博雅音義 隋志四卷 唐志十卷 存

隋書經籍志曰祕書學士曹憲撰 崑山武讀書志曰隋曹憲撰魏張揖書采蒼雅遺文為書名曰廣雅憲因揖之說附以音解避煬帝諱更為之博云後有張揖表憲後事唐太宗嘗讀書有奇

難字輒遣使問憲憲具為音注援驗詳覆帝歎賞之

李氏 文成 廣雅志 明志十三卷 未見

盧氏 文昭 廣雅注 三卷 存

翁方綱撰抱經先生墓志銘曰公姓盧諱文昭字紹弓抱經其堂顏也其先自餘姚遷居於杭乾隆戊午中順天鄉試壬戌授內閣中書壬申一甲第二人進士授編修陞左春坊左中允翰林院侍讀學士視湖南學政以條陳學政事降調還都旋假歸里年七十九而卒所著廣雅注釋

王氏 念孫 廣雅疏證 十卷 存

念孫自敘曰魯者周公制禮作樂爰著爾雅其後七十子之徒漢初綴學之士遞有補益作者之聖述者之明卓乎六藝羣書之鈐鍵矣至於舊書雅記詁訓未能悉備網羅放失將有待於來者魏太和中博士張君稚讓繼兩漢諸儒後參攷往籍編記所聞分別部居依乎爾雅凡所不載悉著於篇其自易書詩三禮三傳經師之訓論語孟子鴻烈法言之注楚辭漢賦一解讖緯之記倉頡訓纂洧喜方言說文之說靡不兼載蓋周秦兩漢古義之存者可據以證其得失其散佚不傳者可籍以闡其端緒則其書之為功於詁訓也大矣念孫不揆構昧為之疏證殫精極慮十年於茲竊以詁訓之旨本於聲音故有聲同字異聲近義同雖或類聚羣分實亦同條共貫譬如振裘必提其領舉網必挈其綱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此之不寤則有字別為音音別為義或望文虛造而非古義或墨守成訓而勉會通易簡之理既失而大道多岐矣今則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觸類不限形體苟可以發明前訓斯凌雜之譏亦所不辭其或張君誤采博攷以證其失先儒誤說參酌而寤其非以燕石之瑜補荆璞之瑕適不知量者之用心云爾張

君進表廣雅分爲上中下是以隋書經籍志作三卷而又云梁有四卷不知所析何篇隋曹憲音釋隋志作四卷唐志作十卷今所傳十卷之本音與正文相次然館閣書目云今逸但存音三卷是音與廣雅別行之證較然甚明特後人合之耳又憲避煬帝諱始稱博雅今則仍名廣雅而退音釋於後從其朔也憲所傳本卽有舛誤故音內多據誤字作音集韻類篇太平御覽諸書所引其誤亦或與今本同蓋是書之譌脫久矣今據耳目所及芻攷諸書以校此本凡字之譌者五百八十脫者四百九十衍者三十九先後錯亂者一百二十三正文誤入音內者十九音內字誤入正文者五十七輒復隨條補正詳舉所由廣雅諸刻本以明畢效欽本爲最善凡諸本皆誤而畢本未誤者不在補正之列最後一卷子引之嘗習其義亦卽存其說竊放范氏穀梁傳集解子弟列名之例博訪通人載稽前典義或易曉略而不論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後有好學深思之士匡所不及企而望之

按盧紹弓學士所注廣雅自釋三卷實未成之書也近有高郵王給事念孫著廣雅疏證二十卷其自序謂此書凡字之譌者五百八十脫者四百九十衍者三十九先後錯亂者百二十三正文誤入音內者十九音內字誤入正文者五十七皆隨條補正又嘉定錢徵君大昭撰廣雅疏義二十卷曲阜桂馥序曰今海內治廣雅者三家一爲盧先生文弼一爲王先生念孫一爲錢先生大昭馥幸得同游素聞風指者也錢先生之疏義先成請而讀之歎其精審當與邵先生爾雅正義並傳然治廣雅難於爾雅爾雅主釋經多正訓廣雅博及羣書多異義一爾雅有孫郭諸舊說廣雅惟曹音二爾雅爲訓詁家徵引兼有陸氏釋功廣雅散見者少無善本可據三也此非專且久不易可了昔郭氏注爾雅十八年而成邵先生且二十八年今先生遲之三十年始有槩本其爲專且久不已至乎馥從事說文蓋亦有年魯鈍未抵於成於呼古人小學童而習之余乃白首紛如讀先生之書益

加勵矣馥字冬卉乾隆庚戌進士

劉氏香要雅 五卷見玉海 佚

梁書文學傳曰劉杳字士深平原平原人也天監初爲太學博士宣惠豫章王行參軍杳少好學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某答張逸謂爲畫鳳皇尾娑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按古者禮犧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頃魏世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此二樽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爲然約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毘鴛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卽取二書尋檢一如杳言又在任昉坐有人餉昉酒而作榘字昉問杳此字是不杳對曰葛洪字苑作木旁若昉又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杳云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杳云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載其賦云三重五品商溪擦里昉卽檢楊記言皆不差王僧孺被敕撰譜訪杳血脈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世表彗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僧孺歎曰可謂得所未聞周捨又問杳尚書官著紫荷橐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答曰張安世傳曰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韋昭張宴注竝云橐囊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范岫撰字書音訓又訪杳焉其博識強記皆此類也尋佐周捨撰國史出爲臨津令以疾陳解還除雲麾晉安王府參軍詹事徐勉舉杳及顧協等五人入華林撰徧略書成以本官兼廷尉正又以足疾解因著林庭賦復除建康正遷尚書駕部郎數月徙署儀曹郎僕射勉以臺閣文義專委杳焉出爲餘姚令除宣惠湘東王記室參軍母憂去職服闋復爲王府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大通元年遷步兵

校尉兼舍人如故仍除中書侍郎尋爲平西湘東王諮議參軍兼舍人知著作如故遷爲尚書左丞大同二年卒官時年五十杳自少至長多所著述撰要雅五卷楚辭草木疏一卷高士傳二卷東宮新舊記三十卷古今四部書目五卷竝行于世 王應麟玉海曰周禮疏劉杳要雅亦以宜成爲酒名

劉氏伯莊續爾雅 唐志一卷 佚

唐書儒學傳曰劉伯莊徐州彭城人也貞觀中累除國子助教龍朔中授崇賢館學士 高似孫緯略曰爾雅注今所傳者郭璞孫炎耳所謂樊光爾雅注李巡爾雅注沈璇爾雅集注已不可復見郭璞有爾雅圖江灌有爾雅圖贊皆奇書是亦不滅山海經圖也張揖既作博雅劉伯莊又有續爾雅草木蟲魚該括略盡選中惟郭璞特注上林賦張揖又注之他人不及其精確也其他所謂孝經爾雅石經爾雅蜀爾雅番爾雅小爾雅皆自成一書也

李氏商隱蜀爾雅 通考三卷 佚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不著名氏館閣書目按李邕鄆云唐李商隱采蜀語爲之當必有據

劉氏溫潤羌爾雅 通志三卷 佚

無名氏番爾雅 通考三卷 讀書志一卷 佚

鼂公武讀書志曰不載誤人名姓以夏人語依爾雅體譯以華言 方以智通雅曰卽羌爾雅

梅氏虎石藥爾雅 二卷 存

彪序曰爾雅者古人訓釋作也予家西蜀江原少攻丹術窮究經方第用藥皆是隱名就於隱名之中又有多本若不備見猶畫餅夢桃遇其經方與不遇無別也參同契云未能悉究當施直義今以眾異名象爾雅詞句凡六篇勒爲二卷令迷者尋之稍易習者誦之不難云爾元和丙戌

無名氏本艸爾雅 見蘇軾東坡集 佚

蘇軾與陳季常書曰龐醫熟接之乃奇士知新屋近課本艸爾雅見劉頌具說深欲走觀

小學考卷六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謝啟昆編

訓詁四

陸氏佃 埤雅 宋志二十卷 存

子宰序曰嘉祐前經義之未作也先公獨以說詩得名其於鳥獸草木蟲魚尤所多識熙寧後始以經術革詞賦先公詩講義遂盛傳於時學校爭相筆授如恐不及元豐間預修說文因進書獲對神考縱言至於物性先公數奏稱旨得旨稱善且恨古未有著為書者先公又奏臣嘗試為之未成未敢進也天意欣然便欲見之因進說魚說木二篇自是益加筆削說物性門類編纂將終而永裕上賓矣先公旋亦補外所至以平易臨民故其事簡政清因得專意論撰既注爾雅乃廣此書號埤雅言為爾雅之輔也埤雅比之物性門類益愈精詳亦簡要先公作此書自初迨終僅四十年不獨博極羣書而農父牧夫百工技藝下至輿臺阜隸莫不諏詢苟有所聞必加試驗然後紀錄則其深微淵懿宜窮天下之理矣後有博雅君子覽之當自識其美焉宣和七年六月晁公武讀書志曰皇朝陸佃農師撰書載蟲魚鳥獸草木名物喜采俗說然佃王安石客也而學不專主王氏亦似特立者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釋魚釋獸以及於鳥蟲馬木草而終之以釋天所以為爾雅之輔也此書本號物性門類其初嘗以說魚說木二篇上之朝編纂將就而永裕上賓不及再上既注爾雅遂成此書其於物性精詳所援引甚多而亦多用字說 王應麟玉海曰元豐中陸佃修說文因進書獲對神宗論物性恨未有著書者佃進說魚說木二篇自是益加論議為埤雅二十卷 王慎中曰陸農師於名物可謂多識矣然其為書有自亂其法所引雖博而非其著書本指不足相證而反以自病者亦多矣釋羣雉而釋后服釋馬而釋車釋騏而釋服釋

龍而釋占釋著而釋重卦皆非其著書本旨釋竹而釋衛武公之德已去之遠而又及於明器釋倉庚摘引月令可耳而全錄其文釋艾則因五十曰艾之文而錄禮文全篇螽斯甘棠既不當釋詩而復旁引莊子華封之祝劉歆宗廟之義釋臺漢其說猶迂緩謂之詩箋義可也革之為藪蕭知其為在野之草而鹿之所食也顧不從箋而從毛與爾雅則水萍其野生而亦豈鹿之所食邪白華之為菅菅其名而白華其詞也乃立白華一名而釋之由箋有白華於野之文而誤不思毛傳已明也蒲蘆之為野蜂則不當為草乃兩立其名而兩引中庸之文羊之始生日達小曰羔未成羊曰羴既成曰羊則羔與羴乃羊之小與未成之通名不當各立以為名也木之自斃者曰樅蓋斃木之通名而非一木之名而乃有釋樅豕豬之通名孰其牝牡之去勢曰豚而其牡者曰豨今乃釋豕與豚不為明也紀從豸並見於詩毛鄭皆以為小豕惟毛以歲紀數鄭以生紀數為異要之皆野豬也若為豢獸則豈狩獵之所射且虞人致獸亦不當驅家畜以待田雖有一歲縱二歲紀三歲特四歲豨與豕生三縱二師一特之異釋知其當為野獸者以詩之文義推之當然也今乃釋豨而遺其他而與豕聯釋疑於為豢畜歟大抵所識者多而所取者博固不能無失與至其釋貓引畫譜小言釋芍藥全錄花譜此無異童兒之識農師之學不宜其陋至此或其家子弟或他人誤增入之也 又曰予讀荆國王文公集見其進字說表與其為書序其義奧深以為由書契以來未有也恨不得見其書其後於楊龜山集中見其摘數十字駁之龜山所駁皆是然要以為未足以病其書也及觀埤雅往往多用字說雖非龜山所摘其義亦往往可駁蓋文公於學才藝既多尤能刻意精思故杜撰立說而以經傳文詞附會之雖不為無義理而於天地自然之文何啻千里陸最以善言名物有說詩之名於熙寧間亦以此為王文公所重新經之義陸多與焉攷陸亦用文公以廣其書也由是推之則字說全書雖不見亦未足恨而陸所為以說

詩得名正不免於穿鑿附會之病而以文害辭以辭害意者宜必多矣因閱埤雅漫志之 楊士奇跋曰右埤雅二冊總二十卷宋陸佃農師著其子宰為之序名埤雅者謂為爾雅之輔也輿舊有刻板既廢於兵今江西憲副林瑜行部過贛訪得之命工重刻於郡學此書於博物之學蓋有助焉 四庫全書提要曰佃字農師事跡具宋史本傳史稱其精于禮家名數之學所著埤雅禮象春秋後傳之類凡二百四十二卷王應麟玉海又記其修說文解字其子宰作此書序又稱其有詩講義爾雅注今諸書並佚其爾雅新義僅散見永樂大典中文句譌闕亦不能排纂成帙傳于世者惟此書而已凡釋魚二卷釋獸三卷釋鳥四卷釋蟲二卷釋馬一卷釋木二卷釋草四卷釋天二卷刊本釋天之末注後闕字然則併此書亦有佚脫非完本也宰序稱佃于神宗時召對言及物性因進說魚說木二篇後乃並加筆削初名物性門類後注爾雅畢更修此書易名埤雅言為爾雅之輔也其說諸物大抵略於形狀而詳於名義尋究偏旁比附形聲附求其名之所以然又推而通貫諸經曲證旁稽假物理以明其義中多引王安石字說蓋佃以不附安石新法故後入元祐黨籍其學問淵源則實出安石晁公武讀書志謂其說不專主王氏亦似特立始未詳檢是編誤以論其人者論其書歟觀其開卷說龍一條至于謂曾公亮得龍之脊王安石得龍之睛是豈不尊安石者耶然其詮釋諸經頗據古義其所援引多今所未見之書其推闡名理亦往往精鑿謂之駁襍則可要不能不謂之博奧也

按經義攷補正曰王慎中曰白華之菅菅其名而白華其詞也乃立白華一名而釋之由箋有白華於野之文而誤不思毛傳已明也丁杰以為白華即菅之名陸氏不誤王氏駁之非是又曰蒲蘆之為野蜂則不當為草乃兩立其名而兩引中庸之文又以為埤雅釋草本謂蜂名蒲蒲名果羸象於蜂其兩引中庸皆指蜂言王氏駁之失其語意又爾雅豕

在釋獸不在釋畜埤雅但有釋獸無釋畜豕豚三物聯釋不誤王氏亦駁之非是
牛氏袁埤雅廣要 經義考四十卷 存

衷自序曰宋開國公陸丞相佃於爾雅廣雅之後復旁搜冥索以埤翼之吾藩賢王論思之暇嘗
進覽焉惜夫敘述之次尾天文而首羣品伍鳳鳥而躋微類未愜於中乃條示卷帙所宜增物類
所宜補命臣衷輯之而衷介胄之末非能文者且不敢辭謹因佃文之舊二十卷增摭羣書所載
復成二十卷合而明之曰埤雅廣要閱數年繕完進呈復命翰學吳從政嚴加校勘釋以音注而
梓行之以廣其傳焉天順元年歲次丁丑端月上元吉日 陳懿典曰埤雅二十卷宋陸丞相佃
撰述於熙寧元豐間以上之神宗初進說魚說木二篇後廣為物性門類積久而成埤雅其廣要
增至四十卷則皇明天順中蜀府護衛千戶牛衷奉賢王命而推廣之者也浙江采集書錄曰埤
雅本宋陸佃撰載蟲魚鳥獸草木名物終以釋天陳振孫謂其于物性精詳援引甚博今本為明
牛衷因陸書而增廣之者

按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埤雅廣要作四十二卷注云不知誤人今據經義考著錄
郎氏奎金五雅 十卷 存

汪師韓韓門綴學曰古以爾雅為小學箋注未有以前不讀爾雅不能解經也勝國時吾鄉郎公
在奎取小爾雅廣雅逸雅名即釋 埤雅四種合爾雅刊行謂之五雅竊謂此四者中惟廣雅可繼爾
雅元魏孝文帝太和太和當宋文帝元嘉時博士張揖字稚讓漢書敘例注云采蒼雅遺文為書凡不在揖清河人一云河間人爾雅者著于篇其篇目皆依爾雅是以謂之廣也隋曹憲作訓注分為十卷見舊唐書曹憲傳避煬帝諱
改名博雅其後曹注亡失但存音三卷見館閣書目今世所傳者書分十卷而音釋稌見各卷有
音無注張揖有表今本亦無不知其為揖本書耶抑憲所謂爾雅者耶揖又注司馬相如傳類師古漢小爾雅注所引凡一百四十餘條

雅雖見漢志舊唐書以為李軌誤核其實乃從孔叢子內鈔出文選注稱為小雅他書無同者若
劉熙釋名未聞又名逸雅此名不知起自何人釋名有序今亦無其書多取諧聲不無臆度附會未必盡
合本訓也陸農師佃人埤雅本名物性門類其未作此書之前先有爾雅新義二書多用王荆公
字說以此不為學者所貴幾與王元澤爾雅同譏矣王雱乃荆公之子而謂可以追配周公夏之唱和
哉顧農師雖受經于荆公其應舉入京多有諫諍荆公乃不復咨以政事歷哲宗徽宗仕至尙書
佐丞平生行誼卓然不可以其用字說而并薄其人也余見宋板埤雅前有其子陸宰序書之近文又自總目外每卷前各有目次爾雅者漢則揚雄方言史游急就章顏師古注許慎說文解字唐則陸德明經典釋文宋則郭忠恕佩
觿皆見今所有竝有功學林若李商隱之蜀爾雅劉溫潤之羌爾雅特以爾雅為名耳近代則方
以智通雅為博洽爾雅釋經通雅釋史雖所釋不止于史而史為多惟所引書往往不著書名是
其短耳宋程端蒙作小學字訓朱子以大爾雅稱之朱子曰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卻是一部大爾雅也惟所釋乃仁義道
德之字與爾雅體例不同宋末王柏著大爾雅六義字原見柏本傳而書未之見其存否不可知
矣

程氏端蒙大爾雅新安文獻志作小學字訓一作性理字訓 經義考五卷 存

朱子語類曰小學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卻是一部大爾雅 陳櫟曰鄱陽程蒙齋撰小學字說
朱子曰以大爾雅然止三千字

董氏夢程大爾雅通釋 經義考 未見

陳櫟曰蒙齋同邑董介軒嘗為注釋

沈氏增廣大爾雅 經義考 未見

陳櫟曰沈毅齋以程訓未備增廣之

程氏達原增廣字訓 見程敏政新安文獻志 存

程元鳳題云晦菴述近思錄首列陰陽變化性命之說或疑非始學者之事東萊曰特使知之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而於講學之方躬行之實具有科級今觀宗人達原所輯字訓蓋所謂知其名義者也學貴乎名義知之而止邪讀之者必於講學躬行之際加之意庶幾非苟知之 陳櫟曰吾邑程徽菴以爲未備合程沈所訓又增廣焉

陳氏櫟字訓注釋 千頃堂書目一卷 存

櫟自跋云番陽程蒙齋小學字訓朱子目以大爾雅然止三千字蒙齋同邑董介軒嘗爲注釋沈毅齋以程訓未備增廣之吾邑程徽菴猶以爲未備合程沈所訓又增廣焉其條百八十餘且目加注釋愚嘗謂幼學未可貪多能熟大爾雅而通之此進聖途第一步由此漸進始可久徽菴視介軒所釋精深初學恐未易及舊據管見釋之一是以明白爲貴使童習者一見了然其於性理入門不爲無助雖有傳者未廣也延祐乙巳春介軒從子季真來見謂聞之松峯璩君字訓至徽菴而大備惜未之見予因盡出之相與篝燈細玩信其爲宇宙間精妙之書季真謀會梓板行此意甚佳遂舉以授之又聞之吾友黃求心行交徽菴初刊之臨汝時無吳竹洲論說其孫刊之家塾始自增入耶今所授本也其說甚少亦無所悖始仍其舊觀者宜知之云 程敏政跋曰故定字先生陳公爲吾鄉大儒號朱子世道學乃不爲空言凡著述要必有補於道其大者多已行世矣若小學訓註亦其一焉字訓本蒙齋程氏著蒙齋之先亦出新安徙德興蓋朱門高弟而此編則嘗見錄于采子以爲大爾雅者故先生芟舊註之蕪穢而加精約焉以惠來學惜乎刻本久而剞先生族孫曰榮曰鼇並爲儒學生鳩族人重刻之

王氏相大爾雅 經義考一卷 佚

朱氏升小學旁注 見新安文獻志 存

新安文獻志曰朱升字永升休寧人後徙居歙元至正甲申登鄉進士第授池州路儒學正入明授翰林侍講學士自幼爲學即以列聖傳心爲主踐履致用爲工上窮道體幽探玄化謂聖人精義入神之功或寄于百家眾技之末是以一事一物莫不旁搜曲揆沿流溯原謂濂洛既興考亭繼作而道學大明于世然後學者往往循途守轍不復致思其已明者既不求其真知而未明者遂謂卒不可知豈前賢所深望於後人者哉加以詞華浮靡之習蕩其中科舉利祿之心誘於外是以聖學明而實晦飄流忘返既然思所以救之於是考六書之源究制作之始以得名言之義味詞助之旨以暢指趣之歸而聖賢之心見於方冊者始可得而見然後傍參之以傳注之文究極乎濂洛之說熟玩乎其所以明而深究乎其所未明嘗曰先儒傳注之意所以求經之明也而近世舉業往往混誦經注既不能體味乎傳注而返斷裂其經文使之血脈不通首尾不應知味樂臺何所自乎於是作諸旁注離而觀之則逐字爲訓合而誦之則文義成章綱提目舉一覽可知其有訓而未類疑而未安者必窮研極慮不合乎聖經不止也嘗曰旁注之作也知其麤者以爲小學訓詁之入門悟其妙者知爲研精造道之要法平生之所以有得於聖經之蘊者以此此學道之大槩也著有小學旁注

朱氏陸樞訓林 明志十二卷 未見

明史諸王傳曰鎮國中尉陸樞字灌甫鎮平王諸孫幼端穎郡人李夢陽奇之及長被服儒素覃精經學從河洛閒宿儒游年二十通五經尤邃於易春秋謂本朝經學一稟宋儒古人經解殘闕放失乃訪求海內通儒繕寫藏弄若李鼎祚易解張洽春秋傳皆敘而傳之呂柟嘗與論易歎服而去益訪購古書圖籍得江都葛氏章邱李氏書萬卷丹鉛歷然論者以方漢之劉向築室東坡

延招學者通懷好士而內行修潔萬曆五年舉文行卓異為周藩宗正領宗學約宗生以二六九日午前講易詩書午後講春秋禮記雖盛暑不輟所課有五經稽疑六卷授經圖傳四卷韻譜五

朱氏謀駢雅 明志 卷 存

明史諸王傳曰密獻王權曾孫鎮國中尉謀璋三世皆端謹自好而謀璋尤貫串羣籍通曉朝廷典故諸王子孫好學敦行自周藩中尉睦樺而外莫及謀璋者典藩政三十年宗人咸就約束暇則閉戶讀書著易象通詩故春秋戴記魯論箋及他書凡百有十種皆手自繕寫 謀璋自序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自六經已然君子不病夫足文之言而惟枝葉無當之辭是辭也試觀盤詰雅頌厥亦選艱而挹賸矣今去商周三千餘禩其雕章畫羽方言殊訓與夫制事錫名豈不淵且博哉畸文隻句獨得訊之韻籀家書乃聯二為一駢異而同析之則秦越合之則肝膽古故無其編焉非藝事一大歎哉暇日檢諸解詁排纂散出之文經子史流稗官賡說罔不搜括條貫依爾雅廣雅之義作駢雅七卷所見異辭所傳寫異辭皆不刪廢要使夏五郭公之例存焉爾若予耳目所不及接或幽僻放軼所未攬儻亦俟夫博識君子紹而充之則予敢以筆路驅乎哉其固陋也惡乎辭 孫開序曰昔者周公作雅南幽頌之詩其辭典則其義奧渺其用物也宏其取材也古世人莫之解也其徒作爾雅以釋之則爾雅者固學詩之津筏也夫賦者古詩之流也屈原離騷思鬱以幽文奇以崛驚采絕艷蔚為詞賦之宗自後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左思之徒皆博雅君子其所為賦罔不醞釀古今錯綜名物以文破質度宮中商麗句偉辭駘駘奔會覽之者五色炫爛若登太廟而舞鼎錯陳若入武庫而戈鋌森列若步昆崙之墟瓊琳琅玕無不有也蓋涉之莫窮其源邈之莫測其本始故知雅道至淵宏哉六朝以來此義泯泯雖間有緣情體物之作

而見聞既狹與寄益微近代綴文之士稍厭薄之更復專務虛恢擘緩其辭僻怪其字懸疣附贅余無議焉信矣好古之難也豫章宗侯鬱儀者今之振奇人也慨風雅陵遲詞賦寢頓冥搜古昔旁采方謠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於凡駢偶之語宏侈之辭靡不該而存之體倣爾雅作駢雅七卷箴縷繚繚纖揆峴峭壁合珠聯輝煌炳煥自是之後作賦者有所取裁矣雅道庶可興哉善乎王通氏之言曰詩者人之性情也性情安可無乎夫世不能廢詩又何可無賦則爾雅駢雅當並傳天壤間亦千古作者之林也 四庫全書提要曰此書皆刺取古書文句典奧者依爾雅體例分章訓釋自釋古釋訓以至蟲魚鳥獸凡二十篇其說以為聯二為一駢異為同故名曰駢雅謀璋淹通典籍其一齋書目所載往往為諸家所未窺故徵引詳博頗具條理非鄉塾陋儒拮拾殘贖者可比中間如藻井乃屋上方并刻為藻文西京賦注引風俗通訓義甚明而謀璋以為刻扉之屬改易舊文殊為未確又謂都御史為大司憲詹事為端尹乃流俗之稱亦之典據至如釋天內之歲陽月名釋地內之五邱四荒太平大蒙丹穴空桐之類皆爾雅所已具更為複引尤病冗蕪然奇文僻字搜輯良多擷其膏腴於詞章要不為無補也

羅氏日發雅餘 明志八卷 未見

張氏萱彙雅 明志二十卷 存

廣東通志曰張萱博羅人郎中 萱自題曰余為字鱗計非十年不敢出然一出當令古今字書皆廢 盧文昭書後曰考明史藝文志此書尚有後編今此特前編耳有吳郡趙頤光家經籍入字印頤光即宣光字凡夫乃著說文長箋者此書有殊墨字皆其筆也未復篆十二字己酉二月二十二下春天階館閣書刻於明神廟之三十四年歲在乙巳己酉即其後四年耳萱好大言其題辭云余為字鱗計非十年不敢出然一出當令古今字書皆廢凡夫題其上云果可廢則吾事

亦廢矣快哉快哉其然豈然案凡夫之爲長箋亦自矜詡而顧寧人頗抉摘其紕謬古人所以有目睫之論也通篇俱有句讀標識則本朝康熙辛酉歲常熟許玉森所加也有數字識卷末

張氏董彙雅後編 明志二十卷四庫全書目作續編二十八卷 存

萱自序曰余旣爲彙雅編二十卷行于世而陸佃雅羅願爾雅翼與前編體裁不同故復合陸羅二雅爲此復采摭其所遺者葺而補之自爲一篇以綴二公各篇之後 四庫全書提要曰萱字孟奇博羅人萬曆壬午舉人由中書舍人官戶部郎中此書每篇皆列爾雅次以小爾雅廣雅方言之屬下載注疏附以萱所自釋亦頗有發明然如釋詁肅延誘薦餽晉寅蓋進也郭注寅未詳萱於他註義未詳者無所證據而晉之爲進人皆解者乃反詳之殊失體要又若釋詁祖也萱釋之曰祖遠祖也親在高會之上危矣此義尤爲未安蓋明人不尙確據而好作新論其流弊往往如此也續編二十八卷則皆割裂陸佃雅羅願爾雅翼合爲一集每條以佃願之名別之惟第一卷說鳳一門有一條題張萱曰爲所自釋耳蓋未成之本後人不察而誤刊之陸氏羅氏原書具在亦安用此鈔胥爲哉是尤畫蛇之足矣

方氏以智通雅 千頃堂書目五十二卷 存

江南通志曰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明崇禎庚辰進士官翰林檢討晚游方外旅病萬安臨終猶與弟子講業論道不輟生平博極羣書所著有周易圖烹雪錄等書凡數十種 以智自序曰函雅故通古今此鼓篋之必有事也不安其藝不能樂業不通古今何以協藝相傳詎曰訓詁小學可弁髦乎理其理事其事時其時開而當名辨物未有離乎聲音文字而可舉以正告者也爾雅之始於釋詁而統當名物也十三經從之博而約哉自篆而楷也聲而韻也義而釋也二蒼五雅注疏字說金石古文日以犁然匿庸嗜奇一襲一臆兩皆不免洽加辯駁愈成紕繆學者紛拏何

五

所適從今以經史爲槩遍覽所及輒爲要刪古今聚訟爲徵攷而決之期於通達免徇拘鄙之誤又免爲奇僻所惑不揣愚瑣名曰通雅雖挂一漏萬狀從今以往各出所核歲月甚長備物致用采獲省力諒亦汲古者所樂遊之苑囿也辛巳夏日 又曰學惟古訓博乃能約當其博卽有約者通之博學不能觀古今之通又不能疑焉貴書籠乎古有博於文畫者博於象數者典制者箋註者詞章者名物者隱怪者經史旣別各有專家小學原流忽爲細故上下古今數千年文字屢變音亦屢變學者相沿不考所稱音義傳訛而已上古眇矣漢承秦焚儒以臆決至鄭許輩起似爲犖狀後世因以爲典故聞道者自立門庭糟魄文字不復及此其能曼詞者又以其一得管見沈洋自恣逃之虛空何便於此考究根極之士乃錯錯然元本不已苦乎撫實之病固自不一屬書贍給但取漁獵訓故專已多半博會其以博自詡者造異志怪學子橫子年且不逮豈許差肩曼倩茂先聞乎反不若君道致能草木狀虞衡志爲足佐景純元恪有裨多識矣宋之編考夾漈頗有所見馬章次之伯厚次之金石則比輯於歐趙呂王而原父子固彥遠長睿辯考爲力朱子每慕六一而於存中泰之襍說亦無不畱心也洪武初劉宋之根極瓊山荆川之編彙潛谷本清之圖纂皆冒大略少有是正子元仁寶瑣記之陸文裕于文定時有一端京山若有所窺矣支與流裔未委悉也李大泌阮霧靈可謂強記李屬方子謙補韻會其疏略猶之直翁無大發明也新都最博而苟取僻異實未會通張東莞學新都竊取尤多領南之九成子行也澹園有功新都而晦伯元美元瑞駁之不遺餘力以今論之當駁者多不能駁駁又不盡當然因前人備列以貽後人因以起疑因以旁徵其功豈可沒哉今日之合而辯正也固諸公之所望也壬午夏又記 姚文燮序曰詩有四始雅居其二周公詒詩爰作爾雅太史公攷黃帝以來之書擇其言尤雅馴者著爲史記雅之於文尙已傳記宣聖雅言注稱恆言然則言非聖人所恆言卽謂之不經語之俚

語語之近于俚者聖人絕口不道可知也吾嘗疑上古無俚語上古之俚語皆雅言也有如殷之盤庚諸誥諄諄訓民遷都此卽今之曉諭耳其文詰曲聲牙後世博士家窮年咕嚕尙未盡通其義當時閭巷編氓何以一見而卽曉然於上指也則盤庚之文句後世以爲艱奧必當時所爲淺近通俗者矣司馬長卿作賦奇麗沈博讀者倉卒不知其意思所在吾不知武帝誦之何以飄飄有凌雲意也大抵漢去古未遠其發言蘊籍之深字句之奧風尙以然上至人主下逮細民皆習之以爲邈談是故一聞卽悟所謂古人之俗語卽雅言是也後世風氣淺薄文字隨之方言里諺漸染卽久習而便之而於典謨載籍之文少所見多所恠反視爲古文奇字非訓詁不通俗學日深雅道日蕪可勝歎哉吾鄉方密之先生天資絕世讀書十行俱下又好學覃思自童迄白首手不釋卷每有所得輒登諸油素聞之西頑道人曰自先生未通籍卽有通雅一書書成三十餘季矣凡天人經制之學無所不該其大指尤在手辨點畫審音義因而攷方域之異同訂古今之疑譌有畫具而音訛有音存而字謬有一字而各音不等有一音而數義以分引據古今旁稽諸俗博而通之總之不離乎雅者近是先生生平著作等身今一旦盡棄之而講出世之學豈欲復以故紙問世乎然此三十季之心力所以嘉惠後學無窮雖先生之士苴實後學之津梁也爰獨資付梓用公海內讀是書者儻能探蹟以觀其通矯俗以歸諸雅卽文章風氣古道復興則先生之功當不在禹下矣康熙丙午夏日 錢澄之序曰往予與愚道人同學時竊見其帳中恆有祕書不以示人間掩而遽閱之則其所手鈔成帙者也凡生平父師所詰目所涉獵苟有可紀者無不悉載卽一字之疑一音之訛一畫之舛亦必詳稽博考以求其至是人言道人平生手不釋卷擗管處指爲之腫要其三十年心血盡在此一書矣書成名曰通雅猶之鄭樵之爲通志馬端臨之爲通考以言乎無所不該也予嘗謂道人曰吾人讀書觀大義而已若夫研陰陽之理窮天人之

故考政事之得失辯學術之異同以及古今制度之異宜中外風土之殊俗如子所載者吾以盡心焉至於器數之末詁釋之煩點畫之細世之有竄句博物之徒子何以役志爲道人曰嘻吾於此疑有夙習焉吾小時卽好爲之吾與方伎遊卽欲通其藝也造物欲知其名也物理無可疑者吾疑之而必欲深求其故也以至於頽牆敗壁之上有一字焉吾未之經見則必詳其音義攷其原本既悉矣而後釋然于吾心故吾三十年間吾目之所觸耳之所感無不足以恣其探索而供其載記吾蓋樂此而不知疲也今道人既出世矣然猶不肯廢書獨其所著書好作禪語而會通以莊易之旨學者驟讀之多不可解而道人直欲以之導世若所謂通雅已故紙視之矣姚子曰通雅者道人今日之唾棄而昔日之祕藏也既久祕而不章今又棄焉將此三十年心血付之流水乎且天下間道人之風而欲學其學者甚眾今不以此書示人而徒使惘惘慰啓於不可解之書豈其導世之本意乎吾梓焉夫藐姑射之神人其塵垢糠粃猶將陶鑄堯舜茲集固道人之糠粃乎而姚子樂得而傳之吾知其所陶鑄者廣矣 全祖望經史問答曰問陶山存齋其於爾雅爲巨子近世浮山堂通雅以視二先生不知何如答曰藥地不能審別僞書故所引多無稽且其通雅門例亦非接二家之派者 四庫全書提要曰是書皆考證名物象數訓詁音聲首三卷分五子目曰音義襍論曰讀書類略曰小學大略曰詩說曰文章薪火皆不入卷數書中分四十四門曰疑始專論古篆古音凡二卷曰釋詁分綴集古雋譚語重言四子目凡七卷曰天文分釋天曆測陰陽月令農時五子目凡二卷曰地輿分方域水注地名異音九州建都者釋地五子目凡五卷曰身體曰稱謂各一卷曰姓名分姓氏人名同姓名鬼神四子目凡二卷曰官制分仕進爵祿文職武職兵政五子目凡四卷曰事制分田賦貨賄刑法三子目凡二卷曰禮儀曰樂曲樂舞附以樂器共三卷曰器用分書札碑帖金石書法裝潢紙筆墨研印章古器雜器鹵簿戎器車類戲

具十三子目凡五卷曰衣服分綵服佩飾布帛彩色四子目凡二卷曰宮室曰飲食曰算數各一卷曰植物分草竹葦木穀蔬四子目凡三卷曰動物分鳥獸蟲三子目凡三卷曰金石曰諺原曰切韻聲原曰脈考曰古方解各一卷明之中葉以博洽著者稱楊慎而陳耀文起而與爭然慎好諛說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勝次則焦竑亦喜考證而習與李贄游動輒牽綴佛書傷於蕪雜惟以智崛起崇禎中考據精核迥出其上風氣既開國初顧炎武閻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掃懸揣之空談雖其中千慮一失或所不免而窮原委詞必有徵在明代考證家中可謂卓然獨立矣 胡虔校通雅與張君書曰大箸通雅刊誤補遺以舊稟訂正今本詳密周至用力甚勤吾鄉文學之派肇自齊荅川而方氏最盛本菴先生先孝子公高第弟子也以講學世其家至密之先生其學益闡通淹疋明代以博洽稱者若楊升菴焦弱侯皆不逮先生遠甚先生之辨證皆義也曰是正古文必兼他證乃明又曰駁定前人心不敢以無證妄說先生之論學如是是足以救憑私臆決之失與閻顧諸君導學者以廣路矣通雅於天人萬物之故無不包備僕少時即喜誦之顧書中所稱引不盡載書名援舉古人其字號官地隨處異稱不盡載名姓讀者往往替惑僕嘗以所知者疏釋於笥歲久漸多將作疏證一書附通雅以行然奔走四方心力未能暇也先生為先妣孺人之曾祖則攷訂是書實僕之責獨不知終能有成否耳書中誤字亦嘗略校之尊著同者不錄其異者凡三百餘事條具左方

唐氏 連文釋義 經義攷 未見

王氏 連文釋義 四庫全書目一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言字慎梅仁和人編凡二字連文及一文而兼兩義與兩字各為一義者均分別訓釋釐為十門詞頗淺近蓋為課蒙而作視方以智通雅所載相去遠矣

吳氏 玉搢 別雅 四庫全書目五卷 存

王家賁序曰吾友吳山夫集經籍史傳中字形錯互音義各別疑於傳譌承謬者會萃而訂之因為推闡義類各疏其所以通同轉假之故皆有徵據名別字五卷洵六經子史之津逮也予以其體似爾雅釋訓釋詁因為易其名曰別雅夫六書之作點畫聲音悉有妙理昌黎云凡為文辭宜略識字予謂字有原委原不清則魚虎同訛烏馬不別其弊替委不晰則專已守殘少見多怪其弊陋字之原若三蒼爾雅說文字林諸書可得其大端矣欲竟其委則古無成書間見於釋文注疏及諸字書韻書中者率略而不詳或直云古今通用而不明言其故讀者亦復不求甚解相與胡盧鵲突而已宜其轉喉多戾移步即躓也山夫於古今篆籀分隸諸體窮年考校其所著六書部敘考及正字通正苗薈髮櫛若金科玉律一點一畫斷然不可移易而此書則又大開通同轉假之門泛濫浩博幾疑天下無字不可通用而實則蛛絲馬跡原原本本具在古書學者特未肯究心及此耳昔周公作爾雅為解經之管籥繼此有小爾雅逸雅廣雅埤雅讀者與爾雅並稱為五雅然皆經史中正體非獨詳於別字者山夫別雅出可增五為六極轉假通同之變矣顧子恐索解人不易得也夫嗜奇之士蒐索怪字綴緝成文章鉤句棘橋盡天下之舌而不學無識弄麀伏獵之輩且藉是書為口實謂天下無不可通之字則又作者所大懼也太史公謂書闕有闕其見聞俾得通知古今文字分合同異之由六經子史不必音釋箋注無不了然於心口之間則是山夫所厚望於吾黨耳予因述之以弁於其書之首 四庫全書提要曰吳玉搢字山夫山陽人廩貢生官鳳陽府訓導是書取字體之假借通用者依韻編之各注所出而為之辨證於考古深為有功惟是古人用字有同聲假借有轉音變異有別體重文同聲轉音均宜入之此書至於

邠鄭一作岐豐之類則邠乃岐之本字說文云邠一作岐實屬重文偶然別體說文玉篇以後
累千盈百何可勝收未免自亂其例又徵引雖博而挂漏亦夥即以開卷東冬二韻數之若大戴
禮一室而有四戶八牕牕即窗楚辭九歎登逢龍而下隕兮注古本逢作蓬荀子榮辱篇引詩下
國駿蒙注今詩作駿龐莊子盜跖篇士皆蓬頭突鬢注蓬本作鋒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史公子
蓋餘燭備注左傳備作庸史記秦始皇本紀秦王為人蜂準徐廣曰蜂一作隆龜策傳雄渠蠡門
注新序有熊渠子漢書古今人表鬼臾區師古注云即鬼容區陳豐師古注云即陳鋒衛青傳青
至籠城師古注云籠讀為龍皆目前習見者乃佚而不載則推之儀禮之古文周禮之故書及漢
人箋注某讀作某之類一一攷之所漏多矣然就所徵引足以通古籍之異同疏後學之疑滯猶
可以攷見漢魏以前聲音文字之槩是固小學之資糧藝林之津筏非俗儒剽竊之書所能彷彿
也

小學考卷七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 謝啟昆編

訓詁五

楚晉事名 三篇見晉書 佚

晉書束皙傳曰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言楚晉
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

揚氏雄 方言 隋志十三卷 存

崇文總目曰漢揚雄子雲譔晉郭璞注今世所傳文或繆缺與先儒所引時有差云 晁公武讀
書志曰雄齋素油問上計孝廉異語悉集之題其首曰輜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子傳本於
蜀中後用國子監刊行本校之多所是正其疑者兩存之然監本以秋為侯以夏為更引傳餽其
口於四方作餽子口未必盡得也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首題輜軒使者絕代語末載答劉歆書
具詳著書本末其略云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常抱三寸弱翰齋素油四尺以問其異
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槩葛洪西京雜記言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槩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之語
蓋本雄書所云也洪邁容齋隨筆曰今世所傳揚子雲輜軒使者絕域語釋別國方言凡十三卷
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答書以予攷之殆非也雄自
序所為文漢史本傳但云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蒼頡作訓
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雄平生所為文盡於
是矣初無所謂方言漢藝文志小學有訓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太玄十九法言
十三樂四箴二襍賦有雄賦十二篇亦不載方言觀其答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按君平本姓

莊漢顯宗諱莊改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書而答曰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狀悟又書稱汝穎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為之云 王林野客叢書曰漢書揚雄傳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奏甘泉賦僕考方言雄答劉歆書曰雄始草文先作縣郎銘王俾頌階闈銘及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揚莊者為朗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為似相如遂以此得外見乃知客者揚莊薦雄文者縣郎銘等以為似相如者帝驚之語非客所薦之詞乃方言序云雄為郎一歲作鏤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及天下上計孝廉雄問異語記十五卷積二十七年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僕以歆雄二書與傳考之取方亭乃哀帝非帝驚也不然歆書何以稱帝驚諡何以言先君云云雄書何以及太玄經邪

郭氏璞方言注 十三篇 存

晉書郭璞傳曰璞好古文奇字注釋爾雅別為音義圖譜又著三倉方言皆傳于世 璞自序曰蓋聞方言之作出乎輶軒之使所以巡遊萬國采覽異言車軌之所交人迹之所蹈靡不畢載以為奏籍周奏之季其業墮廢莫有存者暨乎揚生沈淡其志歷載構綴乃就斯文是以三五之篇著而獨鑿之功顯故可不出戶庭而坐照四表不勞疇咨而物采能名考九服之逸言標六代之絕語類離詞之指韻明乖途而同致辨章風謠而區分曲通萬殊而不襍真治見之奇書不刊之碩記也余少玩雅訓旁味方言復為之解觸事廣之演其未及摘其謬漏庶以燕石之珍補琬琰之瑕俾後之瞻涉者可以廣寤多聞爾 李孟傳後序曰西漢氏古書之全者如鹽鐵論揚子雲方言其存蓋無幾鹽鐵論前輩每恨其文章不稱漢氏惟方言之書最奇古孟傳頃聞之曾文清

小

公嘗以三詩答呂治先有云傷心昨夜杯中物不對王郎對影斟紫微呂居仁次韻云書來肯際銅魚使記我今年病不斟自注云出子雲方言今所在鏤板輒誤作病不禁此書世所有而無與是正知好之者少也山谷詩云追隨富貴勞牽尾乃用太玄經語紹興初胡少汲洪玉父李文若諸人校黃詩刊本乃誤作榮牽自此他本遂承誤鬱蒼蒼三字文人多愛之亦或鮮記其出于太玄大抵子雲精于小學且多見先秦古書故方言多識奇字太玄多有奇語然其用之亦各有宜子雲諸賦多古字至法言劇秦所用則無幾古人文章蓋莫不然西漢一書唯相如子雲等諸賦韓退之文唯曹成王碑柳子厚自駢詞晉問等皆不用古字本朝歐文忠王荆公蘇長公曾南豐諸宗工文章照映今古亦不多用古字非以謂古文奇字聲形之學雖在所當講而文律之妙則不備在是若有意用之或反累正氣也邪學者要知所以用之當其可則盡善耳今方言自闕本外不多見每惜其未廣予來官尋陽有以大字本見示者因刊置郡齋而附以所聞一二蓋惜前輩之言久或不傳也慶元庚申仲春

按孟傳字文授會稽上虞人父光謚莊簡父子皆宋名臣宋史有傳而孟傳有兩傳一見卷三百六十三一見卷四百一前略後詳說作孟傳又按王應麟困學記聞云方言對益也凡病少愈而加劇謂之不斟呂居人答曾吉父詩記我今年病不斟蓋用此而不知者改為不禁與孟傳敘所言同

朱質跋曰漢儒訓詁之學惟謹而揚子雲尤為洽聞蓋一物不知君子所恥博學詳說將以反約凡其辨名物析度數研精覃思毫釐必計下而五方之音殊俗之語莫不推尋其故而旁通其義非徒猥瑣拘泥而為是弗憚煩也世之學者忽近而慕遠舍實而徇名高談性命過自賢聖視訓詁諸書往往束之高閣蓋亦思夫周官太平之典其道甚大百物不廢雖醫卜方技織屨載聖

門學詩不獨取其可興可觀可羣可怨而鳥獸草木之名亦貴多識本末精粗並行而不相悖故漢儒尊經重古純慤有守之風類非後人所能企及子雲博極羣書于小學奇字無不通且遠采諸國以爲方言誠足備爾雅之遺聞平時所以用力于此深矣世之好之者蓋鮮前太守尙書郎李公一日語余苦無善本質偶得諸相識字畫落落可觀因以告而錄之木輒并附管見云慶元庚申重午日 錢曾敏求記曰方言十三卷從宋本手影舊鈔也二卷中吳有館娃之宮秦有榛娥之臺俗本脫去秦有一字馮已蒼嘗笑曰并榛娥而吳之矣劉子駿從子雲取方言入錄貢之縣官子雲答書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古人務重著述如此千載而下猶爲穆然起敬也 四庫全書提要曰舊本題漢揚雄撰晉郭璞注考晉書郭璞傳有注方言之文而漢書揚雄傳備列所著之書不及方言一字藝文志亦惟小學有雄訓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雜賦有雄賦十三篇皆無方言東漢一百九十年中亦無稱雄作方言者至漢末應劭風俗通義序始稱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輜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祕室及嬴氏之亡遺棄脫漏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儒才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又劭注漢書亦引揚雄方言一條是稱雄作方言實自劭始魏晉以後諸儒傳相沿述皆無異詞惟宋洪邁容齋隨筆始考證漢書斷非雄作然邁所摘劉歆與雄往返書中既稱在成帝時不應稱孝成皇帝一條及東漢明帝始諱莊不應西漢之末卽稱莊遵爲嚴君平一條則未深中其要領考書首成帝時云云乃後人題下標注之文傳寫舛譌致與書連爲一實非歆之本詞文義尙釐然可辨書中載楊莊之名不作嚴字實未嘗預爲明帝諱其嚴君平字或後人傳寫追改亦未可知皆不足斷是書之僞惟後漢許慎說文解字多引雄說而其文皆不見於方言又慎所注字義與

今方言相同者不一而足而皆不標揚雄方言字知當慎之時此書尙不名方言亦尙不以方言爲雄作故馬鄭諸儒未嘗稱述至東漢之末應劭始有是說魏孫炎注爾雅莫辨螻蛄字晉杜預注左傳授師子焉句始遞相徵引沿及東晉郭璞遂注其書後儒稱揚雄方言蓋由於是然劭序稱方言九千字而今本乃一萬一千九百餘字則字數較原本幾溢三千雄與劉歆往返書皆稱方言十五卷郭璞序亦稱三五之篇而隋志唐志乃並載揚雄方言十三卷與今本同則卷數較原本闕其二均爲抵牾不合考雄答歆書稱語言或交錯相反方復論思詳悉集之如可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云云疑雄本有此未成之書歆借觀而未得故七略不載漢志亦不著錄後或侯芭之流收其殘藁私相傳述閱時既久不免於輾轉附益如徐鉉之增說文故字多於前厥後博其學者以漢志無方言之名恐滋疑竇而小學家有別字十三篇不著撰人名氏可以假借影附證其實出於雄遂併爲一十三卷以就其數故卷減於昔歆反覆推求其眞僞皆無顯據姑從舊本仍題雄名亦疑以傳疑之義也雄及劉歆二書據李善文選注引懸諸日月不刊之書句已稱方言則自隋唐以來原附卷末今亦仍之其書世有刊本然文字古奧訓義深隱校讐者猝不易詳故斷爛譌脫幾不可讀錢曾讀書敏求記嘗據宋槧駁正其誤然曾家宋槧今亦不傳惟承樂大典所收猶爲完善檢其中秦有榛娥之臺一條與錢曾所舉相符知卽從宋本錄入今取與近本相校始知明人妄行改竄顛倒錯落全失其初不止錢曾所舉之一處是書雖存而實亡不可不亟爲釐正謹參互考訂凡改正二百八十一字刪衍文十七字補脫文二十七字神明煥然頓還舊觀併逐條援引諸書一一疏通證明具列案語庶小學訓詁之傳尙可以具見崖略併以糾坊刻之謬俾無迷誤後來舊本題曰輜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其文尤贅故諸家援引及史志著錄皆省文謂之方言舊唐書經籍志則謂之別國方言實卽一書又容齋隨筆稱此書爲

輶軒使者絕域語釋別國方言以代為域其文獨異然諸本並作絕代書中所載亦無絕域重譯之語洪邁所云蓋偶然誤記今不取其說焉

吳氏良輔方言釋音 通志一卷 佚

陳氏與郊方言類聚 四庫全書目四卷 存

浙江彙集書錄曰方言類聚四卷明陳與郊編取子雲原本郭璞所注者復為類次而增釋之凡十六門四庫全書提要曰是編取揚雄原本依爾雅篇目分為釋詁釋言等十六門別為編次使以類相聚如原本第三卷氓民也至根隨也數語移入卷首為釋詁其原本本卷首黨曉也兩節則列為釋言反載於敦豐麗芥一節之後郭璞原註則總附每節後低一格以別之聞有雙行夾註為與郊所考訂者僅略及音切字畫之異同而已

戴氏震方言疏證 十三卷 存

震自序曰案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十三卷漢揚雄撰晉郭璞注漢魏晉已來凡引是書但稱方言者省文也雄采集之意詳見於答劉歆書考雄為郎在成帝元延二年時雄年四十三漢書傳贊所謂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是也劉歆遺雄書求方言則當王莽天鳳三年間未幾而雄卒答書內所謂二十七歲於今傳贊所謂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是也答書有云語言或交錯相反方復論思詳悉集之如可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然則方言終屬雄未成之作歆求之而不與故不得入錄班固次雄傳及藝文志不知其有此至應劭集解漢書始見徵引稱揚雄方言其風俗通義序又取答書中語具詳本末而云方言凡九千字今計正文實萬一千九百餘字豈劭所見與郭璞所注傳本微有異同歆遺雄書曰屬聞子雲獨采集先代絕言異國殊語以為十五卷雄答書稱殊言十五卷郭璞序亦云三五之篇而隋經籍志方言十三卷舊唐

書作別國方言十三卷其併十五為十三在璞注後隋已前矣許慎說文解字張揖廣雅多本方言而自成著不加所引用書名四庫館校方言序有云魏孫炎注爾雅莫辨蠅蚋字引方言按姑也下引方言云楚鄭或謂狡猶為姑釋器全錄前羽謂之錄下引方言云鳴自關而東謂之戴勝舒鴉鴉下引方言云江東呼為鴉魏書江式傳式上表曰臣六世祖瓊往晉之初與從父兄也引書名可考者於郭注前共得六事應元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杜預注左傳授師子焉曰揚雄方言子者戟也孔穎達疏云揚雄以爾雅釋古今之語作書擬之采異方之語謂之方言蓋是書漢末晉初乃盛行故應劭舉以為言而杜預以釋經江瓊世傳其學以至於式他如吳薛綜述二京解晉張載劉達注三都賦晉灼注漢書張湛注列子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其子駟注史記及隋曹憲唐陸德明孔穎達長孫訥言李善徐堅楊倞之倫方言及注幾備見援摭其後獨洪邁疑之謂雄所為文盡見於自序及漢志初無所謂方言則併傳贊內自序二字結上所錄法言自序者未之審又未考雄之文如諫不受單于朝書趙充國頌元后誅等篇溢於雄傳及藝文志外者甚多而輕置訾議豈應劭杜預晉灼及隋唐諸儒咸莫之考實邪常璩華陽國志於林閭翁孺楊莊並云見揚子方言李善注文選引張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亦直稱揚雄方言曰可證歆遺答書附入方言卷末已久宋元已來六書故訓不講故鮮能知其精覈加以譌舛相承幾不可通今從永樂大典內得善本因廣搜羣籍之引用方言及注者交互參訂改正譌字二百八十一補脫字二十七刪衍字十七逐條詳證之庶幾漢人故訓之學猶存於是俾治經讀史博涉古文詞者得以考焉

盧氏文昭校正方言 十三卷 存

盧文昭序曰方言至今日而始有善本則吾友休寧戴太史東原氏之為也義難通而有可通者

通之有可證明者臚而列之正譌字二百八十一補脫二十七刪衍字十七自宋以來諸刻洵無出其右者乾隆庚子余自京師得交歸安丁孝廉小雅氏始受其本讀之小雅於此書采獲裨益之功最多戴氏猶有不能盡載者因出其鈔集眾家校本凡三四細書密札戢香行間或取名刺餘紙反覆書之其已聯綴者如百衲衣其散度書內者紛紛如落葉勤亦至矣以余爲尙能讀此書也悉舉以畀余余因以考戴氏之書覺其當增正者尙有也劉歆求方言八錄子雲不與故藝文志無之乃班氏於雄本傳舉其所著書亦闕方言世不能無疑考常璩華陽國志載雄書凡太玄法言訓纂州箴反離騷皆與傳同而不及四賦乃云典莫正於爾雅作方言此最爲明證應劭而下稱引日益多而是書遂大著其卷數則歆書中云十五卷郭景純序亦云三五之篇隋唐以下志皆云十三卷并合與遺脫不可知然定在郭注之後宋志又云十四卷當因劉歆書與雄答書尙附在簡末者亦別爲卷而并數之也雄識古文奇字嘗作訓纂篇今不傳趙宋時書學生亦令習方言中字其傳授必有自如窈窕赫齊傳舉之類凡舊所傳本皆然考之漢隸亦有證據正不必執說文之體以盡易之又其中有錯簡兩條亦尙有字當在上條之末而誤置下條之首及不當連而連者有過信他書輒改本文音義又有遺者誤改者余以管見合之丁君校本復改正百廿有餘條具著其說可覆案也郭氏注爾雅三卷外又有音一卷則知此書之音亦必不與注相禱廟後人取便讀者遂併合之以郭音古雅難曉又附益以近人所音如通志載有吳良輔方言釋音一卷此書當有摺摭及之者余欲使注自爲注仿劉昭注補續漢志之例進郭注爲大字而音則仍爲小字雖未必卽還景純之舊觀然要使有辨焉爾至集各家說及文昭之說上又加圓圈以隔之戴書已行世故唯錄其切要者舊本又有云字一作某者疑出於晁公武子止案晁讀書志云子傳方言本於蜀中後用國子監刊行本校之多所是正其疑者兩著之據斯言則知

爲晁氏所加無疑也予嘉丁君之績而惜其不登館閣書成不得載名於簡末世無知焉又其所緝綜者紛綸參錯不易整比久之將就散失不愈可惜乎故以餘閒爲成就之如此丁君名杰今已成進士待學博士關於杭州其學實不在戴太史下云

魏氏 濟 方言據 四庫全書目二卷 存

湖北通志曰濬字蒼水松溪人萬曆甲辰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 四庫全書提要曰是書乃紀四方言語之異而求其可據者凡二百餘條多見考據然其中亦有字出經史本非方言如張口笑曰哆頤下曰頰足背曰跗毛多曰氈之類小學諸書義訓甚明毋煩更爲索解又如畔牢之與畔愁兒良之爲郎皆聲音之轉亦非因方域而殊乃一概闕入於輜軒絕代語體例頗不類也

杭氏 世駿 續方言 四庫全書目二卷 存

杭州府志曰世駿字大宗仁和人乾隆丙辰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 齊召南序曰揚子雲采集先代絕言異國殊辭爲方言十五卷示張伯松伯松曰垂日月不刊之文也余友杭大宗采集注疏旁及羣書爲續方言四卷余評之如伯松大宗駭爲過當余曰不然自書契既作所謂垂日月不刊者孰有過於聖人之經哉續方言所載皆三代時及漢以前語士讀經者必知其說而後可通其義是廣卜子爾雅補許慎說文也殆附日月以不刊者耶子雲方言雖亦古輜軒之使所有事然惟一二附於經者解經家必用之非是類也士固可束而不觀較諸太玄其爲覆瓿一耳伯松贊以不刊不亦諛乎今夫聖人之經則亦有所謂方言者矣書有商盤周誥詩有十五國風禮則名物器數代各不同春秋則名從主人傳自爲說然昆命元龜六日不詹終葵掉磬之解伊緩矢台之稱後世不得以方言目之何也聖人之經日月也日月千古不變其躔次隨時改

移者雖變猶不變也後世分至日躔不同堯典而堯典之文不刊昏旦中星不同月令而月令之文不刊日無類食聞不必在歲末而春秋類食聞月之文不刊故凡附於經者皆不刊也大宗以澹雅之材沈鬱之志銳精於經以其餘閒把三寸弱毫羣分類聚使學者不待繙閱而坐得漢以前謠俗語言之異勤矣哉 胡天游序曰六經之言天下誦焉而旨同然徒究其義未辨其類勿為能通夫爾雅訓詁釋詩書異辭于夏梁文斤斤其間儒者博聞善達多通四方辭至而解無所疑惑何有苟卿伏生嘗吃于齊楚也大宗治羣經精師法采當時之言類方以從肆昭遏渠惡池於菟死鼠不為璞聰明勿譎誇雄圖奇事小而功裕者乎 四庫全書提要曰是書采十三經注疏說文釋名諸書以補揚雄方言之遺前後類次一依爾雅但不明標其目耳蒐羅古義頗有裨於訓詁惟是所引之書既及王應麟急就篇補注則宋以前書皆當詳采今即耳目之前顯然遺漏者如玉篇引倉頡篇云楚人呼竈曰寤列子黃帝篇注引何承天纂文云吳人呼瞬目為瞬目韻會舉要引李登聲類云江南曰辣中國曰辛爾雅釋草釋文宋庠國語補音引晉呂忱字林云楚人名凌曰芟初學記及太平御覽引纂文云梁州以豕為豨河南謂之彘漁陽以猪為肥齊徐以小猪為豨凡此諸條皆六朝以前方言正可以續揚雄所闕而俱佚之則以其引書過隘故也又如書中引說文秦晉聽而不聞聞而不達謂之曄引史記集解齊人謂之類汝南淮泗之間曰類諸條本為揚雄方言所有而複載亦為失檢然大致引據典核在近時小學家猶最有根柢者矣

劉氏珍釋名三十篇見後漢書 佚

後漢書文苑傳曰劉珍字秋孫一名寶南陽蔡陽人也少好學永初中為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駒駘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永寧

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駒駘作建武已來名臣傳遷侍中越騎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衛尉卒官著誅頌連珠凡七篇又撰釋名三十篇曰辨萬物之稱號云

劉氏釋名隋志八卷 存

熙自序曰熙以為自古造化制器立象有物以來迄于近代或典禮所制或出自民庶名號雅俗各方名殊聖人於時就而弗改以成其器著於既往哲夫巧士以為之名故異於其用而不易其舊所以崇易簡省事功也夫名之於實各有義類百姓日稱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意故譌天地陰陽四時邦國都鄙車服喪紀下及民庶應用之器即物名以釋義論敘指歸謂之釋名凡二十七篇至於事類未能究備凡所不載亦欲智者以類求之博物君子其於答難解惑王父幼孫朝夕侍問以塞可謂之士聊可省諸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漢徵士北海劉熙成國譔 四庫全書提要曰其書二十篇以同聲相諧推論稱名辨物之意中間頗傷於穿鑿然可以考見古音又去古未遠所釋器物亦可以推求古人制度之遺如楚辭九歌薜荔拍兮蕙綯王逸注云拍搏壁也搏壁二字今莫知為何物觀是書釋牀帳篇乃知以席搏著壁上謂之搏辟孔穎達禮記正義以深衣十二幅皆交裁謂之衽是書釋衣服篇云衽襜也在旁襜襜然也則與玉藻言衽當旁者可以互證釋兵篇云刀室曰削室口之飾曰琫下末之飾曰埤又足證毛詩詁訓傳之譌其有資考證不一而足吳韋昭嘗作辨釋名一卷糾熙之誤其書不傳然如經典釋文引其一條曰釋名云古者車音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日車音尺遮反舍也 案釋名本作古者曰車聲如車言行所以也此蓋陸德明約舉其文又取文 韋昭云車古皆音尸奢反後漢以來始有居音案何彼穠矣之義顯明增入音尺遮反四字耳 詩以車韻華桃天之詩以華韻家家古音姑華古音敷則車古音車更無疑義熙所說者不謬昭之所辨亦未必盡中其失也別本或題曰逸雅蓋明郎奎金取是書與爾雅小爾雅廣雅埤雅合

刻名曰五雅以四書皆有雅名遂改題逸雅以從類非其本目今不從之又後漢書劉珍傳稱珍撰釋名二十篇以辨萬物之稱號其書名相同姓又相同鄭明選作稗言頗以為疑然歷代相傳無引劉珍釋名者則珍書久佚不得以此書當之也明選又稱此書為二十七篇與今本不合明選萬曆中人不應別見古本殆一時失記誤以二十為二十七歟

韋氏昭辨釋名 隋志一卷 佚

三國吳志韋曜傳曰曜字宏嗣吳郡雲陽人也少好學能屬文從丞相掾除西安令還為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後為黃門侍郎孫亮即位曜為太史令撰吳書華嚴薛瑩等皆與參同孫休踐阼為中書郎博士祭酒命曜依劉向故事校定中書孫皓即位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為侍中常領左國史皓以為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遂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是歲鳳皇二年也曜因獄吏上辭曰囚荷恩見哀無與為比曾無芒毫有以上報孤辱恩寵自陷極罪念當灰滅長棄黃泉愚情懷慄竊有所懷貪命上聞囚昔見世間有古曆注其所紀載紀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囚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于秦漢凡為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眾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誤囚自忘至微又作官職訓及辨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寫始畢會以無狀幽囚待命泯沒之日恨不上聞謹以先死列狀乞上言祕府於外料取呈內以聞追懼淺蔽不合天聽抱怖雀息乞垂哀省曜冀以此求免而皓更怪其書之垢故又以詰曜曜對曰囚撰此書實欲表上懼有誤謬數省謬不覺點污被問寒戰形氣啞吃謹追辭叩頭五百下兩手自搏遂誅曜

畢氏沉釋名疏證 八卷 存

沉自序曰劉熙釋名其自序云二十七篇案後漢書文苑傳劉珍字秋孫一名寶撰釋名二十篇以辨萬物之稱號而韋昭顏之推等皆云劉熙製釋名熙或作熹案三國吳志韋曜傳曜在獄中上辭有云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眾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云云玩曜之語則熙之書吳末乃始流布是熙之去曜年代必當不遠一也舊本題安南太守劉熙撰近時校者以二漢無安南郡或云當作南安今考劉昭注續漢書稱三秦記曰中平五年分漢陽置南安郡元和郡縣志亦云漢靈帝立是郡置已在漢末二也此書釋州國篇有司州案魏志及晉書地理志魏以漢司隸所部河南河東河內弘農并冀州之平陽合五郡置司州是建安以前無司州之名三也又云西海郡海在其西據劉昭注則西海郡亦獻帝建安末立其時去魏受禪不遠四也釋天等篇於光武列宗之諱均不避五也以此而推則熙為漢末或魏受禪以後之人無疑又自序云二十七篇而文苑傳劉珍傳云三十篇篇目亦不甚懸遠疑此書兆于劉珍踵成于熙至韋昭又補官職之缺也其書參校方俗考合古今晰名物之殊辨典禮之異洵為爾雅說文以後不可少之書今分觀其釋亦時有與爾雅說文諸書異者爾雅曰齊曰營州而此云營州齊衛之地爾雅云石戴土謂之崔巍土戴石為岨而此依毛傳立文曰石戴土曰岨土戴石曰崔巍正與相反是也說文錦从帛金聲凡為聲者皆無義而此云錦金也作之用功其價如金故其制字从帛與金是也諧聲之字為會意又說文平土有叢木曰林而此云山中叢木為林亦皆異義且其字體出說文外十之三益信熙之時去叔重已遠其聲讀輕重名物異同與安順前又迥別也暇日取羣經及漢書注唐宋類書道釋二藏校之表其異同是正缺失又益以補遺及續釋名二卷凡三閱歲而成復屬吳縣江君聲審正之江君欲以篆書付刻余以此二十七篇內俗字較多故依前隸寫云所以仍昔賢之舊觀示來學以易曉也

畢氏 續釋名箋 一卷 存

沅自識曰太平御覽時序部引釋名釋律呂之名誼于春釋太族夾鐘于夏釋蕤賓于秋釋夷則南呂于冬則先引風俗通一條乃後承之以又曰而釋應鐘大呂然則三時所引律呂之誼惟白虎通五行篇有其文且十二律具備其文法正與釋名相類或所引實白虎通與茲不忍棄置又不敢屢入姑就其所引正之以白虎通參之以史記漢書別箋一篇不以列于補遺而別為續釋名云

畢氏 沅 釋名補遺 一卷 存

沅自識曰檢閱羣書輒見有引釋名而今釋名闕者輯錄以為補遺附于卷末因取韋昭所補之官職訓及辨釋名并附錄焉惟是官職訓及辨釋名據昭自言各一卷則桴然成帙今雖亡失其引見唐宋人書者當不止于是而予之所見僅此而已倘博雅君子別有采獲以補予之不逮則幸甚幸甚

服氏 通俗文 七錄一卷 佚

魏書江式傳曰式上表云爰采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蒼凡將方言通俗文字碑蒼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韵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義者以類聯編聯錢穀曰江式云通俗文猶說文解字後人僅曰說文顏之推家訓勉學篇曰通俗文世間題云河南服虔字子慎造虔既其漢人其序乃引蘇林張揖蘇張皆是魏人且鄭玄以前全不解反語通俗反音甚為近俗阮孝緒又云李虔所造河北此書家藏一本遂無作李虔者晉中經簿及七志並無其目竟不知誰製然其文義允愜實是高才殷仲堪常用字訓亦引服虔俗說今復無此書未知即是通俗文為當有異近代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也錢穀事曰晉書李虔一名虔未審即著通俗文之李虔否臧玉琳經義雜記曰

隋書經籍志通俗文一卷服虔撰敘次在梁沈約四聲李燾音謹釋靜洪韻英之下則隋志次不以為漢之服子慎所撰唐志無服書有李虔續通俗文二卷初學記器物部舟第一下引李虔通俗曰晉曰船音泊則阮氏七錄所言信有徵矣然唐人書中所引皆作服虔御覽廣韻或譌作風俗通又作風俗論文選嵇叔夜琴賦嗚嗚終日李善注服虔通俗篇曰樂不勝謂之嗚嗚嗚烏沒切嗚巨略切名雖不同要即一書也左傳釋文引通俗文服下謂之脅臧鏞堂曰據顏氏家訓知北齊時通俗文題云服虔造以為即東漢注左氏春秋者魏江式表次在揚雄方言之下張揖埤蒼之上則次以為漢之服虔也晉中經簿及七志無其目梁阮孝緒七錄始云李虔造試合隋唐志攷之則通俗文一卷服虔撰續通俗文二卷李虔撰為當有二書不可并一抑史志有誤乎顏氏謂河北此書家藏一本並無作李虔者與阮錄亦不合殷仲堪引服虔俗說當即此書詩正義于行葦韓奕兩徵皆曰服虔通俗文至其世先于蘇張叔然以前未有反切此類抵牾疑出後儒附竄又顏謂或近代更有服虔則未可定如子夏易傳本韓嬰之字後人誤以孔門弟子當之此書亡于唐季貞觀初釋元應撰一切經音義采摭頗富茲復廣以羣籍類纂錄之庶有裨于小學家署曰服氏仍其舊也

李氏 續通俗文 舊唐志二卷 佚

王氏 漢官解詁 隋志三篇 唐志三卷 佚

隋書經籍志曰漢新汲令王隆撰 又曰古之仕者名書於所臣之策各有分職以相統治周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而御史數凡從正者然則冢宰總六卿之屬以治其政御史掌其在位名數先後之次焉今漢書百官表列眾職之事記在位之次蓋亦古之制也漢末王隆應劭等以百官表不具乃作漢官解詁漢官儀等書是後相因正史表志無復百僚在官之名矣縉紳之徒或取

官曹名品之書撰而錄之別行於世宋齊已後其書益繁而篇卷零疊易爲亡散又多瑣細不足可紀故刪其見存可觀者編爲職官篇

胡氏廣漢官解詁注 隋志三篇唐志一卷 佚

胡廣序曰汲令王文山小學前安帝時越騎校尉劉千秋校書東觀好事者樊長孫與書曰漢家禮儀孫通等所草創皆隨律令在理官藏于几閣無紀錄者久令人無愚智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劉君甚然其言與邑子通人郎中張平子參議未定而劉君遷爲宗正衛尉平子爲尚書郎太史令各務其職未假恤也至順帝時平子爲侍中典校書方作周官解說乃欲以漢次述漢事會復遷河間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獨不易矣既感斯言願見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學爲漢官篇略道公卿外內之職旁及四夷博物條暢多所發明足以知舊制儀品蓋法有成易而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爲作詁解各隨其下綴續後事令世施行庶明厥旨廣前後憤盈之念增助來哲多聞之覽焉

按漢官解詁蓋劉熙釋名之體近高郵王孝廉引之作周秦名字解詁二卷其自敘曰名字者自昔相承之詁言也其所用者不越方俗之恆而義相比附文相注釋三代詁訓於是乎存疏通而證明之學者之事也未詁訓之要在聲音不在文字聲之相同相近者義每不甚相遠故名字相沿不必皆其本字其所假借今韻復多異音畫字體以爲說執今音以測義斯於古訓多所未達不明其要故也今之所說多取古音相近之字以爲解雖今亡其訓猶將罕譬而喻觸類而長焉爰類定以五體一曰同訓字子我常字子恆之屬是也二曰對文沒字子明宛字子惡之屬是也三曰連類括字子容側字子反之屬是也四曰指實丹字子革啟字子閭之屬是也五曰辨物鍼字子車鹽字子魚之屬是也因

斯五體測以六例一曰通作徒字爲都偃字爲於之屬是也二曰互注籍字子禽亢字子籍之屬是也三曰辨譌虔字爲黔高字爲克之屬是也四曰比例得字子玉貽字子金之屬是也五曰合聲徐言爲成然疾言爲旃之屬是也六曰雙聲結字子期達字子姚之屬是也訓詁列在上編名物分爲下卷最著者不爲贅設詞難曉者悉從闕疑之例上稽典文旁及謠俗亦欲以究聲音之統貫察訓詁之會通云爾至於解釋不明援引鮮當大雅宏達其有以教之矣引之爲懷祖給事之子學問淹貫不愧家學云

小學考卷七終

小學考卷七終

五八

九

